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婦女雜誌



第八卷第二號

戀愛的意義與價值……周建人
近代的戀愛觀……Y D
革命表裏之俄國婦女……李光業
男女爭鬪之過去現在及將來……嬰彥
自殺的批評及研究（三篇）……紫瑚等
今後的女子教育……李光業
兒童的社會化……洗百言
我所望於女青年……唐敬杲
血族結婚的利害……李一人
一篇很短的傳奇（俄國迦爾洵作）……魯迅
沛爾根（瑞威易卜生作）……幼彤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The Ladies' Journal

Vol. VIII, No. 2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繕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請斷之圖，粘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天(321)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月出一冊　寄費須先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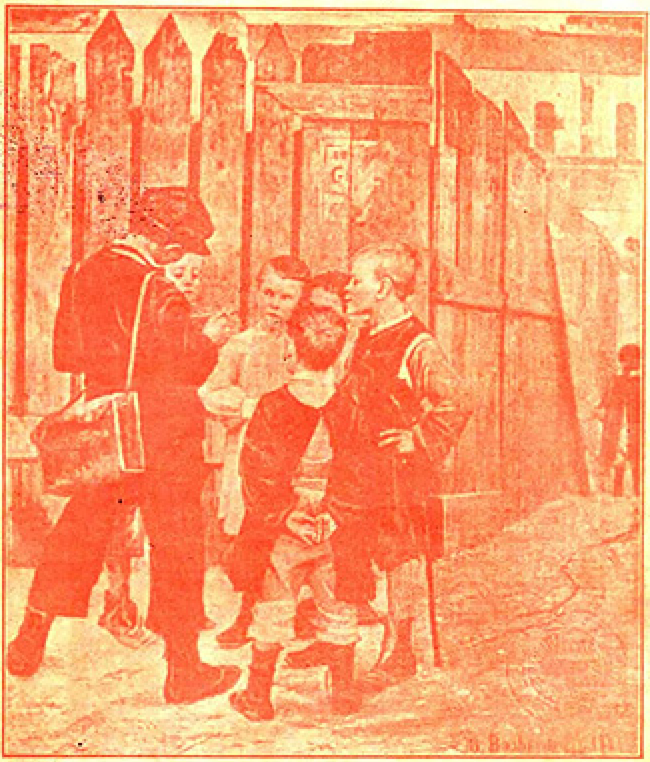
冊目	定價 現款及兌票	定價 郵票（一角二分及一角以上者為限）	郵費 本埠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國外
一冊	二角	二角一分	一分	一分半	一分半	六分
六冊	一元一角	一元一角五分半	六分	九分	九分	三角六分
十二冊	二元	二元一角	一角二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頁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圖畫中 正文前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三元五角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特[illegible]製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外埠函詢，即行奉復。

邂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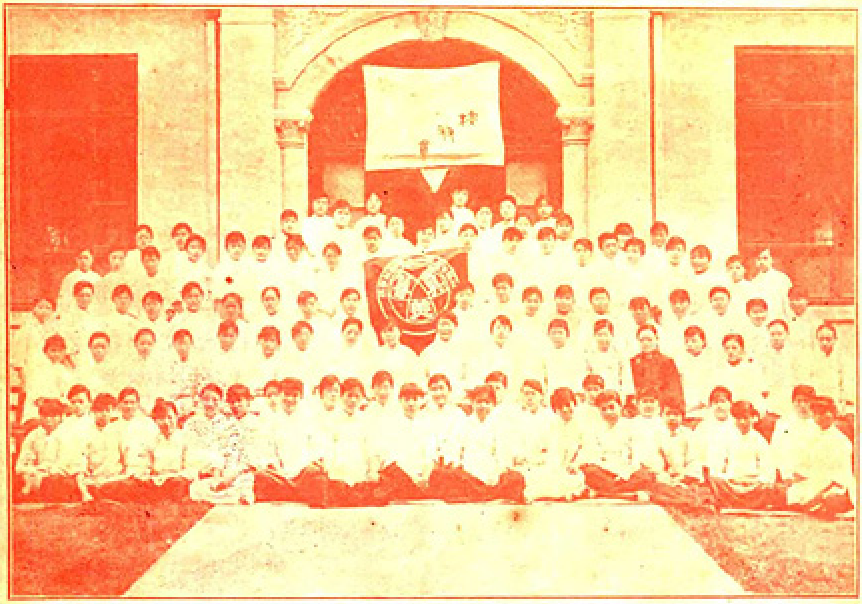


"Meeting" By Mademoiselle Marie Bashkirtsef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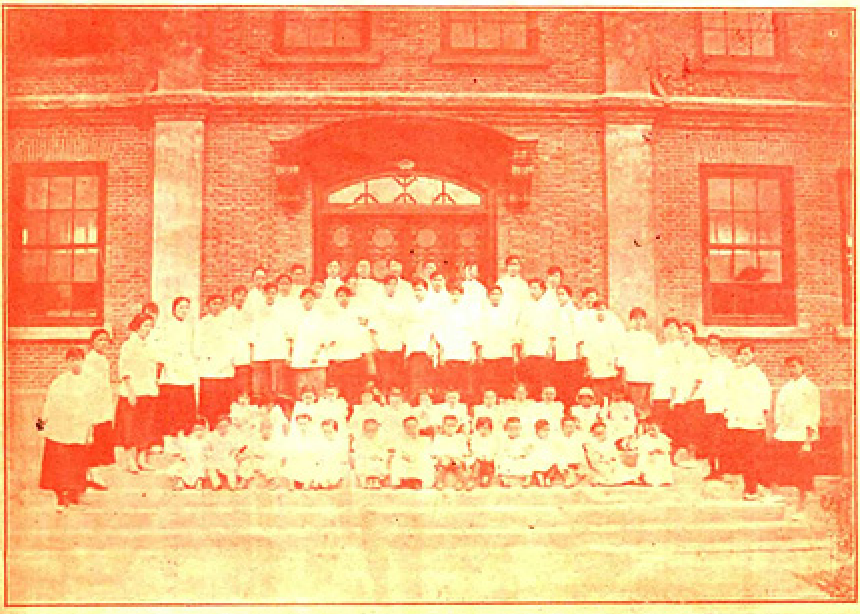


留法女學生初到里昂中法大學攝影

江蘇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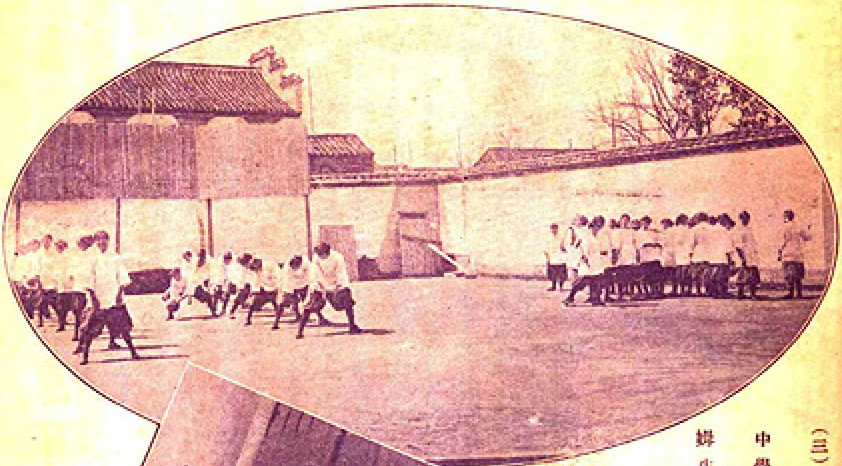


（一）校友會



（二）保姆傳習所學生及蒙養生

江蘇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攝影



(三)預科生中學生與保姆生遊戲



(四)家事實習



(五)圖書館第二室

婦女雜誌第八卷第二號目次

□留法女學生在里昂中法大學攝影

□泰西名畫「邂逅」

□江蘇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攝影五幅

戀愛的意義與價值……周建人（二）

近代的戀愛觀……Y. D.（七）

我所望於女青年……唐敬杲（一三）

男女爭鬬之過去現在及將來……晏彥（一五）

評壇

□金錢維繫的家庭……紫瑚（一六）

□再嫁與人口問題……健孟（一七）

□婦女問題與性的研究……晏始（一八）

□倫理的結婚……紹先（一九）

自殺的批評及研究

兩個自殺的處女（附圖一）……紫瑚（四四）

一對少年情人的自殺……高山（四九）

女性與自殺……味辛（五一）



今後的女子教育…………李光業（一〇）

兒童的社會化…………沈百言（一三）

自由論壇

□今後更要切實些…………張友鸞（二六）

□讀齊的我見…………楊舜英（二九）

□女學校應否廢除考試及體操…………劍（三〇）

□讀茵夢湖…………洪爲法（三二）

革命表裏之俄國婦女（附圖三）…………李光業（三六）

挑花術（附圖七）…………張韻秋（四四）

絨繩孩帽織法（附圖三）…………錦 姮（四七）

科學談屑（附圖八）…………（四八）

▲自動車上的搖籃 ▲接電話可以不用手了 ▲說謊察破機

▲電氣自動車 ▲減少震動的座椅 ▲新式書桌

血族結婚的利害…………一 人（五七）

男性的女子和女性的男子…………幼 雄（六一）

家庭園藝談…………麥 魚（七〇）

果實療病之研究…………杜一桂（七二）

（續次頁）

一個婦人的結局 …… 蘊 蘅（七三）
一篇很短的傳奇 俄國迦爾洵作 …… 魯 迅（七八）
盲嗎 印度台峨爾作（完）…… 哲 生（八四）
名作擧要 沛爾根 瑙威易卜生原作 …… 幼 彤（九六）
名劇 訂婚 比利時梅德林克作（續）…… 王 靖（一〇五）
愛之更生 …… 小 齊（九〇）
童話 安琪兒 丹麥安徒生作 …… 趙景深（一〇三）
別離 Francis Jammes 作 …… 宋春舫（一〇三）
音樂 英國 Shelley 作 …… 殘 紅（九五）
讀者文藝
國文課 …… 丹 軒（一一五）
醉中 …… 曾秋鴻（一一七）
算卦先生 …… 穀 詒（一一九）
姊妹們 …… 穀 詒（一二五）
貞操 …… 丹 軒（一二六）
怨 …… 芷 蘭（一二六）
絲 …… 佩 蘭（一二七）
兩小鷄 …… 愼 之（一二九）
編輯餘錄 ……（一三〇）



婦女雜誌

第八卷　第二號

中華民國十一年

二月一日發行



戀愛的意義與價值

周建人

戀愛本來是神聖的事，但從來有許多人，却誤將他當做穢褻的，或神祕的事看；他們所以作這樣想的緣故，只因爲不知道戀愛的意義與價值。

我們要講戀愛的意義與價值，不可不知道人類具有由動物的祖先遺傳下來的本能，和人類既已進化以後的特有的精神作用，這兩種人類與動物的相同點與不同點，一樣重要。人類的生存，既和動物循同樣的公例；也一樣要謀自身的生存，和種族的保存。因要求種族的保存的作用上，遂發生出兩性的關係來。若從下等的

生物裏去考察兩性間的關係——如以兩性細胞的作用爲例——我們見得完全是一種化學上的作用；略知生物學的人，都知道雄性細胞能游泳到卵細胞裏去，全因爲在卵球一方面，能分泌一種化學物質，能夠刺激雄性細胞，導他到卵細胞裏去的緣故。在較高等的動物裏，異性的個體間，也具有一種引力，像那麝的香氣等，也有一種兩性的誘導的功能。至於有些鳥類裏，羽毛與鳴聲的美，在配偶的選擇上，早經有人知道是重要的條件了。但這些美的作用，也無非是一種刺激力，在人類以下的動物裏，並不知道什麼審美的美，不過在兩性之間，愈是這樣，愈有一種強的刺激力罷了。

人類的戀愛，基礎原也在姿態容貌言語的美，以及行爲智識等上面，但在人類以下的動物裏，實在沒有一種動物，能發生含有理想的戀愛，能像人類一般的。所以人類的戀愛裏，不但含有異性的物理化學上神祕的引力，不但因美的感情及行爲上的相投契，又有智慧上的指導的。

若將人的戀愛解析起來，其間的程度，大約可以分三級，第一級像平常交際上的往來，純與同性間的往來一樣，沒有兩性的觀念發現到意識中來，這一種往來平常即稱爲純潔的友情。從此再進一步時，便漸漸將兩性的關係發現到意識來了，這便是戀愛的友情了。如果戀愛已到了這一步，那便很容易進到第三步了；那第三步便是實體隨着精神的合一，這也便是戀愛的完成。

第一步純潔的友情，雖尚未走進戀愛的區域，但眞的戀愛，却必須從這一步起來的，如果在這初步的交往愈長久，彼此的性情行爲智識知道得愈詳細，後來的愛情的深厚與持續，基礎也在這初步；如果不經過這一段長久的階級，便到第二步戀愛圈裏，因爲兩性間的不同，很容易迷惑，性情行爲也容易蒙蔽過去的，這些不曾析解明白的性情等等，一經結婚之後，必然發露出來，這便是苦痛的根源了。然而這樣循序漸進的戀愛能有幾呢？又如何可以做到如此呢？

人類兩性間的戀愛，是包括一個友情在裏面再加上異性的愛，於是變了更密切了。所以女子並不是『以色事人』，縱使色衰了，愛情仍然可以存在的。可惜從來多少人民，一味將戀愛抹煞，婚姻猶如牧人手下的牛羊般的由人擇配，却提出貞操兩字來範圍他們的形式，於是人生的兩性結合纔爲死的形式，毫無意義與價值了。

我們應該知道貞操這一種性質，本來有在戀愛裏，也可以說是眞誠的戀愛所本有的。如果兩人眞有深摯的愛，兩人當然誠實專一，這是無可疑義的。現在却從戀愛中去抽出一份來，立了一個貞

操的名目，攤掉戀愛的精神和基礎——美行為，智慧，等等——叫人去保守這無意義的一個名目，便是能彀保守，也是假的，戀愛的精神從此死了。假形式在人生裏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價值呢？

我們只消一看人類的歷史，見婚姻制度與所有權，是互相作用互相反應，而且差不多相輔而行的。所有權，遺產制等，既無不與家庭制度相關連，也就是和兩性的結合一氣相關了；所以在這私有財產制度的下面，對於女子，自然也用同一的觀念看待的。然而財產是死的，而人卻是有意志的，究不能用同一的手段管理，這就不能不用這貞操觀念去牢籠了。

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兩性關係裏，含有保存種族盲目的目的在裏面，這一種生理上的本能，是不能用一種機械的教訓，可以完全範圍的；人生有理性友情來做戀愛的基礎，這是比動物高尚處；想除掉愛的指導，卻用一種機械的教訓來束縛人類的兩性關係，便失了尊嚴，而且兩性間不道德行為的原因，大半也就在這裏了。

從來兩性間的關係，有什麼利他心？男女的結合向來並不是利他，只是完全利己，如見了可食，可穿的東西，就想全歸於我，這也是利慾麼？自來男子的對於女子，也只用同樣的意想罷了。到了現在，纔知道婦女不是財產，也是有意志的人，不能殺和死的財產混看的，一經把這觀念分開來之後，結婚與管理財產變了兩件事，這是不能不說近代思想的進步了。

真誠的戀愛，本是人生的花，是精神的高尚產品，本來是可以發榮的，只因為歷來被不良的教訓妨害了他的發育，這便是兩性間不道德的行為的一個原因，有些人還以為這是因有戀愛的緣故，其實不然，正因為戀愛沒有發達的緣故。

現在我們從生物學及心理學上的證明，從人類與動物的相同點及不同點得來的結論，知道兩性間的生理本能，能彀有精神上的戀愛來做指導，這是人類以下的動物裏所沒有的，而且便在未進化的人民裏也所不發達的；所以倫理學家說維持兩性間的道德，祇有培養戀愛的藝術，使他發育起來，去掉從前看作神祕穢褻的觀念，養成他坦白和真誠。

在現在思想界裏，結婚只有戀愛可以作根據，已經沒有人敢說不是了。換一句話，便是說照現在的眼光看起來，不是戀愛的結婚是不道德了。然而也許還有許多人說，盲目的婚姻裏非真是沒有愛情深厚的麼？戀愛的結婚，就永久不會破裂的麼？

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合的婚姻裏，果然未嘗沒有『伉

價甚賤』的，但在中國男女沒有交際的社會裏，從來沒有戀愛生活的培養，男女之間所抱的理想，也自然簡單些，只要感情勉強可以通融，也就將就過去了。即使果然有『不可多得』的愛情，這也不過是抽籤的偶中，是一種賭博的勝利；而且這愛情已是發生在結婚及性交之後了。

但是即使戀愛的藝術已培養得極高，愛情能不能久遠繼續，這恐怕還沒有人敢斷定，說能彀永遠繼續的。我們應該知道戀愛的繼續，是和其他的一切精神上的生活並進的，人類愈進步，思想也愈複雜，能使感情破裂的餘地也便愈多；不像在思想簡單的人民，只要年齡相當的男女，能彀具有極簡單的幾種合於社會的行為，像樸實節儉之類，彼此沒有大相反的性情，就能彀相安過去；他們並沒有什麼思想上的怎樣相合，所有什麼思想上的不相容，也是沒有的；於是他們也結合成了穩安的家庭，也自盡了繁育子嗣的能事。若在思想複雜的人們，感情要是能相合，自然格外牢固些，然而破裂起來，也就愈加不能容受了。

然而戀愛如果破裂却怎樣辦呢？這自然只有離婚的一法，因為人間崇視這精神上的愛，不敢說只要是異性的兩人，便可勉強配合的，這是貴視精神生活的價值，不肯輕將人類的男女關係當作家養動物看，都託在生理本能上去；離婚果然也有許多問題相關連，有小孩的，問題更加複雜了。但這些問題，將來必能漸漸解決，使男女如果戀愛破裂，離婚得絕對的自由，在絕對的自由離婚的境遇裏面，而男女有極和諧的協力共作的生活，這纔是戀愛的眞價值。

戀愛破裂而離婚，既是合於道德的行為，換一句話，也可以說如果戀愛破裂而還保存這結婚的形式，是不道德的行為。貞操既是一種戀愛的誠實精神，自然不能彀戀愛已失而貞操能彀獨立存在的。再進一步，也可以說如沒有戀愛而性交仍然繼續是違背貞操的意義，是不道德的。然而結婚既然因為戀愛，離婚顯然是戀愛的失敗無疑了，如果不願失敗的增多，便應該查考這失敗的原因在那裏，這原因並不在戀愛的自由——有許多人也許這樣想——實在因為戀愛的藝術，不曾發達的緣故。

前面雖曾經說過，說戀愛能彀永久持續，這是誰也不敢肯定這樣說，但如果因戀愛的藝術的長發起來，使締結力變為綿密；戀愛的觀念培養得眞確起來，使兩性關係視為愼重；這不是不可能的事。若能加意於教育，社會上的男女交際，又變為廣大，使戀愛的成功，必先有過長久的友交，能不被異性的觀念，登時蒙住了考察力，

當卽墮入迷戀裏。有這友情的感情，先締結了深固的根柢；人的性情，單方面誹謗他喜新，然而別一方面却是懷舊的；所以使戀愛的根柢長得格外牢固些，這是很可能的。

培養戀愛的精神的發達，既然有賴於教育。從前因爲不知道戀愛是高尚的，神聖的事，只當他作一件不可思議的，猥褻的奇事看，一方面也知道生理上兩性本能是不可免避的，却不知道用方法去指導，只知道帶着忌諱，神秘的態度來遮瞞。殊不知不可明說的背景，便是黑暗；一面用隔離的方法，一面去養成羞澀，男女爲什麼『受授不親』呢？爲什麼到了一定年齡之後，便不應該不同席了呢？這都是極有力量的暗示，正可以激動兩性欲念的發動的。

現在我們說培養戀愛，不但應該除去這些不正當的暗示；不但應該教人對於兩性關係看得光明尊崇；不但要用科學的光輝，將從前神秘黑暗的背景照得明亮；而且須使他變爲可以解釋的，在知識上使他明白；而且還要使男女相見的機會加多；從幼年在小學校裏起，以至大學，男女同校，很能殼使男女得互助共同生活的教訓的。七卷十二號的本誌，紫瑚先生有一篇譯『男女交際俱樂部創設之必要』的文字，男女交際之所以重要，也是這個意思。男女彼此相隔離，別的不必說，就在今後的社會裏，也就成爲不可能，那麼，縱使有一時期的隔離，如一日突然投在男女紛沓的社會裏，自然難免迷茫失措了。

有些人說戀愛是一種利他的行爲；至少須到戀愛的藝術已經發達了之後，纔能如此說，像蹈求貨物般的求婚，算得什麼利他，女子因一種依賴心的嫁人，這也是利他麼？若利他是不然的，而且如果愛的精神培養到如此，由戀愛上發生的苦痛就了。戀愛裏最容易發生苦痛的，三角戀愛便是一個著例，但如果戀愛以相對者的意思爲中心，立意不在爭持掠奪，只要能滿足相對人的願望，就是自己的願望，那就許多困難也得解決了。

這樣理想的愛，果然難見於事實，將來也許可能的，因爲社會所遵行的雖只是習慣上的道德律，與理想本來是兩件事，但理想畢竟是先驅，通俗所遵行的道德律，又不是一定不變的，只要漸漸經過一個思想的競爭，便漸漸的向着理想的指導前進了。

將來的婚姻，必須不受一切的外力——一切法律經濟以及道德律等等——的約束，家庭完全是『自由的國』，不是牢獄，而得彼此了解和諧共同合作的生活，這纔是戀愛的眞的精神。



近代的戀愛觀

日本廚川白村原著
Y. D.

一　最善美的戀愛

格白呢耶的郊外，暮色蒼茫，荒草萋萋，牛羊成羣，上下其間，這不是羅馬帝國大都城的古跡麼？當時叱咤三軍，風雲色變的奧古士都（Augustus）王，現在還有能力撼動一草一木麼？從前的麗都巨殿，都變了荒草頹垣；王侯貴族，嬖臣寵姬，現在都歸於無何有之鄉了！

可是廢墟之戀的歌，寫一幽期密會的少女，潛身於郊外之塔，把那種側耳遠聽，倚身默想的光景，眼光四射，含愁莫訴的神情，一一描寫如畫。使我們有百讀不厭的興趣，回憶當日的情景，彷彿如昨。

黃金的戰車，百萬的大軍，都已片影不留，早隨過去的時間而消失，徒供後人的憑弔。但兩性的戀愛生活，却亙古不變，雖隔了千萬年，還是長存。"Love is best"（戀愛是最善的）大家須牢牢記着。

廢墟之戀，是詩聖白朗寧最美的歌，約翰潘思又把她入了畫；無名的少女，從此竟與藝術家傳名千古！

人類發達史上極壯麗的羅馬文明，眞可說是空前絕後，但現在却祗賸了荒煙蔓草了。祗這個人們燃燒般的情熱，感激憧憬，慾望……等所結晶的戀愛，却有悠久永遠的生命；在地球上恆動不息，萬古常新。靈與肉最強烈的欲求，像詩的美，永遠受人的擊節詠歎；像花的開，點綴那地球萬物。擁兵爭權，鑽營謀利，奢擴張領土的私慾，爭私有財產的多寡，買空賣空，呼盧喝雉，天天做金錢的奴婢的，須知道千百年後，都成廢墟，祗有荒土三尺，野草搖風；世上的蠢人，爲什麼不細細一想呢？

永久的都城（Eternal city），不在羅馬，而在戀愛；潛身在荒郊古塔中的少女，她那閃閃的目光，是犧牲永遠不滅的光輝！我們還

醜穢的身體，要想得無限悠久的生命，祇有這女性的愛，才能洗淨我們這穢汚。雖然哥的的久遠的女性之歌，但底的神曲，近於浪漫主義的作風，近代文學，成了現實化人間化，可是戀愛生活，終是文化生活中最深邃的根柢。

二　東方人的戀愛觀

東方諸國，號稱文明；所謂東方文化和國粹論的文字，時常映在我們的眼簾。可是『戀愛讚美』『女性重視』和『人的女性』等極淺的問題，還是一無所知。對於兩性關係，好像特別有一種僻見。男女略一交際談論，旁人就發生猜疑；如果有戀愛，竟視為背德亂倫了！

日本的文獻，從萬葉的古代一直到平安時代的文學，表現兩性關係，是極自由極解放的。到了鎌倉時代，祇因殺伐的風氣一開，儒佛兩教的外來思想，相混而入，於是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兩性關係，成了一種奇怪已極的偏見。德川時代，更有男女七歲不同席的謬見，智識階級，即一般所謂漢學者流，更是奉為圭臬；一直到現在，這種舊思想還是深印腦際啊。當明治三十年間浪漫派星菫黨詩人，有青春之戀的歌；後來世人所曲解的所謂自然主義及享樂主義者出，但也是借題發揮，侮弄性慾與兩性的戀愛。但性的關係，既然這樣的蔑視，而對於性的生活，又不像清教徒的能彀有清潔的見解。我們時常可以找到明治時代的所謂大教育家和道學先生們許多極奇怪的標本。到了現在，青年男女的共學 (Co-educa-tion)問題，還沒實行，一方面風紀又極紊亂，認兩性關係，只以生殖作用為限，沒有深沈的理想，使成為人的生活中樞的道德化，信念化，藝術化。

近來坊間，關於性的方面的著述和翻譯頗多，這雖然也很要緊，但是我以為只把性慾的智識普及，而對於戀愛上人格關係的意義，不與以充分的了解，古來的偏見迷妄，怕仍舊是打不破的。

西洋著述中，關於靈肉兩方面闡明批評的書籍，多至不可勝數；即小學校中書翰文範之類，開卷第一篇就有情書 (Love letter) 一類的文字夾入其間；我們從這裏可以見東西兩性觀的差別了。

三　戀愛的今昔觀

人生的慾求，為無限的連續；可是不問所求者為異性，為真理，為淨土，為神，為智識，為黃金，或是為名譽，若是沒有根柢的『愛』，那麼就是人生的不幸，人間的悲哀。

人間創造生活中慾求最強大，最自然的，莫過於新生命的創造；

因此才有異性的結合，戀愛問題，也就從此間生長。所以無戀愛的生殖作用，是野獸的喜劇，是人間的悲劇！

愛是至上至高的道德，是人間生活的中樞，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早有這種意見。他的著作中，把愛認為普遍的力，以為森羅萬象之中，天地風火之間，都有神秘的戀愛，都有結婚的意義。萬物決非單獨而存在，求善求美的絕對無限世界中，所連繫所維持的祇有這愛。這種思想一直流傳到現在，近世詩人，也都受其影響。

奧大利人愛彌爾盧加的名著戀愛之三階級中，說明文化發達，兩性關係也因此進化。第一為『肉慾時代』這是最古代的兩性關係，除性慾與生殖以外，沒有別的意義，東洋的道學派，就屬於這一階級。第二是中世紀的基督教的『禁慾主義』(Asceticism)。崇拜聖母瑪利亞，以女性為女神，所謂靈的戀愛觀，浪漫的戀愛觀。支配歐洲的文藝思潮，也是極久。可是一方面如但底的新生中，視女子為『諸惡的消滅者，一切的善的女王』而一方面又發生肉慾耽溺的惡影響。如華哥納所描寫的小說，彷徨於二元的靈肉生活中，使社會一般人心，感到極苦悶的樣子。

從古代肉的性的本能時代，和中世紀靈的宗教的女人崇拜時代，遞嬗下來，才蛻變為近世『靈肉一致』的一元時代。古代以婦女祇在滿足男子的性慾和生殖，這是以婦女為動物了。中世雖崇拜婦女，但仍舊不認婦女的人格。認女子為『人』認女子的人格的，就是靈肉合一的近代戀愛觀，即盧加第三階級的戀愛觀。

因婦女的自覺，和個人主義的思想流行，新時代的戀愛觀，才因運而生，知兩性必須相互的補充，由兩個人的結合，才成為一種完全的人格，生殖作用，不過兩性關係的一部分。愛倫凱和嘉本特，便是近代戀愛觀最著名的代表者。

四　愛的進化

愛理斯和福萊爾後諸學者對於性慾問題的研究，影響於思想界極大；其中精神分析學派的學說，主張性慾為一切精神現象及道德的根本，更是打破從來幽靈道德最痛快的一事。

愛是人間道德生活的根本，但愛又發源於性慾。人自呱呱墜地，性慾便相偕以俱來；嬰孩向母親吸乳汁，就是性慾的發動，稍長又變成了各種的愛。精神分析學者所舉的例極多，也無待我說明。

兩性間的戀愛，根於性慾。這更是人人所承認的。不過人和動物本是不同，所以對於戀愛，不可不使他淨化，道德化，藝術化。在愛情的某狀態之下，要改進為他種狀態，事實上雖無學說證明，但我們

在日常生活中，時常可以發見。譬如黃金慾本來爲物的交換的目的，去求黃金，但後來轉了慾念，却專爲了黃金去求黃金了。現在資本家的心理狀態，大概如此。高一點說，因爲想供食用纔去釣魚，但因慾情的進化和轉移，目的在垂綸池邊，得釣魚之樂，而不在乎魚之有無。愛書家(Bibliomanist)以蒐集古版的書籍爲樂的，最初不過在滿足知識慾和讀書慾，後來因慾求的轉移，成了一種癡書癖，竟不在乎書籍的內容了。這種淨化轉移的作用，學者名之曰昇華作用(Sublimation)。

人類在最初動物時代的兩性結合，原只在性慾滿足，和生殖慾望。近代也變了淨化的詩的藝術的慾望，而發生戀愛的至高至上的精神現象了。青年男女，在未有肉的接觸的經驗以前，初次成了戀愛以後，對於生殖和性慾的問題，一無意識。兩性間的犧牲精神，往往爲了戀人的關係，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這種不可思議的精神，決不是學校裏邊擬位說教似的教員們體驗而得的內容，可以做比擬的。所以這種熱烈的自己犧牲的至高的道德性之花，只有戀愛裏面，才能很鮮艷的產生。所以戀愛決不是單爲性慾的滿足，也不是爲子孫私有財產的讓渡，也不是像拆白黨的追蹤婦女的惡劣行爲，完全是自然的崇高的最淨化的一種現象。

結婚關係，也應當如是。最初用戀愛做本位，鞏固了外面，更須堅實那內部，花雖彫謝，但更須使實格外豐腴。由互助的精神，再進化而增進其複雜性，且開拓新境地而擴大之，愛子女，愛家族，愛鄉人，愛種族而及於世界人類。人間的道德生活，也藉此完成。

五　古式的娜拉

讀者如果看過易卜生的『娜拉』，一定同情於娜拉的能彀覺悟非人的婚姻，打破舊式的制度，別求眞正的人生。幾十年來，把這娜拉的眞正精神，頒布在全世界覺悟者的意識中。

雙方各以自由的個人相結合，來完成各自的生命，這相互間，完全以戀愛爲至上至高的媒介。如果沒有戀愛，對於自己的存在，已沒有意味，而民族的發達，人類的進化，也生出極大的障礙。所以財產，法律，聲望等各種外的條件，不論怎樣完備，若兩性間缺少戀愛，這婚姻就不值半文錢。愛倫凱女士在戀愛和道德(Love and Ethics)戀愛和結婚(Love and marriage)中，有極大膽極率直的議論。在她的『自由離婚論』裏說：『戀愛消滅，結婚關係就完全斷絕。』這是當然的結論。沒有戀愛的虛僞的結婚生活，在近代略有自覺和判批的功夫的人們，對於這種地獄式的生活，當然發

生破綻，不能忍耐的。

經濟上沒有獨立的人們，尤其是婦女，爲物質生活的保障起見，不得不結合無戀愛的結婚關係。其實這是奴隸的賣淫生活，脫不掉野蠻時代的賣買結婚。所以雖只一時的投契，如果存有戀愛，便可算是眞確的結婚，不是賣淫。沒有戀愛的夫婦雖然白首偕老，神的最後的審判，仍逃不脫一種的強姦生活和賣淫生活！世上有什麼賣淫關係的銀婚式，強姦生活的金婚式，我們揮淚弔唁都來不及，那裏還有什麼祝賀的價值呢？

易卜生寫娜拉起初服侍她的丈夫，不惜犧牲自己的人格，假造了父親的證據，抵借銀洋，使丈夫得療養身體。後來她丈夫反加以種種的誣蔑，娜拉才覺悟這種因循的非人的奴隸生活的錯誤，毅然決然脫離她丈夫的家庭，另去求她的『人的生活』這種精神的思想，在當時歐洲思想界中，確認爲極與奮的思潮。但是在現代論斷起來，娜拉式自我的覺悟，實在是前世紀的古老貨。二十世紀中的結婚生活，發生自我的肯定，以戀愛作根本的基礎，在眞正的意義中，結眞正的結婚，決不是祇以個人供單方面無意識的犧牲。從前視娜拉能毅然跳出沒意思的家庭，稱她爲『新婦女』現在却變成淺薄的陳式了。（譯者按我國婦女的結婚生活，還完全在原始時代的狀態，想效娜拉的『人的覺悟』跳出火坑的觀念，多沒有發芽，我譯至此，慚愧無地，不知閱者作何感想。）

娜拉式的結婚，是最初沒有自覺的功夫，不以戀愛觀念爲基礎，所以一切都是違反自己的意志，結果都成了因襲的賢母良妻主義，和虛僞的結婚生活，其劣點就在出發的第一步已經全然走錯了道路了。所謂眞的結婚，與賣淫的奴隸生活，絕對的不同，有新的至高的戀愛道德含在裏邊，不可不十分注意啊！

六　戀愛與自我解放

由戀愛的『自我否定，』推進擴大到『自我肯定，』這是近代戀愛的進步。從易卜生的娜拉劇出演以後，現在文藝家多加以批判及許多的訂正，即易卜生自己在一八九〇年所作的 "Hedda Gabler" 劇中，也把從前的意思，訂正了不少。總之戀愛的心境，雖然今昔不變，但是出發點的『我』有『自覺』和『不自覺』的區別了。要不蹈因襲的覆轍，不被名望所誘惑，不受財產所牽掣，爲自己而求偶，爲自己而生愛，爲自己的愛人而捧全部的身心和對手方接合，纔是眞自由，眞解放，其間接合的要素，就是『戀愛』反轉來說，如果以自己以外的目的而爲其所不當爲，那麼就是因襲的，專爲利

發的罷了。捨棄自己的身心，獻給別人，就是僞善，賣淫，奴隸，甚言之，是禽獸的一類，不能稱之爲『人』。在前世紀或者還能敷衍，現代人如果略知文化的意義的，決不再肯再忍受了。『無戀愛的婚姻，是人間的大罪惡，』這便是新時代的新道德，現代思想上的根據，也就在此。

前世紀娜拉的時代，已經過去，今世紀戀愛的肯定時代，已到眼前了。從淺的到深的，從外面的到內面的，從自己省察的結果，眞的『自我』也從此解放。現代戀愛的心境，所謂『於自己主張中，放棄自己』(Self-assertion in self-surrender)，即獻身於自己所愛的人，肯定自己最强的主張。從戀人中間，發見自己，從『自我』與『非我』之間，結成同心一體，這是人格的結合。一方從自我的擴大，得眞正解放的意義，得眞正自由的美果，大我的基礎，也從此完成。

七　從無理解的到肯定之路

愛倫凱在婦人之道德裏邊說：『以完全想思的愛的兩戀人，就可變成一個人似的生活。以各人的自由，達到最大的完全的地方，在乎兩人能發相互的發展。如果這樣戀愛的共同生活所完成的夫妻，……便是天成的事業，斷不是人格下劣的放漫的一時的肉感的愛，所能企及的。』

『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是歷來的習慣話。『戀愛的花，結婚後就會消滅。』這在從前也經說過。但這不過是片面的眞理，其實不過從外面的移到內面的，從更深的地方進到潛在的性質罷了。所謂因結婚而消滅戀愛的話，是祇指肉感的一時的遊戲，不是眞的靈魂的生活所要求的人格的結合。如果祇以每日朝晚抱腰接吻的結婚生活爲限，那仍然是浪漫的戀愛時代，沒有得着內面的潛在的戀愛觀念。眞的善美的戀愛結婚，兩人的內的生活，已經過了幾種階段，由起初浪漫的盲目的戀愛，進而爲自己省悟的娜拉時代，再進而爲現代自覺的新理想主義的戀愛肯定時代。

我們第一要覺醒的，是應該反抗盲目的非文化的生活，用徹底的眞劍的努力，解放自己苦悶的地獄，美的自由幸福的生命，從自我解放的戀愛生活中，才能產生。這正是到民衆合理的新生命之路，新社會的光榮，第三帝國(The third Empire 譯者按第三帝國，指靈肉合一的生活而言，第一帝國，爲物質的肉的帝國，第二帝國，爲空想的靈的帝國) 的新境地，都從那戀愛生活做起點，這戀愛生活，眞是人生的大問題啊。"Love is best"，我們當深深的印在腦際呵！



我所望於女青年

唐敬杲

開宗明義的第一句，我要學柏羅滿修斯底口吻，正告我敬愛的姊妹們道：

『女人們呀！你們當自助！』

敬愛的姊妹們！你們幾千年來可羞恥，可痛心的歷史——甚麽三從，四德的歷史；甚麽夫扶，婦服的歷史；甚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坤道處卑，待倡乃和的歷史；甚麽无攸遂，在中饋，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的歷史——固然男子們妄自尊大，存意要壓制你們，造出這種種圈套來的不是；然而，一大半呢，我以爲也由於你們女子太不爭氣，過於自甘卑屈的不是呵！青年的姊妹們喲！已往的歷史一齊掠過，不用再提起了；但是，現在呢？男子們情情願願的放開手，讓你們站起來，你們該得克自振作，顯一顯女兒們的好身手了！

姊妹們，有勇氣麽？站起來，站起來！從今後跳出圈套，突破牢籠，做一個堂堂的人，精氣磅礴，光芒萬丈的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偉大的人！

青年的姊妹們！你們要覺悟：你們委實是時代的驕子。幾千年來『不可免的必然』所加於你們女人的擔子，到你們身上，於是乎擺脫；幾千年來『不可免的必然』所束縛你們女人的帶子，到你們身上，於是乎掙斷；於是乎可以抬起頭來，翻起身來，舉起脚來，大踏步，向光明的路上走。姊妹們！你們這個時代，敢是婦女界的『新生』(Renaissance) 時代？敢是婦女史上的一大轉點？由前的說，你們過去的列祖列宗，由着無知而謬妄所造成的汚點，要得你們遮蓋過去；哪，你們現存的諸姑伯姊，還在不自覺的悲慘和黑暗之中討

生活，要得你們拯拔出來哪！虛僞還是虛僞，黑暗還是黑暗，惡習慣還在逞威，惡觀念還在肆虐。由後的說，還要憑着你們這『新生』蓬勃而不可遏抑的氣勢，在精神方面，物質方面，造出燦爛，振鑠百代的光輝，好叫你們的繼嗣者，在心靈的奧底，得到永久而不竭的努力之源泉。敬愛的姊妹們！時代所給與你們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呵！但是，你們要警惕，你們要戒懼！你們對於這偉大而光榮的負荷，是否能殼勝任而不至於隕越麼？除非你們有最大而最後的決心，有充足而豐富的預備能力。敬愛的姊妹們！你們看吧：那歐洲中世紀之末，近世紀之初，男子們的新生運動，是何等樣的？現在呢，輪到你們的新生運動了。你們還是大家發奮努力，轟轟烈烈地做去，使這個新生運動在你們歷史上永留無上的光彩呢；還是讓他卑微黯淡地過了，做你們女人薄弱而無能的證據，貽後來者以無窮的悲感呢？這全在青年姊妹們了。青年姊妹們！努力吧，努力吧！快燃着你們情熱之火，快放出你們智慧之光，來幹這可歌可泣的英雄事業呵！

敬愛的姊妹們，你們要覺悟：以前的文化，是男子的文化；以後的文化，要是男女均等的文化——或者竟是女性本位的文化了。你們從前把求學當做結婚的條件，或者當做誇耀儕輩的裝飾品，真是大錯而特錯。你們如果要撐持女性之尊嚴，必須對於未來文化有個責任的觀念；無論文學也能，藝術也能，哲學科學也罷，總該艱苦踔厲，有『終身以之』的決心。而且，也好教男子們看看，我們女子原是不弱。敬愛的姊妹們！你們要想想：你們如果再蹈前此一般女人們的覆轍，終日無所用心，妖妖冶冶的只在衣飾上面講究，來滿足男子們低級的趣味，或是瑣瑣屑屑的一天到晚，一只碗，兩塊布，忙個不了，而不放大眼光，於文化的永久事業上找個相當的立足地，要得到男子們相當的尊敬，能殼麼？愛理斯（Havelock Ellis）說：『在光明中的婦女新文化，將使現在黑暗中的各種事業都得以解決；』惠德曼（Whaitman）也說：『我以爲社會改造的唯一途徑，只在婦女底「新生」振作，發展，奮起而已。』你們看人家對於你們的希望何等熱烈而激切，你們還不奮起麼？敬愛的女青年喲！努力吧，努力吧！光榮之寶座，正留待你們喲！

敬愛的姊妹們！你們更要覺悟：你們如果存了依賴之心，沒有獨立自營的精神，到底免不了受人拘束，到底只是一個奴隸，只是一個玩具，不能得到完全的人格。姊妹們！須林娜夫人（Olivo Schreiner）不是告訴你們：要到達自由的國土，是要向勞工的岸過去，經過苦難之河的（見沙漠間的三個夢）嗎？姊妹們！果然社會上

不必定要你們自食其力——在事實上或者也有所不能；但是你們總該具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姊妹們生育的任務果然是極重要的；但是我不相信，僅僅這生育的任務就足以坑死你們，那高深的學問，偉大的事業都該沒有你們的分了。——勃拉克女士說：『我以為，一個女人依法律結婚，過怠惰的生活，實在和依賣淫為生活的婦女，沒有什麼區別。』敬愛的青年姊妹們喲！我委實不忍見你們，將來或現在，過這種賣淫式的生活！站起來，絕不躊躇的站起來，追尋你們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喲！我現在且唱一首歪詩，聊當你們突飛猛躍的進行曲：——

活潑而勇敢的女青年喲！努力吧，努力吧！
突飛猛進，高瞻遠矚；
踢破牢籠，跳出圈套；
扼習慣之咽喉，揭虛偽之面罩；
神聖不可侵，自由無牽罣：

・　・　・　・

活潑而勇敢的女青年喲！努力吧，努力吧！
放出智慧之光，燃着情熱之火；
闖進藝術之宮，踏入學問之府；
着文化之先鞭，登光明之大路；
握創造之榮冠，據發明之寶座。

・　・　・　・

活潑而勇敢的女青年喲！努力吧，努力吧！
你們是愛之神，
你們是美之神，
你們是光明之戰士，
你們是人道之本尊！

・　・　・　・

愛之神喲！
美之神喲！
光明之戰士喲！
人道之本尊喲！
努力吧，努力吧！
晨雞唱了，
曉鐘鳴了，
長夜漫漫於今旦了！



金錢維繫的家庭

紫瑚

|健孟|先生在本誌第一號裏說，『|中國|婚姻的成立，都是一些金錢關係罷了。』據我看來，不但婚姻成立於金錢，就是做我國社會基礎的家庭，也可說完全是一種金錢關係。

儒教所立『父慈子孝兄愛弟恭』一類的教條，祇存了一種嚴肅的禮節；到了後來，更變做自欺欺人的假面具。現在維繫一般社會的家庭關係的，全係所謂報恩的觀念。這報恩的觀念，本受佛教的影響，而於儒教上也不無一線的淵源。在主張報恩說的人，原不是專注重在物質方面，然普通的施報，往往用金錢或物品，因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發達，不論何事，都依仗金錢，於是親子兄弟夫婦間的關係，也專用那金錢來做鏈鎖。家庭內許多的葛藤，也從金錢上起來。

倘使有人不相信這一句話，我們可以舉幾句普通社會流行的諺語來證明。『養兒防老；積穀防饑。』『牀頭有籮穀，不怕無人哭。』這不是慈親孝子最明白的口供嗎？『酒肉兄弟；柴米夫妻。』這不是兄弟夫妻最確切的評判嗎？『貧賤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蘇秦|的話，雖去今已有數千年，卻還不失為一個真理呢。

岸然道貌的先生們，見了這種現象，當然要與『人心澆薄禮教廢弛』的慨嘆，以為非『整飭綱常維持名教』不可。然而空空洞洞的綱常名教，果然能彀和那金錢的魔力去對敵嗎？倘使金錢的魔力固然不及綱常名教的偉大，到了現在，也不會發生這樣的

現象了。

我以爲倫理的基礎,應該建築在『愛』字的上面。最高尚最熱烈的愛,往往肯把自己的生命做犧牲,何至於爲了金錢便淡漠起來呢。

我國古來,未嘗不曉得愛的重要,可惜他們把這愛字看得太莊嚴太空泛了,越過愛之初步的性愛,而講那對於衆人和物類的愛,所以在實際上終於無補。中庸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易經也說『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而數千年來,這夫婦的結合,卻不用愛而用金錢,何怪乎金錢的猖獗倫理的廢頹呢?

愛倫凱女士以爲性愛的問題,乃是人生的重大問題;因爲性的關係,是人生的起原,所以世界上沒有比性愛最重大的問題。她因此主張『戀愛道德論』,把戀愛當做一種宗教。凡種族的改良,人生的向上進步,定要個人能感戀愛的幸福,方能實現。我想要改良中國的家庭關係,尤其是用金錢維繫的家庭關係,非首先提倡『戀愛道德論』不可。

再嫁與人口問題

健孟

寡婦再嫁本來與男子續娶一樣是極平常的事,而且這種風俗在古代也本來流行的;不知怎樣在現今的社會上,所謂『中上人家』以上,却存一種寡婦應當守節的觀念,而且印得極深;不但一般普通觀念上如此,更且有一班人很主張獎勵這種不自然的行爲,豈非奇事。

我們現在對於貞操兩字,只當他作愛情上的一種真意看,如果死了配偶,活的不願再娶或再嫁了,都聽各人自便,社會上不能『眼光覷覷』『這個不字』如果意思上生理上,生計上有要再娶或再嫁,社會上也只好放大眼光,不能『道個不字』。況且有許多的結婚,本來沒有什麼深情,便是有也許死後漸漸消滅,這都算不得有什麼奇怪。所以守節與否,都在乎自己的心願,如有一絲的勉強,便成了虛僞,便是一種不正當的現象。

但社會上相沿這種守節的觀念,完全是由於男子的佔有心理上而建立起來的一種保存遺產的意思。原來責成婦女的守節,用意實在和野蠻族中,男子死後,將他的妻以及生平所用的物事,……同去埋葬的意思相差無幾,不過人民進化了一步之後,覺得殺人不可,於是改爲保管起來;遺孀是很了然的事。後來又將這種意義愈加推廣了;一方面又因爲這名義爲人所重視,於是遂也

有人把他拿來當器具用了，因此虛僞也愈加增多起來。

所謂守節的意義推廣，眼見社會上有許多過門守節，並不是因丈夫死了而守節，他們是給一個漠不相識恰纔許字的人而守節，這種奇怪現狀，現今的社會還着實有。所謂把守節二字當作器具用，例如有的女子的未婚夫死後，父母給她再許字別人，因她不滿意於這人，但習慣上不許她自己明說不滿意，她只能說因爲要給前的未婚夫守節，所以不願再嫁了；這種情形也是常常遇見的。但託名假說，本非人情所願，祇因爲說出真情來，反爲社會所不肯寬容，所以養成了這種虛僞的習慣，只要把大家不能非薄的名義拿出來，人家便無話可說了。

現在我們不是說所有寡婦都非改嫁不可，不過說改嫁與否，只能聽本人的自便，社會上不能加半個不字。現在中國的社會裏，一方面不容寡婦再嫁，——雖然沒有法律限制，社會上卻責備極嚴——一方面又輕視女性，凌虐死的實在很多，每年有不少女子，賣做婢妾娼優等等受着儈者的虐待而夭折；一方面又盛行溺女的風氣；因此前清宣統二年，民政部第二度之戶口調查，見女子之數，遠不及男子之多，今舉出幾省以作比較。

地名	男	女
北京	五〇八，〇一九	二五六，六二八
順天	一，九九一，〇九六	一，七四三，六二〇
直隸	一一，五三一，〇六七	六，六二四，六四七
吉林	二，六八五，〇六六	二，〇九六，七〇〇
黑龍江	八一〇，〇四二	六三七，四九六
山西	四，五二八，四四五	三，四〇〇，七一九
浙江	七，〇〇四，〇八二	五，九〇九，二三七
江四	八，〇三三，七五二	六，一四六，三九一

但惟恐這種調查不很確實（恐怕有些女子遺漏不報；出外的男子則在家報了之後，在外又調查進去，這是不免的）我們也不是說如果婦女過賸，就應該教她們守節了，不過如果調查無誤，而一面男子只管續娶，蓄妾；一方很不自然的只管說寡婦不當再嫁，那麼，人口上兩性的分配，愈加不均勻了。兩性的分配不勻，不是社會上重要的問題麼？這固然只是根據生物學的一個理由，但就是在論理上，也沒人能說男子可以續娶而女子應該守節是合理的。

婦女問題與性的研究

晏始

社會上關於人體不潔不快的感想不能去掉，那自由審美的共同生活，一定是望不到的。設若社會的思想更加發達，人類真正可誇的自由自尊的念

頭也處起來，男女之間，可以保持得住那明白純潔的本色，不但是以肉體當作商品的實質戀愛慢慢的可以消滅，就是為那宗教的偽善把身體包裹起來的情形，也可以自然無有了。

這是嘉本特所著愛的成年 (Love's Coming of Age) 第一章裏的一段話。我們要徹底的研究婦女問題，不能不涉到性 (Sex) 的問題上面去。近年以來，歐美及日本各國，對於性的研究，非常之盛；性慾學已經成一獨立的科學，和醫學完全脫離，然在我國，大多數人却還沒有聽到「性慾學」的名詞，仍然把性慾當做汚穢不潔的東西，不是像宗教家的視女子為穢賤，就是把女子當做滿足性慾的目的物。照這樣的情形，婦女問題，又那裏會有解決的希望呢？性慾在人身上，實在可說和食慾一樣重要。而男女間所以不能有自由美善的生活，把性慾當作不潔，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如果能夠打破了性慾不潔的觀念，對於性慾學有精深的研究，那從來賤視女子的見解，一定也可以改正一點。

倫理的結婚

紹先

現代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多被資本主義的精神所支配；所以現在社會上，經濟的結婚，——卽為金錢而結婚，大大的增加，這是無足深怪的。今日的社會，以收入之貨幣的價值，去計算人的價值，男子的結婚，也具有這種現象。男子要想同嫁妝和陪嫁產多的女子結婚；女子要想同月俸和財產大的男子結婚；男子的選擇女子，女子的選擇男子，都是重視金錢財產，而於性情上品學上，絕不注意。這種婚姻，實非健全的婚姻啊！

怎樣的婚姻，才能算健全的婚姻？我以為必須是倫理的結婚。所謂倫理的結婚，須由三種要素成立：第一，為男女間相互的尊敬愛慕，由此相互尊敬愛慕之念，發生眞正的戀愛，這個可稱為戀愛的精神化。第二，男女兩方面，未結婚前，各具有獨立生活的經濟能力。第三，對於自己所產生的子女，授以相當的教育，使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物。

總之倫理的結婚，從男子方面而論，可以減輕經濟的負擔；從女子方面而論，可以增進地位；從男女雙方面而論，雙方既由相互的尊敬愛慕，經數度的考慮而始結婚，自然情意相投，精神上可得無限的愉快，享神聖的結婚生活之樂趣；從社會方面而論，其所集合的分子，既為受教育有能力的健全分子，社會自可達到幸福平和的地位。故倫理的結婚，實為健全的婚姻，我們所當一致提倡的。



今後的女子教育

李光業

婦女問題，雖然千頭萬緒，而其根本問題，還是在教育。只要女子教育發達了，種種關於婦女的問題，總有法子可以解決的。所以我認定女子的教育問題，是婦女問題當中第一個問題；其他像職業問題，婚姻問題，男女平等問題……等等，還在其次。因為要解決職業問題，婚姻問題，男女平等問題，都是和女子本身的知識能力，有密切的關係的。如果女子受了完滿的教育，她的知識發達，能力充足，職業自然不難得到，婚姻也有法子可以完滿，男子就也不敢看輕女子了。我所以認女子教育問題，為一切婦女問題的根本問題，就是這個緣故。

對於女子教育的主張，在西洋諸國，可分兩派：一派以為女子的本分，在為『母』為『主婦』，只要授以為『母』為『主婦』的必要知識技能，此外並非必要，這是古來傳統的見解。一派以為女子和男子，同為社會的一員；故其活動的範圍，不當以家庭為限，像社會，國家方面，也是她活動的領域。所以在教育上當發揮其個性，使女子對於社會，國家，也有相當的貢獻。第一派的主張，在西洋諸國，現在已成為過去了；現在西洋諸國所設施的女子教育，就是根據第二派的主張的。但是我國現在的女子教育，還是和他們第一派所主張的一樣，依然以『賢母良妻主義』為標準，以養成為『母』為『主婦』，作為女子教育的終極目的，絕不從發揮女子的才能，使其生活向上方面着想，而以謀『夫』和『子女』的便利為標準。他們的教育問題，就是：怎樣才能化女子的本能，使有利於男子，并怎樣才能陶冶女子的思想，感情，與此豫定的利害一致的問題。不把女子當作獨立之社會單位，當作為『夫』和『子女』的附屬物。這種教育，可以叫做『夫本位』『子女本位』的教育。我以為為『母』為『主婦』的家庭生活，固然是女子生活範圍中的一部分，養成她為『母』為『主婦』的適任者，固然也是女子教育標準中的一點，但是以養成賢母良

妻為女子教育的唯一標準，把女子活動的範圍，看得太狹——僅限於家庭——而漠視社會生活，國家生活，那是大錯了。因為這樣的教育，把各個個性不同的女子，投於一個模型的當中，鑄成一種『夫』和『子女』的附屬物，而於有關女子可為獨立的預備知識，以及個性的發揮等大問題，絕不注意，其結果女子不但仍須仰男子以為生活，并且增加她依賴男子的性質。這種教育，就女子本身而論，實大有妨害，是陷女子於精神的牢獄中。況且個性的發揮，是各個人的固有權，又是人類幸福的根本。如果辦女子教育的人，對於女子個性的發揮，不加注意，簡直是剝奪女子的固有權，又為剝奪她人類幸福的根本，是萬萬不可的。

今後的女子教育，對於女子的品性上能力上，當以造就一個獨立的人為標準；而於女子的特色，尤須使盡量發達，於品性的陶冶，知能的啓發，當並重不偏。那麼，將來的女子，除完成她的母職外，對於國家，社會方面，也可以有積極的貢獻，不至於像從前的立於消發者的地位了。

根據上面的標準，今後的女子教育，當以人格的陶冶，理知的陶冶為主眼點，今請分述於下：

一、人格的陶冶　人格的完成實現，為教育的終極目的，從前的女子教育，缺之人格的要素，基本上視為劣弱，即所謂女性劣弱觀是。由此觀念，而發現奴隸觀，方便觀，非人格觀。婦人非為獨立的人格者，而為男子的奴隸方便，并為其子女的奴隸方便。今後的女子教育，對於此等不合理的觀念，當一掃而空，注力於人格的陶冶，圖女子人格思想的充分發達；先認自己人格的存在，有獨自的價值和權威，更進而把『夫』和『子女』也視為和自己同等的人格者，自行樹立自己的理想，自覺自己的價值。從來的女子教育，偏於消極的德性陶冶，而於人格必要的德性陶冶，毫不注意，實在是極大的缺憾。所以今後的女子教育，應注意人格的陶冶。

二、理知的陶冶　從來『賢母良妻主義』的女子教育，但以養成心情品性的優秀為目的，輕視知識和思想的價值。在從前文化幼稚的時代，於個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上，女子稍缺知識和思想，尚無大礙；但在今日科學萬能的時代；要使自己的生活為有意義有價值，斷非有卓越的知識和思想不可。就處理家政而論，如果沒有關於家政的知識，處理家政，就不能并非有餘；而為己身計，如果沒有相當的社會國家知識，生活也決不能完滿；又如對於子女的教育，要能殺負指導監督的責任，養育子女，要能殺得到健全的發達，更加需要種種的知能。現在我國一般的婦女，能了解國民

學校的學科的，尙且很少，對於高小中學的學科，更不必說了。這樣又怎能達到子女教育完滿的希望呢？并且因爲缺乏知識的緣故，對於子女，多陷於溺愛；有時且和學校教育衝突，使學校教育的效力消失。所以今後的女子教育，必須陶冶她們對於人生有正確的理解，對於自身乃至人生，能有一種自覺和信念，懷健全的人生觀世界觀，遇事能具有確切的判斷力，使她的人生，十分完滿。因此，一方面對於理化學和數學等實用的知識，使之豐富；一方面對於思索力和論理力，也不可不爲有效的陶冶。所以關於此兩方面的學科，像數學理科等，不可不重視；同時對於思想的論理的讀物，也不可不注意。在修身教授上，不僅限於通俗的倫理談和實踐道德論，而於人生問題，思想問題，也不可不使之時常接觸。此外關於國家，世界的活狀態的知識，更不可不加涵養。因爲現在的時代，對於自己國家和世界大勢，不但男子當具有明確的自覺，女子也當有明確的自覺。歷來的女子教育，偏於家庭主義，而於女子同爲社會國家的一員的一點，極其蔑視，實爲一大缺憾。此後當注意於理知的陶冶，以彌補此種的缺憾，使女子具有男子同樣的知識和思想，共同圖國家社會的進步發達。

以上所述，係關於普通教育的改進，至於高等教育，在一般對於女子教育有徹底的見解的人，必以爲極重要的事情。因爲爲女子個人起見，爲全體女性起見，乃至爲全人類起見，女子高等教育，都有擴充的必要。只要適於女性的知能，即當和男子同樣的授與；而於女子自身，也當就自己的性質，選擇適宜的科目，潛心鑽研，以發揮增大自己的價值和權威，同時圖社會國家世界文化的健全進步。

至於改造女子教育的發軔點，必須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有一種的覺悟，就是改變從來的『婦女觀』。現在女學校的學生，問她入學的目的，多不能十分明瞭，大都是由於因襲的觀念，和服從父母的意志而入學的。她們大都爲將來的攀親上着想，以爲入女學校，就可以和家產富有門第高大的男子對親，可以不事操作；而於自身爲一個獨立的人格者的一點，絕不念及。所以她們的受教育，其精神多卑劣而消極，無理想上的向上心，而祇以虛榮和體面爲目的，所以要改革女子教育，當先打破這種謬誤的婦女觀生活觀。父母應當視女子爲獨立的人格者，而使其子女入學校；教育者當視生徒爲獨立的人格者而施一種『人』的教育；女子自身，也當重視自己的獨立的人格者而受教育。這實在是革新女子教育的發軔點。



兒童的社會化

冼百言

婦女解放運動，一天進步一天，却有一件比婦女解放還緊要些，或至少也一樣重要的事，我們須得特別注意的就是『兒童的解放』也可以說是『兒童的社會化』。

這個命題很明白，就是說從前的兒童，純是附屬品——附屬於個人，附屬私家，現在要解放出來，使他獨立爲組成社會的重要分子。

兒童是甚麼

這個問題，似乎很滑稽，因爲『兒童是甚麼？』是人人了解的，不成問題的。但是我要提起我們科學上的注意，所以不能不鄭重提出這個問題來。

一種生物經過某一定時間，必有死亡的一天。世界億萬生物經億萬年，除其中競爭失敗自然汰去者外，綿延繁衍，生生不息。有限的個體雖有時死亡，而無限的生命則永久繼續。此繼續不斷的生命，寄存在甚麼地方呢？傳遞給甚麼東西呢？說到這兩層，就不能不歸功於他的幼者。

那特具生活力含有多數有機生體的生殖細胞——生物學者稱他爲『小生命世界』——就是生命的棲止所在。成熟者將此『生命』由細胞傳遞到幼者，他的生命就算沒有死——無論他的身體如何——幼者再照此傳遞下去，他的『種的生命』就算永遠不死了。我們將生命傳遞給兒童，藉以永遠保持種的『生命』。於是我們可以對於以上的問題，得個結論：兒童就是繼續人類生命的惟一機體。反過來說，就是人類無兒童就要滅亡。照此看來，兒童在人類中的重要是不必說了。但是這道理，從前人是很糢糊的。且看

從前的人怎樣待遇兒童

就知道了。從前的人待遇兒童，說起來實在可悲得很。因爲古人不但不知兒童在人類中這樣重要，並且沒有將他當作一個『人』看

待。以爲兒童是我生養的完全是我的一個『東西』好象一隻雞一條狗，是我買來的，我一樣有時很愛他但是我有完全處置他的特權。即令退一步說，兒童雖然不完全是我個人的，也是我這一家所私有的。至少也可以將我『家』的名義——或家長的名義——完全處置他（這種觀念在我國至今還很強盛）他們既有這種觀念，兒童怎不是冤沉海底永遠不得申訴呢？我且將從前人虐待兒童的實況大略說一說。

（一）殘殺　新基內亞人不願有兒童，以爲兒童於他們的前途沒有好處，想出種種方法來殘害兒童。又有將兒童陪葬父母，或其他重要人說是叫他去事奉他的先人。澳大利亞中部及北部的人，每撲殺雙生子，或畸形子，以爲生的奇特，是不應該保留的。又凡這兒童的母親因爲生他難產死了的，或是生他時日子不利天色不好的，乃至凡生下與平常略有不同的，都說他是不祥的東西，都是要殺害的。再就是特別殘害女子；舉一個例，就可以推想了。相傳雅典法律中有一條說：『若生男子，雖貧必育；若生女子，雖富可殺。』凡此種種殘害兒童的事情，不能盡述。這種風習到十八世紀時，法國還盛行。至於溺女的惡習，恐怕我國今日還沒有免呢！唉，可憐啊！

（二）作爲食品　將兒童作爲食品，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年歲荒歉，或是經濟壓迫。在新基內亞野蠻民族中，這事很是平常，並有專官管理其事。又英國屬地新南威爾斯地方，爲宗教的緣故，頭一次生的兒童，必定供他那族喫。又印度北部用兒童的血祭祠百年以前，日本尙有食兒之習；而我國向有『易子而食』的話，現今當饑荒的時候，這種事還不知能免除不能呢。

（三）作爲犧牲　春秋載用人祀神，在野蠻民族中，這種事多得很。昔秘徽安族，當國王加冕的時，要殺二百個兒童祀神；印度在千八百年時，還有用兒童作祭品的；日本在百年前，還每年殺個女孩子來祭野獸神（以爲祭了就不害人）至於古代阿利安人，希伯來人，日爾曼人，墨西哥人乃至中國人，用以祭神，禳災，壓在建築物底下，投入江河裏去等等，也不能盡述啊。

（四）殘毀肢體　希臘羅馬習俗，每將兒童的肢體弄得殘毀得可怕，拋在路旁討錢，父母竟以這爲一種生活。這種惡習，法國十六七世紀時還在盛行。就是中國現在，將兒童的肢體弄得奇形怪狀來混飯吃的，也還時有所聞呢。

（五）賣爲奴婢　買賣兒童，更不算件稀奇事，慢講古代及東西各野蠻民族，就是此時此日的中華民國，還是盛行無忌呢。男子的買賣還少見，而買賣女子，一般人差不多還覺得是天經地義啊。

就以上各條看來，從前人的待遇兒童，已可想見大概了。總而言之，就是將兒童作爲一個私有的東西，幷沒有當他爲社會的一個人。那麼，從前人旣不是的，

現在我們應該怎樣待遇兒童呢

二十世紀以來，樣樣都要化私爲公，化小公爲大公。兒童也是一樣，從前是某家或某人私有的，現在要化爲社會公有的了。且分幾方面說來。

（一）家庭方面　我國宗法制度的遺傳太久，而報恩主義的迷信又太深；所以一個兒子生下來，只承認他是『傳宗接代』的，『光宗耀祖』的，『服勞奉養』的，除此以外，對於他絕無別的希望。因此我們要仔細研究一下：究竟宗法制度現在還是否適用？報恩主義現在還應否迷信。

我國國家雖成立了如許之久，而人民究未嘗脫除部落思想。個人總是屬於家庭的，從未嘗想着是直接屬於國家的。有時雖有忠君之說，也是忠於一姓一人，至所謂國家主義，實未嘗夢想到。國家主義在近世紀算是膨脹已極，然現在差不多要更進一步，連國家主義也要衰微了，那種斤斤於嫡庶宗子的宗法制度，還有存在的餘地嗎？

報本返始，古人教民以厚，原不能說他十分不是。不過古人的思想，拘拘於狹隘的宗法制度之下，覺得我身之來，實受祖先父母無限恩德，我當然要感恩報德，做個孝子賢孫。這個道理就一方面看來，却也不錯。然而推開來，放大來想一想，就未免有些不妥，他只曉得他受了祖先父母的恩德不淺，就不想到他受祖先父母以外——社會——的恩德也不淺呢。他之所以能長大成人，能享安寧幸福的，得社會的幫助，未必不比他祖先父母多，或者至少也要相等。不過間接些，不大明顯罷了。推到他祖先父母，又何嘗不是同他一樣，也受了許多社會的恩德呢？那麼，不講報恩則已，要講報恩，就應先從社會報起，或者至少也要同報祖先父母一樣。古人說忠孝不能兩全，有時寧全忠而不全孝。我們現在也可以說家庭社會不能並重，有時寧重社會而輕家庭。古人對於一姓一人尙可以比祖先父母重些，現在對於羣衆，對於人類，全體的社會，又何不可以比家庭重些呢？那麼我們有了結論了。就是家庭對於兒童，要認承他是社會的一個人，不是一家或一人的私有品；不是單爲傳宗接代的一個機械；不是積穀防老的一個倉庫，要解放他成爲社會的，要教導他爲社會盡力。那才不枉爲人類添了個兒童，那做兒童的也不

枉生在他家，而社會也不枉多養了一個人。

（二）社會方面　我國社會被那宗法制度報恩主義所支配，已經幾千年了。羣衆心理都只曉得兒童是某家某人所私有的，好壞只關係於某家某人，絕不與社會相干。所以對於兒童的責任，只一家或一人擔負，社會沒有對於兒童的公共責任。人家說我國人是散沙，就是向來將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太看淡了的緣故，那麼，這種社會心理當然是要改革，不成問題的了。

家庭既將兒童解放屬於社會，社會對於兒童當然要負一種相當責任。而責任之最重大的，莫如教養。說到這裏，當然以兒童公育爲最好的辦法。若一時恐怕籌備不來，而對於兒童的公共教育，卻不可不十分注意。

兒童社會化的先決問題

要實行兒童的社會化，不可不注意下列各項：

（甲）打破宗法制度　現在娶妾認爲不道德行爲，將來自無所謂嫡庶。即令實際上不能免，而名義上絕對不應該有所輕重。

兒童既屬於社會公有，自然不單是一個傳宗接代的機械，那些『宗子』『家長』等名義，自然要根本取消；那些『五服』『九族』的羈絆，自然也要割斷。家庭的意義，就是夫婦同居，教養子女；家庭的組織，也就是夫婦子女，以及老父老母。

另外對於這個條件有個重要元素，就是人人要能自立，不然，那些閑人，終是要借宗法制爲護符，邀求依賴的。

（乙）廢除遺產制度　社會的人拚命弄錢，無非爲子孫作牛馬。現在子孫不要他們負完全責任，自然無傳留遺產給他的必要。這種制度當然可以廢除。廢除之後，大家才可少作許多貪財的惡，才肯拿錢出來辦公益，才不愁公共教育沒有錢辦。但是私人的財產旣不留給子孫，是不是隨便送給人呢？不是，凡私人的財產，除他的子女未成立，及他的父母已老，須由社會酌給相當的贍養外，應該一律捐入公共團體，不得給與任何私人。

（丙）改革婚姻制度　這個問題，一般人早已研究得極盡，無庸多說。不過根本上我還有幾句話：從前的人，父母重視兒女婚姻的原理，是根據宗法制度來的。以爲要子孫是單爲傳宗接代的，所以子孫的婚姻是惟一的重要問題。但後代不明這種原理，大家只橫了個老太爺老太太或外老太爺，外老太太的成見，以爲子女有了婚姻才算成家，成了家他才有老太爺，老太太，外老太爺外老太太的希望。所以子女一生下地，就注意這件事，覺得父母爲子女，包辦

婚姻，是天經地義，所謂『向平之願』來了，總覺得是平生的快事。現在就理論上說宗法制度是要打破的；就事實上看，老太爺，老太太，外老太爺，外老太太的虛榮，是沒有希望的，自然包辦婚姻不是父母的責任了。那就是要各人的婚姻，隨各人的意思去辦：他想成立家庭，就結婚，不想，就不結婚，任何方面不能強制他。他的能力能贍養家庭，就結婚，不能，就不結婚，任何方面也不能替他代勞。這豈不是個很光明正大，痛快淋漓的辦法麼？豈不是可以減少社會許多的糾葛，個人許多的苦痛麼？

但是社會的惰性很利害，叫他改變故常的人，他們都當作洪水猛獸看待。其中最好的也不過說：『這些理論是很好的，但是事實上實在做不到。』或者說：『將來或者做得到，但是此時還不相宜。』這些話初聽去，似覺有幾分理由，過細想來，實在是不對的。要曉得世界天天在那裏變動不已，今天的世界已經不是昨天的世界了。任是幾種頑固的人，也自然逃不了這個公律，不過頑固的人要候人家都變了他才變，不肯做先鋒罷了。所以他們那種論調，不是由理性裁判發出來的，是由惰性束縛逼出來的。所以只能認他為盲昧的武斷的，不能認為是有理由的。比方就以上三個條件說：他們對於宗法制度，實在忽略得很；那個不是對於妻妾嬌庶都以愛憎為轉移，從沒有按着古禮分輕重呢？那個不是『好貨財，私妻子，』對於父母九族，都是敷衍帳呢？但是宗法的精神儘管沒有，而你叫他正式的打破宗法的形式，他又會裝腔作勢的不肯了呢。為子孫作牛馬，那個不知是件蠢事；留錢害了子孫的事，社會上天天發現，稍有知識的人，那個不曉得遺產的害處呢？但是他儘管不承認遺產是好東西，而叫他雙手遞與他人，就覺世界沒有這個道理。其實他自己也會說：自己死了，甚麼也不知了，遺產留着又怎樣呢？至於說替子女包辦婚姻，有錢人家勞心勞力，也要受盡許多煩惱，而無錢人家，就更要受盡無窮痛苦；辦得好，還可『聊以解嘲』；若是辦得不好，就一生的幸福都斷送了。大家憑良心想想，若不是為社會制度所限制，那個情願做這種牛馬事體啊？然而你叫他絕對莫管閑事，他又要假惺惺說：對不住上人，對不住下人了。其實他心裏真是為上人為下人的有幾分呢？這都是我在社會實地觀察出來的，並不是說刻薄話過分形容他們的醜態。可見這三個條件實在是他們可以做得到的，不過大家要把假面具揭開罷了。

以上的話說的不少了，再說幾句告個段落罷：就是我們見到了，就要實行的，所以我將我的意見發表出來看對不對，並且討論個怎樣起手實行的方法。



自由論壇

今後更要切實些

張友鸞

惲代英和我通訊，最末一段說道：『望你注意：再切實，再刻苦，再勇猛。多一個腳踏實地的運動家，比多一百個浮泛的志士，於社會還有益處。』那時我和代英才認識，這是第一篇通信。

一個女子問題，鬧得天花亂墜；至今可解決了一些沒有？簡直和審判廳對付那些疑難案件一般，只是以『靜候解決』手段，使他永遠成為懸案。難道不是可恥的一件事？究覺女子問題很不容易解決的道理，大家也曾放在頭腦裏經過一度兩度的揣想麼？假使有人細想了一次，必定可以下個勇敢的答辭——『浮泛』！

我們預備做一樁事，沉靜了頭腦，只顧一步一步上前去做好了；我們正不必搖旗吶喊，更不須逢人便說我將做一樁什麼事。虛張聲勢是無益的；說得到做不到的事，可以不必說；做得到而不肯做的事，更可不必說。天下事沒有不容易說的，只是怎麼容易做，卻怕拿不穩。女子問題所候著解決的，是容易說並且容易做的。何以現在只聽人說，不見人做呢？這都因為一般高談女子問題的，過事浮泛不切實，口頭上只管說應當怎麼做去，實際上卻很難符合起來。所以關於女子問題的一些名詞如『解放』等，幾乎沒有一人不曉得；應該如何一步一步爬上解決的階級，我恐怕千萬中難得一人哩！

女子問題，原須分兩部討論：一，目的；二，手段。目的總括說是『得男女人格上的待遇平等；』手段卻多了，如『參政』『同等教育』

……皆是手段的步步，都是向目的方面去的；於是我們對女子問題的目的，便應切實的鼓動向前進；對於手段，更要劉害，更要勇猛了！

民國十一年，飛一般的到了；幾年來許許多多的懸案，難道我們不能一個一個的齊解決了嗎？但是，我們處理這些問題的辦法，第一條件，只要切實；如其換湯不換藥的討論女子問題，何如不討論？我們若一權最輕重，便可以馬上動手，切實祈除前途障礙，達到最初的目標。泄泄沓沓，正是那等候入殮的病症哩！

女朋友們啊！長了一歲的時候，我願我們大家一齊努力，『少說話，多做事！』多一個腳踏實地的運動家，比多一百個浮泛志士，於社會有益得多！』

讀書的我見

楊舜英

現在稍為明白些的人，沒有一個不說婦女是應當讀書的了。但是婦女為什麼要讀書呢？有的回答說：『因為要使她們有獨立生活的能力，不再做丈夫的寄生者。』有的回答說：『因為要使她們有豐富的智識，恢復她們和男子平等的地位。』這都說得不錯；不過我以為還有個更重要的回答，就是『讀書要求得真確的人生觀。』

因為第一個回答，在淺近的說起來，果然是緊要而急迫的：『婦女要有經濟獨立的能力，纔能解放，纔能奮鬥！』但是僅僅能多識幾個字，多賺幾個錢，就算是我們讀書的主要目的麼？無怪社會上一般持此謬見的婦女，都要輕視讀書了！富家的婦女，以為衣食無憂了，還讀什麼書呢？貧家的婦女，費了許多錢，讀幾年書，只做得一個事煩俸薄的小學教師，或竟教師而不得！她們便怨恨的說：『讀書是沒有道理的！』所以『讀書是使有經濟獨立的能力』這句話，只是讀書的一部分的目的。

第二個回答，是比較的有些道理了。不過也有誤會的地方：譬如一個讀書的婦女，有很豐富的智識，社會上人都重視她，和看待男子一樣，她自己也提高身分，休想再來玩弄欺侮我們婦女的手段待她。不過她的智識是很零碎而沒有系統的，或很淺薄而不透澈的，所以她的思想，見解，都和未讀過書差不多，眼界仍舊很狹，胸襟仍舊很窄，虛榮心仍舊很強，不過得到較優的地位罷了。這種讀過書的婦女，是否可稱為覺悟的？這種讀書，是否是人類所必要的？

所以我以為讀書不是僅僅為生活，也不

是僅僅識幾個字罷了；讀書是要改造思想，求得眞確的人生觀。

我讀得不多幾年書，智識很淺薄，思想很幼稚；但是和未讀書時候一比較，我的人生觀確已變更了，這或者是已得了一些讀書的好處罷？我且拿我新舊的人生觀，比較一下：

我自二十歲以前，雖已識了許多字，做做詩詞，讀讀古文，但一些沒有自己的主見；所以等於沒有讀書。那時只知一個女子是要卑柔的，服從的，……做的事情：是育兒，事翁姑，管家務，……出門要裝飾穿戴，人家獎譽一些，心中便很歡喜。有時因很小的事故，便和同學鬭口爭氣，——總之照着舊習慣，舊學說做事；遇着感情的衝動，反應而表現出喜，怒，哀，樂來，一些沒有理智的指導。要曉得我那時的人生觀，只要去觀察未讀書的舊式女子好了。

近三四年來，稍稍留心些新出的書報，不覺和這種書報，一見如故。那關於人生的科學，和說明人生觀的文章，更使我看得津津有味。我於是而研究淺近的論理，心理，生理，化學等書籍，眼前胸中，頓覺別現出一個世界來了！——人原是天地間的一種動物，不過因生理的不同，而有男女之差別。那信條，習慣，傳說，法律等等，也是人類造出來的；不過有的因保守長久了，所以一時難以更改，並無不可更改的道理。並且覺得從前的裝飾穿戴，完全沒有意思，和別人也沒有鬭口的事情了；以爲我們所要討論的事情正大呢，還有什麼工夫爭辯這樣瑣細的事情？我的胸中，從此沒有無謂的煩惱憂愁；也沒有一些拘牽束縛：到此纔知道一個人必定要讀書！

女學校應否廢除考試及體操

釗

古人說男女是人之大欲；近今學者，亦頗注重性慾問題。但我國數千年的舊習慣，一時究不易打破，所以男女性慾衛生，尚不爲一般人所重視，惟其不重視性慾衛生，所以男女間不能遂生育之目的者很多。據最近一般之統計，一百對夫婦中，有八對乃至二十一對不能生育。推原其故，由於男子者三分之一，由於女子者三分之二。女子不能生育之原因，雖有種種，但據醫學家的調查，除癡病梅毒胎盤骨狹隘之外，子宮發育不完全，實在是不能生育的最大原因。大概女子的子宮，十二三歲時，與七八歲時無大差異；從十二三歲起，漸漸增大，至月經初潮期，驟形擴大，二十歲左右發育完全。但據某婦科

據說，近年來子宮發育不全之年輕婦女，其數日見增加，雖其原因甚為複雜，但現在的女學校制度，不適於女子衛生，亦其重要原因之一。

大抵女子進中等學校，多在十四五歲，這時正當子宮發育之期，偶因神經的刺戟，往往影響及於子宮。聞女生在考試前，月經暫時閉止的很多；又有在校專心用功，月經閉止，至放假回家，靜養幾日後，再恢復原狀的。所以要想保持女子的健康，應當先廢除考試。考試不廢，則女子為虛榮心所趨，用功過甚，反於身體有害。這不是個人的小問題，實在是次代的國民養成上很重大的問題。

其次我們所應該討論的，就是女學校的體操，是否亦為女子不能生育原因之一？依現在學校的制度，當女生月經時，原允許其體操請假，但在女生方面，往往羞澀不肯明言，勉強上班，卒致受害。聞有一女生，於月經時行不適宜之運動，因而子宮出血，久臥病榻不起，并不肯自白其故於學校。學校當局，以為女生多病，由於不重體育，對於體育格外獎勵。近來甚至有設女子體育學校者，實由於不明性慾衛生之故。我以為中等學校在學的女生，正在生殖器發育期中，體操一科，或係害多利少，似以刪除為宜。萬一做不到，亦須採放任主義，上體操班時，不必點名，更不必問明請假之理由。不識女校體操教員諸君以為何如？

讀茵夢湖

洪為法

茵夢湖，是德國 Storm 著的；近日郭君沫若已將他譯成中文。這本書是敘一個女子，名叫以麗沙白，先和一青年來印哈德相戀愛，後來因為依順她老母的緣故，改嫁了來理虛。以麗沙白，來印哈德都因此生了許多的鬱痛。

我讀完茵夢湖後，使我落下許多眼淚。唉！以麗沙白可憐！以麗沙白可憐！以麗沙白之嫁來理虛，豈是她自己的本意？所以來印哈德到茵夢湖去，以麗沙白看見他，生了無窮的悲哀。聽見『我的媽媽所主張要我發還別家郎從前所有心中事我定要把他忘我自暗心傷……』的歌聲，不免把椅子向後移，默默的走出園子去。——五七頁——我想她那時心裏，早如刀割了！『她蒼白的手表示她自己所不曾說的話。』——六五頁——唉！不錯呀！不過這很可顯示她的弱點來。她為什麼不奮鬥？她為什麼不貫澈她心中私意，去嫁來印哈德？總括一句話，在於她的柔順。我們且看起先來印哈德要她關

到印度去，他便說：『只怕媽媽會哭。』這已露出她膽怯，柔順，一切都要受她媽媽支配。及至於來印哈德狠發說起來，她一嚇，便又允了；這更可表現出她心裏的意志力。來印哈德正色的向她說：『但是不會成功；你沒有膽量。』——九頁——唉：簡直一語道破了。她後來心中所蘊藏的說不出之悲哀，都根據於這柔順之弱點。我想：這未見得獨她是這樣，世間上的女子，很有些也是這樣。見解何常不透澈？理想何常不高超？及至到後來常有墮落了，不能自拔，終身悲哀，無有告訴，都是犯了和以麗沙白一樣的病——柔順。諸姑姊妹呀！去己之短，補以所長，我深願你們都不觸着這弱點，或者竟沒有這弱點，而我爲失言。以麗沙白可憐！以麗沙白可憐！我不願再發現在諸姑姊妹之中。以麗沙白的悲哀！以麗沙白的悲哀！我不願諸姑姊妹也嘗到。我讀畢這書之後，曾胡亂寫了幾句在書上面。現在便寫出來，作我這篇的尾聲：

以麗沙白！
我知你在悲哀，
我知你在痛哭。
唉！這樣個世界：
塗滿污穢，
佈滿塵埃。
我們莫恨不能保着這潔白身兒去，
我們只恨爲甚帶着這潔白身兒來！

以麗沙白！
我知你在懺悔：
負了你來印哈德。
唉！來印哈德，他早已解脫；
他已得了光明的路。
我知他也在懺悔：
負了你以麗沙白，
眼看着愛人兒墮入了深谷！
『死時候，啊，死時候
我只合獨葬荒丘！』
你們倆都應這樣歌！
我也和着你們倆這樣歌！



男女爭鬪之過去現在及將來

日本山川菊榮女史原著　嬰彥

男女爭鬪是文明社會的特徵

男子輕侮女子，女子咀咒男子，是男女地位大異的文明社會中特徵之一。

那一個不曉得，動物界的雌雄，決沒有像人類社會般兩性地位的優劣；雄的用那勝過於雌的壯美和勇武，做求雌的愛他的器具，並不當做虐待和征服那雌的武器。祇有雄的伙伴裏，為了爭雌的綠故，自相鬥爭；斷沒有像雄的全體和雌的全體兩相對峙，為了一種特權而起爭鬪。

動物界固然如此；就是在人類社會裏，如財產制度不發達的野蠻人間，男女沒有貧富的階級差別，同為種族的一分子，各有平等的權利；從地位不平等而起的不和，也是不會有的。

無論什麼地方，都為了財產制度發達，做財產的主人的男子，勢力擴張，以致他們和完全屈服於其下的女子，像所有奴隸主人間的樣子，發生了猜疑和惡意。而且兩性之間，還有所謂性的關係的微妙交涉，與普通奴隸和主人的關係不同。這天然難避的關係，和不自然不幸的女性之屈從相合，因而發生極複雜極深刻的悲劇。

近代的婦女運動，是對於男子專制社會的挑戰；同時要想藉兩性平等的實現，結束兩性間不自然的猜疑敵視，回復從前的友情和平和。不用說，單純的婦女運動，——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實現兩性平等的婦女運動——究竟是一種空想；要實現真正的兩性平等，非改革不平等的根源的經濟組織不可！

於是就發生一個問題：即兩性的不平等是經濟上那種的原因所誘致呢？

兩性關係之史的考察

在人類社會之始——蒙昧時代，可以自由使食物豐富生產的手段，即農工業等，全然沒有；人類祇取那果實和草根一類的自然

物，或進而務幼稚的漁業和狩獵，來維持他們的生命。在這時代，人類和野獸相差無幾，我的物和他人的物的明白意識，完全沒有。男女間的關係，也是這樣；在未開化人混沌幼稚的頭腦裏，斷不會有什麼誰的夫誰的妻的區別。他們祇憑着本能，用異性來滿足他們的慾望；至於對手的是誰，完全不生問題。而且在原始時代，人口非常稀薄；少數的男女，爲了要對於野獸和自然力保護自己，不得不結成小羣，行共同的生活。在一羣內部的兩性結合，不得不歸於無一定配偶的血族的羣婚。

然而社會漸漸的上進，入於幼稚的畜牧，農耕，紡織，和製造鐵器的時代——野蠻時代；這時人口增殖，知識進步，兩性選擇的範圍較寬，同時覺到血族結婚的惡弊：最初禁親子間的婚姻，漸漸推到同母的兄妹間，最後更及於屬同一母系的一族間。即起初由一羣的姊妹與同父母所生的兄弟，自然的結成團體的夫婦；後來變爲一母所生的數姊妹與他母所生數兄弟結合的半血族羣婚制；再後又結爲一羣的兄弟與沒有血族關係的一羣姊妹結婚，在這種團體的夫婦裏面，又發生了定一個主要的夫或主要的妻的習慣；更發達爲個人的配偶婚，即離合極容易的一夫一婦制。在這時代，因爲父子關係不明瞭的結果，所謂血統，是專指母系而言。

在蒙昧時代，男子的勞動，以漁獵戰鬭爲主，女子則以育兒爲中心；這是男女間自然的分業，其間並沒有什麼輕重優劣，但因爲女子的事務，在社會上更屬必要，所以女子却比男子爲重。

進到野蠻時代，這種傾向，更是顯著；而且因爲農業最初是婦女的專業，其收穫也自然歸婦女管理。一民族或一部落內的婦女，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男子把勞力所得的獲物，獻給管理食物的婦女。在這時代，也貯畜多少的財產，但都歸女子保管，並且祇傳給女系。沒有家，沒有財產的男子，要出去到別的家族中求妻，非經妻子的許可，不能留住；所以他們的地位，很是不安。至於女子，却常爲家長，爲種族的中心，處在有利的地位。

兩性的地位顚倒和仇視

然野蠻時代告終，農業和畜牧，驟然進步，社會的富力，急激增加。這時代人口大增，分業盛行，與別種族的交通混合，也從此開始，以血族爲基礎的小共產生活，早成爲不可能，土地分有及私有的制度發生，於是始有不以血族爲基礎而以土地爲基礎的國家組織。

這時的生產方法，還很幼稚，一個人勞力的收穫，很是有限，奴隸便從這時代發生。奴隸制的起原，先由征服者的種族，役使戰爭時所得的俘虜；此等俘虜，成爲種族內強者權力者的私有，他們的富

力和權力，便愈加增大。於是向來從事漁獵的男子，可以省下工夫，來做畜牧農耕的事務。同時從此等進步的生產方法所得的財富，歸生產者的男子所有，而女子活動的範圍，也因此縮小，祇從事於家事和育兒；於是男女之間，事務的輕重，財產的多寡，也便生極大的懸隔。兩性的地位，逐漸顛倒，女子變爲受男子扶養的寄食者，社會的和政治的活動，悉被阻礙，終身蟄居在家庭之中，肉體的精神的能力，也都進化衰弱，成爲纖弱愚鈍實質上劣於男子的階級。一方握有實權的男子，爲了自己對於兒童確立權利的必要，禁止女子戀愛及離婚的自由，強迫她們嚴守一夫的道德，從前本是女子住在自己家中迎求婚的男子，至此便進男子的家去，做他的奴隸。

野蠻時代之後，便是有文字的文明時代了。進了這個時代，那女子低劣的地位，跟着私有財產的發達，成爲固定的；同時男女之間，沒有像從前般協力和濟的關係，而變爲不自然不合理的關係，一方用征服者的橫暴殘酷去對待，他方用被征服者的狡猾諂詐來應付，附事實上看起來，從文明開始以來，一直到了今日，男女之間，道德，教育，生活，工作，完全是各管各，雙方都沒有理解，沒有同情，缺乏人類和悅的交際，思想興味，無不異致，祇是抱了一種利己主義。在男子方面，把女子單當做性慾的器具，在女子方面，把男子當做米糧。如此，夫婦關係，既然完全以利慾關係爲基礎，所以爲了些細的利害衝突，便發生醜惡的鬬爭了！所謂『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句話在結婚由男子專權和女子經濟依賴而成立的社會裏，實在是萬不可避的運命。

平和社會的出現

男女間一切的不平等，總之由於女子對於男子經濟的依賴的一事。所以今日被一部男子所獨占的社會的財產，其正當的繼承者，應該是組成社會的全體；無論何人，都該不依賴他人的力量，得生活，教育，醫療看護的保障，否則兩性的不平等，斷然不會絕滅，兩性間的鬬爭和悲劇，也要不絕發生的。今日衣食的資料，本屬有餘，但都被少數者所獨占，去謀他們的私利，那大多數飢寒的男女，自然都不能不爲衣食而鬬爭了！人類與人類，正互相仇視，以他人之不幸爲自己之幸，個人間的利害有極度的差異，要夢想到社會之富即個人之富的自由社會，是決不可能的。這不但是男女間如此，凡人間極大的利害衝突，都是文明時代開始以來不合理的經濟組織的產物。男女及一切人類關係上可咒咀的經濟制度，不能根本的一新，斷沒有法子可以絕滅無用的猜疑爭鬬，實現人類間的平和，所謂自由平等，也終不過是一種空想罷了！



革命表裏之俄國婦女

日本布施勝治原著

李光業

俄羅斯的智識階級，已經滅亡了。數百年來耽溺於繁華豪奢而流於腐敗墮落的他們，經這番革命的大風潮，一無抵抗的能力，立即倒敗了。俄國反過激派的式微不振，原由實在中堅的智識階級的滅亡。

當革命的開始，智識階級中稍有氣節的，雖則在加來寧柯爾却克台尼金等指揮之下，和過激派戰爭；但是實力則遠不及，所以不久即陷於一敗塗地的窘境。他們破敗之後，逃亡外國，現在還有依賴外國的援助，以相戰鬥者；而其大部分，則在勞農領內，或隱匿不出，或脫胄而降，屈服於李寧政府之下。所以他們雖仍然生存，即當做已經滅亡，也沒有什麼不合的。我敢斷定俄國的舊智識階級，必和他們所從出身的資產階級，同歸於盡。不過我下這個斷定，現在願暫時以智識階級中的男子為限；至於同階級的女子，還未滅亡，她們今正勇氣勃勃的要扶起已倒的男子，而為繼續的奮鬪。這種氣概，雖或如燈火的就滅，也未可知；但是俄國的婦女，曾為詩人內克拉索夫 (Nekrasov) 所贊嘆不置，現在遭遇霜雪之秋，正在發揮其松柏的氣節呢！

俄羅斯人，大概比西歐人粗野木訥，婦女也有同樣的傾向；正唯如此，他們有天真爛漫之點，無論在體格上，在容貌上，在聲音上，都帶有北歐美的特色。其中長於藝術的天才的，實屬不少。又因其態度瀟灑，富於感情，故交際上雖然不拘形式，却能完滿無缺。俄國人

以巧於款待貧客著名這個名聲，大半當歸功於婦女。但是俄國的婦女——尤其是上流婦女多有放縱，驕恣，躁急，好競爭奢華，以及粗鹵等等的缺陷因此妨害男子活動的能力實在不少，

但上面所說是在革命以前她們得意時代的事，是她們在俄國爲支配階級時代的事革命後的今日，自然不同。那麼今日俄國的婦女，究在怎樣的境涯呢？

俄國的貴族資產智識階級，跟着此次的革命從榮華的絕頂落於貧困的深淵；由得意的順境急轉直下，入於失意的逆境。昨日的王侯貴顯今爲幽囚之身，或綁在鐵上（過激派的死刑）得悲慘的結局的，很是不少。巨萬的豪富，一朝被共產主義的魔手所掠奪，早已成爲不名一文的赤貧者了。男子中失望之極，或頹然自失，流於悲觀，或陷於自暴自棄，或柔弱無能，一味依賴他人，望外國的援助，此外便無所措手。原來他們與過激派輾轉輾相戰，大概都是敗而又敗，完全在萎縮，銷沉，斂聲忍氣的狀態之下了。

遭遇這樣急激變化的境遇而與柔弱無能的男子做伴的俄國婦女，現在究竟是怎樣呢？耽溺於繁華奢侈的她們，遇着困苦缺乏，能不挫折嗎？慣於放縱驕恣的生活的她們，今落在失意的斗底，能不喪神嗎？能毅不再纏住能力消失的男子的手足，增加他們的苦悶和不幸嗎？



巴拉巴諾華女史

當革命的時候，俄國婦女的活動，決不容輕視，勝過男子的女流革命家，常常輩出。而在過激派裏面，也有幾多的婦女，爲顯著的活動。任第一次勞農內閣濟生卿的哥倫泰女史雖已退出內閣，但現在仍執過激派的牛耳，發揮侃侃諤諤的議論，李寧的政策，有時竟被他駁倒。

李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假名）女史，性情素爲樸實，所以並沒有顯著的活動。但在勞農教育和濟生事業方面，頗能發揮勢力。至於脫洛斯基夫人，齊諾佛夫夫人，加米諾夫夫人等，雖是猶太人，却很能說能做，占勞農官衙的要路，做男子所做的事務。至於那有名的女流國際過激派巴拉巴諾華和柔

托夫那兩女史，她們的勢力已經好像廣大的俄羅斯，不夠做他們的活動的舞臺了。

在俄旅行中，婦女活動最惹我注意的，第一從李寧起過激派要人的祕書官，多是婦人。第二大都會的警察官吏，多係婦人充當。李寧祕書官叫做福采華的女子，勞農政令的發布，她的名字，每副署在全俄蘇維埃議長加里寧及勞農內閣議長李寧的後面。秉性謹嚴的外交總長乞吉林的祕書官，就是我夏天住在莫斯科時所見叫做愛伏妮娜的二十四五歲的女子。當我訪問全俄蘇維埃副議長加米諾夫的時候，曾在他事務室中受一短髮女祕書官的招待，替我介紹於加米諾夫。又現在彼得格拉勞農警視總監勞維綺便是三十歲的美人。在莫斯科的勞農警視廳，也由二十歲的女子瑪麗娜，占局長的位置。這樣看來，過激派中像祕書官警察官等機密要局，多重用女子，這因爲女子比男子熱心於主義，忠實可信的緣故。如前述的莫斯科警視廳瑪麗娜女史，便是熱烈的共產主義者；爲主義的緣故，曾對生母的食糧隱匿，向警察告密，因得升擢，一躍而居現時局長的地位。信賴婦女的人，第一要算李寧。他常常獎勵婦女的重用，且本身又復躬行實踐；嘗有「蹴下婢亦教以天下的政治」的標語，並且說『革命的大成，第一要靠婦女的協力。』



俄國革命黨勃來希柯夫斯基女史

俄國的婦女，輔助過激派，任重要的職務，已如前述；同時做過激派的敵人的婦女，其勢力也不可輕侮。

當初與過激派協力掌握政權，不久卽和勞農政府分離，爲過激派所最怕的敵手，便是左派社會革命黨首領名施庇里德諾的女傑。她在十月革命的開始扶助李寧，一九一八年一月的憲法會議，

經過激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兩黨，推爲議長的候補者；後來對於勃萊斯脫利托斯克議和（對德議和）時李寧的屈服政策，唱猛烈的反對，從此便成李寧的勁敵，時時企圖反過激運動，任何大政黨的首領，不敢蔑視女史的膽略和努力。

爲克倫斯基一派的右派社會革命黨像慈母般愛慕的『革命嬰孩』勃來希柯夫斯基（Catherine Breshkovsky）女史的姓名，當克倫斯基盛時，已喧傳於世界。又一九一八年八月，暗殺李寧使負重傷的，也是名叫加普倫的少女。

以上所舉的姓名，是立於革命表面主要婦女的活動的一斑；至於革命的裏面，無名婦女的努力，更大可驚嘆。在革命的時候，婦女的活動努力，從裏面觀察，實較表面爲可傾倒，且能發揮甚多的特色。

因四年間的對德戰爭和三年間的內亂，俄國各地的大都會，早成爲『饑饉國』。立於過激派所稱『饑饉戰爭』的正面而戰的，當然非男子而爲女子。女子在家庭中，主持中饋，不得不爲『饑饉戰爭』的將卒，并且俄國的饑饉，不僅食物，萬事萬物，都感缺乏，衣類，靴鞋，雜貨，亦告饑饉。加之到了冬季，因『燃料的饑饉』不得不與寒氣戰；窒扶斯及其他的流行病，也乘間而入。以這些饑饉，寒氣，流行病三大災厄爲對手，當所謂『無血戰爭』的婦女，她們的苦辛，和那在砲煙彈雨裏流血戰場的男子比較，斷不能說有什麼輕重。今日的俄國婦女，像從前競尚時妝華飾的奢侈現象，早已不能夢見。怎樣利用舊衣舊帽舊靴，以凌寒暑？怎樣調度食物，以餬一家之口？怎樣預防流行病的傳染？在自己罹病的時候，怎樣可以得醫藥？死後怎樣可以得棺材（棺材亦告饑饉）？……沒有一椿不勞一家的主婦的憂慮和努力。這種苦痛，不是體力或智力，所能單獨抵當的，必定要智力和體力兼具，才能夠當這『無血戰爭』。我在赤俄旅行的時候，最受深刻的印象，便在當時新聞紙上，大筆特書的，就是俄國人忍耐困苦缺乏力的偉大。此偉大的隱忍力的大半，實不能不歸於做無血戰場的勇士的婦女。

我做新聞記者的既往十年間，就現在所記憶，最使我受可恐的戰慄的，要算前年秋天跟了優台尼基軍到彼得格拉的郊外格乞奈的三天。這時可恐的戰慄，不但因爲紅軍三面包圍攻擊，從俘擄裏透出來，而且目覩『饑饉國』的慘狀，並受饑饉的經驗，至今還深刻的印在我的腦中。

前年秋天的彼得格拉，實在達於饑饉的絕頂了。齊諾佛夫曾說：『中產階級的人聞着麵包的氣味，也覺得運氣。』每天麵包的分配，最減到八分之一磅。郊外格乞奈的慘狀，眞是不堪寓目。當極度的饑饉的時候，一切的政治主義，都置之不論，祇傾注各人的智力體力，打算怎樣可以忍耐饑餓，怎樣可以繼續生命罷了。這個時候，初做主婦的女子的苦悶，到底不是紙筆所能盡述。她們竭力隱忍，重視自己的責任，指揮男子，激勵男子，在紅白兩軍的流血戰爭裏，與饑寒兩路的敵軍，爲無血的戰爭。下面所記，就是從我當時從軍日記（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及二十九日）中摘錄的。

總算到格乞奈了，旅館當然沒有的。後來由白軍司令部介紹，到稱爲『特志租屋』的地方；就是由特別志願，沒有租錢借給白軍士官及從軍記者等的房間。我非常疲乏，立刻到他們一戶的家裏去訪問。

果然不愧爲特志家，歡迎我不識不知的外國人，借我一個房間。他們一見面就說：『雖然是不自由，大家祇有盡其所有的忍耐罷！』這眞眞是『饑饉國』特別的寒暄談。但他們家中所有的，不過一點旱田的乾蘿蔔和野菜，沒有柴，也沒有火油，麵包也沒有，砂糖也沒有，肉和魚，更不必說，總之一概沒有罷了。但是六口的家族，再加上我一個遠來的客人，怎樣可以得到一飽呢？於是老主婦與少主婦，商議對於晚餐的調製，指揮老主人和少主人，取出兩個碾粉臼，放在食桌上，開始將野菜的葉和根，咕嚕咕嚕的碾起來。

據她們說，這種碾粉，差不多是每天的日課。無論什麼東西，先放在臼中磨成了粉；將這種粉做成圓形或方形的糰子，稍軟的當做麪包，較硬的當做肉片。這樣做成的糰子，就入口咀嚼，嚥入腹中。有時咀嚼的時候，作格拉格拉的聲音，發奇怪的苦味和臭氣。至於糠粃的混入，固然不成問題，有時木屑也混入在內。但是在饑饉的時候，那裏還有功夫去選擇呢？什麼東西，都是開口就喫；饑饉國的食物，沒有什麼榮養不榮養的問題，只要能够塞滿空腹就是了。

『不拘什麼，都磨了粉喫，這是由兩年饑饉的經驗所發明的食料調製節約法。』這是主婦的自誇語。

老主婦和她媳婦的妹，都把頭髮翦得很短，我覺着很是奇怪。後來聽她們說：『因爲沒有石鹼，不能洗髮，所以把他翦去，可以清潔一點。』我當時聽了這話，覺半晌不能出聲。

我被主婦們的親切所感動，不覺起了同情之念，把行李中的食品（行李中的大部分自然爲食品）取出，送給她們，說是『盡我所有的』；於是從主婦起，全家族高聲歡呼，說是『兩年不見了。』五歲的男孩，許久沒有得着甘菓，喜樂萬狀，在我的頰部，做感謝的接吻。這時我不覺發生了自己一個悲劇裏的人的感想。

以上所述，是芬蘭國內婦女苦悶和奮鬭的一斑。至於避難在芬蘭國外的俄國婦女，是在何種狀態呢？我可以說，她們也多在悲慘的境遇中。國外避難的俄國人，多是貴族和富豪中的最高貴最富裕的，因爲不能存留在過激派的統治下，所以都做了亡命之客。他們習於從來的安逸生活，對於今日的困苦，格外覺得難受，那是當然的。遭怎樣激變的境遇而與從來沒有嘗過的生活艱苦戰的，也是婦女。男子裏面，靠了婦女的纖手，度他們每日生活的，實在不少。

舉幾個例來說：前年我在芬蘭的時候，希爾中爾郊外一個叫做孟克斯內的療養院裏，有隱遁的克里爾大公和大公妃，常常在會堂和談話室相遇，這位大公的生活，全靠拍賣大公妃所帶的寶石。當時我所投宿的旅館主人婦，曾經用幾十萬馬克，從大公妃裏買得一個寶石戒指。

前年優台尼基軍退却時，有幾多的名流家族，都從彼得格拉近郊別墅，跟着逃軍到愛沙尼亞。其中有我的舊友配脫洛夫（前年在海參崴做西伯利亞政府的閣員）的老夫人和少女，在來佛爾避難。有一天，他們招我茶敍，我便中問他們怎樣度日。據他們答說，也是靠避難時候所攜帶的寶石。來佛爾的避難人中，有一個彼得格拉著名的富豪叫做加屋斯的，他的女兒四人，曾經在彼得格拉日本紅十字醫院做特別看護婦，現在他的兄弟子女，也一同在此，窘迫達到極境。他常常到我那裏來商量，說在日本從本野子爵夫人起，有許多的熟人，所以想到日本去。後來好像得了生活的方法。我將要到俄國去的時候，他們特地開了個夜會，歌舞宴樂，仍舊像從前榮華時代的氣象。聽說他們把從小爲了交際練習的舞蹈技能，當做生計，現在某舞臺獻技。

俄國的貴族，從前每年總有大半年的光陰，銷磨在西歐的都會，尤其是巴黎，他們或夫妻倆同往，或攜家族同往，從粗野的故國，到繁華的巴黎，消我了一年中收入的大部分，去從事豪遊，是他們無上的快樂。并且在貴族同志中，互相矜誇；當時俄國貴族在巴黎遊蕩，和那從美國來的暴富者不同，有田舍富豪之風，大合於巴黎人

的脾氣。不過這是數年前過去的事情了。革命後的今日，幾多的俄國貴族，雖依然在巴黎；但他們的今日，和從前大不相同。田舍富豪的豪奢，完全喪失，存儲在外國銀行的貯金，逐漸用盡，貴族富豪的夫人小姐，不得不靠自己的勞動，去謀衣食。在巴黎亦蘭特棱勃里瓦地方，有俄國紅十字會巴黎支部的建築物，最近變了『俄國女流貴族的避難會館，』伯爵夫人總督小姐等顯著的婦女，每天來做縫衣機的工作。這會館的支配人是波勃林斯基伯爵夫人，她和其他幾多的名流婦人，都是從有生以來，初嘗生活難的滋味。其中有侍候亞歷山大皇后的某女官，也有某宮中顧問官的未亡人，她們從小到大，手裏從未捏過針線，現在不能不鎮日坐在縫衣機前縫襯衣袴子，把每日八時間勞動所得的工錢，度可憐的生活。有一個美國婦人，曾到裏面探訪過，在她的印象記中說道：『無論何人，對於這樣的生活激變，竟沒有一個抱了悲觀而哀訴的。』



俄國的女過激黨

巴黎的避難婦女中，有一件事可以特記的，就是俄國名流的婦女們，有許多在巴黎的流行衣服店中做事。數年以前，她們都是此等衣服店的大買主，跟了時髦在此等店裏揮霍；但在今日，卻以得意時代的熟客的關係，到此等店裏去做女工和店夥。因爲她們在做買主的時代，對於服裝上的趣味，本是十分理解，關於流行的見識，也非常豐富，所以做了女工或店夥，其成績便非常之好。

曾在彼得格拉交際社會裏，以自製衣服著名的某貴族夫人，最近糾集了當時夜會舞蹈會的女伴若干人，在巴黎開了一家裁縫店，因爲她有多年的經驗，所以營業極爲繁盛。夫人的刺繡，尤爲特色，英法美的婦人，都爭相購買，獲利頗厚。

我在俄國革命的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上半年，都住在彼得格拉；到第二年的後半年和第三年，歷遊西伯利亞及英美斯幹狄那維亞各地，第四年爲赤俄橫斷旅行，所以對於在俄國內外革命表裏的俄國婦女，都曾經目擊現狀。把所見的情形總合起來，我覺得俄國的婦女，不但不束縛男子的手足，却能爲男子而勞動其手足，不但不增加落於逆境的男子的苦悶，且由婦女承受苦悶，與之奮鬭；這實在很可讚嘆的。使我受最深刻的印象的，就是此等奮鬭的俄國婦女中，當得意時代，窮極奢華，以束縛男子的手足；遇着今日的逆境，却能發揮極大的奮鬭力。爲奢侈所買的寶石，却做了今日維持生計的唯一財源；爲交際和快樂學習的舞蹈，今日却用在舞臺上；而且從前得意的買主，一轉却變了這店裏工人的店夥；從一方面看去，可算是人生最慘的事情，從他方面看來，却可說是能抵抗境遇的激變。拋却過去的榮華，注定了可怕的現在和將來，爲積極的奮鬭，這是何等壯烈勇敢的氣概呀！

我在波羅的海沿岸旅行的時候，有一個亡命的貴婦人對我說：『我們平日從節儉所積的金錢！全數都跟着革命丟掉了。而且爲了盧布價格的低落，幾百萬的貯金，也和紙片相同。但是我們想起得意時代的快樂，享盡了人間的厚福，所以今日也沒什麼怨悵。而且那時所買的寶石和衣裳，市價並不像盧布的低落，所以也還可以做今日生計的補助。』天下固然沒有爲了預防革命去買寶石的人；但平時十分儉約專心貯蓄金錢的，遭了革命的災厄，喪失財產，失望一定很深，沒有奮鬭再起的勇氣；反是在得意時代，對於財產隨意使用的人，到了遇革命而喪失財產，却能隨着境遇的變化，衝圍而出，這或者也一種自然的傾向。

『女子淩駕男子，』『妻擁金權，』『屈服丈夫，』原不能說是好事，但女子過於依賴男子，沒有獨立奮鬭的能力，到了男子自己沒有和生活宣戰的能力的時候，還死纏着男子不放，那是有點爲難了。

我在少年的時候，從英文書中，看見某詩人用『藤纏喬木』來比女子對於男子的關係，他說，『喬木繁榮的時候，藤兒繞在他的上面，增添他分外的美秀；有一天喬木遇着風雨倒壞，藤便用蔓去絡住他的枝幹，……女子在男子得意時代，盛妝豔服，替他裝飾場面，有一天男子失意，她便來慰藉他，鼓舞他，扶他再起，正是一樣。』這真是很優美很適切的比喻。現在我想把俄國婦女的過去和現在，轉一個比喻，便想起十幾年前所讀的詩來了。



兩個自殺的處女

紫瑚

自殺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據生物學家的考察，人類以外的他動物，從來沒有自殺的事情。人類本來也有和一切生物一樣的保存自己的本能——生活本能。或者這種本能，更要比他動物發達。然而在人類社會中，竟會有自己絕掉最寶貴的生命的事情，并且這事情竟成為文明和野蠻社會裏普遍的現象。這不是很可研究麼？

世人對於自殺的批評，或褒或貶，頗不一致。西洋各國，受基督教的支配，素來把自殺當作罪惡，因為生命是上帝所賜，自殺便是得罪上帝。但近來個人主義發達，一般學者，都以為個人的生命，應該由個人自由處置，不贊成宗教家的主張。我國一般社會，受佛教的薰陶最深；佛教主張戒殺，所以對於自殺，也當作罪孽。通常的迷信，都以為自殺的人，須墮入枉死城獄，并且自殺的鬼魂非到尋得代替者以前，不得超生。這都是受佛教的影響的。孔子雖然說自經溝瀆，是匹夫匹婦之諒，不值得稱許；但『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身殉道』的話，為歷來尊孔者所服膺，所以我國殉忠殉節的忠臣，烈婦，歷史上不可勝數。

然而從我們看來，對於個人的自殺，實在不該加什麼褒貶。把自殺當做道德，固然是不合理；把他當作罪惡，也是不應該。但是從社會方面說，自殺的確是社會之病的現象，於社會實在大有害處；如果社會得遂其正常的發達，自殺的現象，一定不會發生。所以自殺的成為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從一方面說，是人類知情高於他動物的表徵，從他方面說，也是人類社會比他動物不安定的流弊。

還有一種現象，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無論從統計上檢查起來，或從實際上考察起來，自殺的人，總以青年爲特多，至於中年人或老年人，自殺的數目，實在非常之少。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據柯華萊夫斯基說，人類的生活本能，跟着年齡的增加而逐漸發達。在小兒時代，沒有死的觀念，所以對於死的一事，沒有意識的恐怖心。到了青年時代，雖然覺到死的可怕，然而這種感覺，還不及老年人的深切。所以青年人對於衞生，不及老年人的注意。試看我國古來，求神仙，想長生，講吐納導引之術的，都在老年時代，便是明證。又據美國心理學家霍爾說，青年往往抱極大的空想，這種空想如果不能達到，便一變而爲失望自殺。而在健康上有遺傳的或後天的障礙的人，更容易陷於憂鬱；如果祇是智識發達而意志力不能相稱，便失望更比較的強烈，自殺也比較的容易。

然而青年實在是社會的基礎分子；青年自殺者的多，於社會的害處，實在更大。所以我們爲謀社會的進步發達起見，對於青年的自殺，尤其應該特別注意。可是照我國的社會情形看來，幾於無時無地，不逼青年到自殺的路上去；而在今日新舊思潮衝突劇烈的時代，這種逼迫青年自殺的慘狀，更是普遍。請問社會全體，對於這種酷虐待遇青年的慘事，不應該加一點反省嗎？所以我們現在提出這兩個自殺的處女來，促起社會的注意。

我們所提出的兩個自殺處女，都是平常的女子，並不是什麼有名的人；而且自殺的事情，都發生在兩三年以前，並不是新近的事；似乎不值得討論。然而我們因爲這兩人的自殺，都是爲爭自由，都是受社會的逼迫，實在可算是普遍的現象，不能當做一人一時的事看。在現在，在將來，我國社會中，有這種自殺的動機的青年男女，更不知有多少。我們很希望社會上做父母的人，知道青年們自殺的容易，應該尊重他們的自由意志，不要加以抑壓，逼他們走到這種悲慘的路上去。這纔是做這篇文章的人的唯一主旨。

這兩個自殺的處女：一個是廣東番禺陳賜端女士，最近由她的女友彭翠楷女士的兄彭有方君見告的；一個是葉以悅女士，是得自她家族的報告的。現在先把彭君的文錄在下面：

她——賜端——是我的同鄉，平日很好讀書，尤好看小說，差不多古今中外的著名小說，沒有一本不寓目。她唯一的生活和消遣，就是讀書看小說，無論有什麼事情，總是手不釋卷的。她的領悟性很強，思想自然和常人不同，也許這是她死的原因。她從小在鄉熟讀書，後來到了省城，想入女子師範，無奈她的父親總不允許，所以她終日在家，好像在活地獄一樣。

有一天，忽然報她失了蹤，家人馬上四處尋找，找了半日，那裏有她的蹤影呢！次日早晨，就有一個香港船的船員帶來她的一張名片，證明她的死。當下各人驚愕得很，檢視她的書冊，發見了她寫下的一封信，是留給父親的。內中有一段說道：『……苟日觀養兒育女之婦人，蓬首垢面，終日忙忙碌碌，及觀乎為人妻媳，當時兢兢業業之種種作婦難處，則心不斷而痛；甚至悲從中來，而為世之人灑淚者屢矣。噫乎！吾於今猶如此，若他日身歷其境，尙能自遣乎？不外亦積鬱而死耳！嗚呼！死於他日蒙垢積鬱，不如死於今日潔身保貞之為爽快也呼！……』

我的妹子和她是個很好的朋友：當這件慘劇發生之後，我就問明白賜端死的實在原因。原來她是一個要獨身的女子，早已向父母聲明過了；父親祇是搖頭不答應，年前給她秘密訂了婚。後來不知如何，這件所謂秘密事情，竟然吹到她的耳朶裏；她於是就下了一個死的決心。這幾天因為家人催她回鄉，她就起了疑心，以為必定是回鄉避禍的了；一想避也死，早也死，萬一這件事是真的，回鄉後也很難得個死的好所在，不如早日大解脫了，樂得無煩無惱；所以她借詞外出，上了香港船，駛到大海的時候，撲的一聲——只見浪花四濺天地現出一種愁慘的情狀，月兒不知躲往那裏去，只有不絕的水聲，弔她的哀魂罷了！



陳賜端女士

又據彭君的信中說：

女士，陳姓，名賜端，字俠珊，廣東番禺鍾村人，寓廣州市壬癸坊。十一歲，始就學於鄉女塾；方及五年，而塾師因事他適，遂輟學自修。無何，來省作久居，致力於新思潮；於解放自由真義，頗多領悟，於是蓄有自由結婚之想。然苦於家庭專制，社交不公開，欲得一段美滿姻緣，豈非徒勞妄想？乃決意獨身，冀免結婚後種種痛苦，不知者以為其心別有所屬也。死時在民國九年五月十一日下午七時半；時金山船適駛至虎門地方，年二十歲。……

以上是陳女士自殺的情形，和她的歷史大概。至於華女士自殺的原因，我們不妨從此處所附她的親筆的『永訣書』中看出來。現

永訣書

大凡天下事不可勉强勉强則無善果以吾婚姻事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且吾之心自韓氏子死已持定終身不適人之意不意父母審審不察不幸迫於民國六年春將吾終身又許史姓矣女不二嫁自古大禮即令史姓之為人才德俱優亦不能奪吾不適人之素志況聞其人性情甚異所謂中國人而外國性者耶性之斷難相處其家之貧富固不足論聞其人對於其母頗無子道且與其家大有斷絕關係之勢此人之行為若此而況對於他人乎可推況此婚事父母兄弟更諉審覺不令吾知覺至前月彼已將娶吾始聞知我若强受父母之命從彼吾之素志我隨此人亦必受其虐待即所謂勉强無良果也孰若及早一死以遂前志寧兼可釋父母兄弟之憂而解我終身之結局也夫人生於世非關名則關利我今名利并失何貪無謂之生命哉我雖已死而其心甚為快樂惟望父母兄弟等勿勿以我為念本望以觀汝此後振刷精神以保餘年可囑 以慌遺書 民國八年二月二十日

自我終身之婚事發現以來時刻之焦思難以盡述我今雖死較於生者終日之憂慮勝強多矣望求雙親以後無常憂悲我兄弟等而我兄弟等亦宜加意孝於父母也萬不可以我挂懷耳再求父母待我嫂嫂多加寬厚憐其無有母家也 文氏

民國八年二月

在再把她家族所撰的事略節錄在下面。

以悅，清光緒十四年生。八歲受同邑韓秋源先生長子三通聘。……十四歲時，韓氏子忽膺疾死；家人不敢告。久之，俾媼微洩，以悅遂誓死欲殉；卒為家人監視，志不得遂。因正言告其父曰：『家人即不令予殉，余必終身不嫁，以全大節。』其父以暫緩其死也，姑諾之；洎後亦竟安處如常。……嫂氏李，無母家，境最苦，父母又不能偏厚，女每月將其針黹所得資四元以濟之，姪輩得以乳哺及就學。……總之其待人接物，和平謙藹，與世無忤；故凡親戚里族，莫不愛而敬之。其理事明決周密；家中事無大小，悉其取決。其求學則專一攻苦，夙夜不倦。……三十歲時，父兄以不嫁終非善策，遂祕密與史姓訂婚；又恐其力踐誓言，致生他變，故日久不令聞知。今歲三月十八日，媒氏忽來議娶期，勢難再祕，直告之，且婉喻以男婚女嫁之大義，當時意態殊不倔強；不意於三十日夜仰藥自盡。……

我們看了以上事實，可以得到這兩個處女自殺的共通原因，就是都為了婚姻問題——都為了婚姻的不自由。如果她們生在婚姻自由的社會中，一定不會發生這種慘劇，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照個人批評的眼光看來，大約可分兩派：一派是貶陳女士而褒

華女士，說陳女士是不遵父母之命的忤逆女兒，華女士是深明大義的貞烈女子；還有一派，却斥華女士爲舊禮教中毒，而稱陳女士有反抗舊家庭專制的精神。然而據我們看來，這兩派的論調，都是不對的。我在上面已經說過，關於自殺的事，不該對個人下什麼褒貶。即就這兩人的事實而論，華女士如果真是爲聘夫而死，照歸有光所謂『女未嫁人而爲其夫死非禮也』的話看來，原不該加以褒揚；況且她不死在得到聘夫死信之後，而過了十六年死在得知自己又和性情不同的人訂婚的時候，可見她自殺的原因，決不像普通殉聘夫的那麼簡單了。

華女士永訣書中最扼要的所在，就是『夫人生於世，非闘名，則闘利；我今名利俱失，何貪無謂之生命哉？』一段。從這幾句話，我們可以看出她的人生觀；她生死的關頭，就在這名利的兩個字上。如果她父母許她終身不適人，她得了名——她所迷信的名——她便可不死；反之她雖然失了名，倘使她父母替她訂了婚，那史姓的人，性情和她相合，她以爲不致於受他的虐待，她也便可不死。所以我們可以說，華女士並不是自殺的，乃是被殺的。殺華女士的，固然是幾千年來提倡貞烈的遺毒，尤其是普通社會上婚姻不自由的惡習慣。至於陳女士的自殺，照她遺書中所說，好像是一個獨身主義的殉教者；然而照彭君的信中所說，她的主張獨身主義，顯然也爲了婚姻不自由的緣故。而本號中高山君所論述的一對少年情人的自殺，也都死於婚姻問題。這可見今日婚姻問題和我國青年男女關係的重大了。

我國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凡是稍有覺悟的人，幾於沒一個不曉得。但是社會上做父母的人，仍然堅執着替兒女包辦婚姻的主張，尚自以爲替兒女們圖謀幸福，而不曾留心到兒女們的思想和意志；以致許多有用的青年男女，都被逼到自殺的路上去。這不但是家庭的不幸，也是社會最大的慘劇啊！

我們從這兩個處女自殺的事實上，除了看出舊式婚姻制度的弊害外，并且發現家庭制度上的種種破綻。如華女士的嫂嫂李氏，兒女的乳哺和學費，尚且要靠小姑的工資來幫助；而華女士臨死之際，還請求她父母多加寬厚，這可見在她家庭中爲婦之難。倘使她父母果然從了她的志願，不再給她訂婚，雖然她或者不致因此而死，但恐怕她將來的境況，也未必見得安樂呢！又像陳女士的家庭，似乎並不十分貧困，她有志讀書，覺不能得到父親的允許；以致她不能肆志學問，終至耽於空想，後來竟出於自殺的手段，這又是誰的罪孽呢？此外像陳女士遺書上所觀家庭的苦況，雖然她的神

經似乎過敏的一點，但也的確有排除的必要。

自殺是社會的病的現象，對於社會的害處很大，我們也不必複述。我們一方面要求社會上一般父兄們，為家庭幸福計，為社會進步計，為人道計，竭力尊重青年男女的自由意志，不要加以壓抑；并要求主持青年教育的教育家，注意養成青年男女強固的意志，不要使他們一味耽於空想傾於悲觀。一方面更希望青年男女們，努力和社會奮鬥，切不可一受挫折，便即自殺。須知自殺雖然不失為自身解決的一個方法，并且比較被社會征服，更高尚，更有益。但是將來社會的希望，正繫在你們的身上；你們祇要能夠具有熱烈的情感，堅固的意志，勇敢的力氣，社會的勢力雖大，未必不被你們所征服。你們何苦拋擲最寶貴的生命，致新社會的改造失却最有力的主力軍呢？

一對少年情人的自殺

高山



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的晨報登一則新聞，大略說：『北京崇文門內王捷堂的女兒淑貞，和她的一個同學黃瑞禧的哥哥瑞桐，彼此極相敬愛，瑞桐便託乃妹把求婚之心轉達淑貞，淑貞慨然允諾，於是各自請求家長，那知王某不覺大怒，把淑貞罵了一頓，並禁止她上學讀書。瑞桐的那一方面，原來他的父親早已給他定下婚姻，因為怕瑞桐知道了無心求學，所以瞞了個頂結實。今天見瑞桐的要求，纔把定婚的事對他說了，瑞桐聽了，大失所望。日前淑貞瑞桐二人均由家中逃出，不知去向，原來二人在東便門外一株樹上，一根繩子，一頭一個吊死。』

我看了這條記事，於是聯想起另外許多青年自殺的故事，而且又夾雜聯想起以下的一段話來。我想，有生命的物類，本來莫不都愛生存，便是人類以下的動物，若知將死，也必恐惶起來，而況在能思想的人類？人類偏有自殺，豈不是奇事？

其實人類之所以要自殺，並不足奇異，並非因人類不愛生活而

自殺，是正因爲人類太愛他們的生活了的緣故。社會上有許多自殺，只因爲不肯過隨便生活，而一方面又敵不過外界的困難，於是發生苦痛，他們未嘗不想往好的一方面走，但是苦痛迫住他，使他覺得走到死的路上去倒反比隱忍苦痛而生還好些，所以要圖自殺了。自殺之在死者自身，原是求好的一種方法；簡單一句話，便是他們之所以求死，只因爲怕得不到如他們所願望的生活的緣故。

但意志能伸與否還在不可知的時候，而先將自己毀滅了，這是顯然因抵抗不起苦痛而想逃避，使許多倫理學者，說自殺是儒弱無能爲的行爲，也不爲無因了。但是我們應該設想，人的自制力果然有大小，而外界逼害的力量也有大小，實有許多生命，死在經濟的困難，及社會下面儘可抵抗的環境中間，至於成精神上的苦痛一到深切，不像因經濟困難等的可以逃避了，於是非將自己的知覺滅掉不可了。所以這種自殺是想逃脫苦痛而求慰藉的方法。

上面所說的兩個青年學生，是因戀愛不遂而自殺的一例。前已說過，人因受精神上的苦痛，本很足以迫到自殺的路上去的，而況戀愛的受阻礙，不止是個人的事，人本是富於同情的動物，若有兩方的悲哀相激厲，猶如共鳴的音，自然登時能格外響朗起來。在這種境況之下的犧牲者，不但一面與外界的逼害相抵抗，一方面又被同情的憐憫相驅迫，因此拚着一死，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這等情形而來的自殺，強弱很是不容易判定的，前面不是已經說過，人的自制力果然有強弱，但外界迫壓的力量也有強弱的，而況人類果然愛人生存，然又愛生存得好，苦苦的爭扎生活，這是求生的意志強，如果因達不到目的而甘願不生存，也可以說他因爲求勝的願望切，所以各有各的強處。但是依據進化論的倫理學上的理論來評論，那麼，向上的生活是不絕的奮鬬的，不是退讓的，自然中的公例，也只有被殺，而沒有自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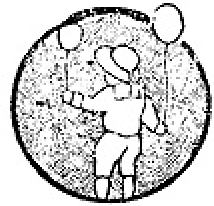
照這樣說來，自殺雖然可以說是因爲志願求遂的願望強，然終究是因爲一受挫折，無力抵抗了而求解決的方法。

但自殺是社會的病象，而況自殺者又是『有用的青年』我們希望將來的社會裏，減輕這種病象，一方面自然在養成青年具有韌而且有彈力的氣質，一方面也望社會上逼害的力漸漸消除。

總之自殺的本身，本來未嘗不想生存，但事到其間，也就不得不然了。這逼害的力，雖然常從社會中發出來，然社會中的人人，卻未嘗不好人存在，只是不管他們願望；父母的要子女存在更不必說了，但父母也只要子女生存，而子女卻要求遂他們願望，因此於兩不了解中間，做子女的自殺了，『兩家父親撫屍大慟（晨報說）』了。

女性與自殺

味辛



自殺是一種社會的現象，於生理學上和心理學上，也都有很重大的關係；所以女性與男性的自殺狀態，也大有差別。日本雀部顯宜氏所著女性之心理一書，其第十五章，對於此事說得頗詳，現在把他評述出來，以供研究社會學和女性心理者的參考。

一 男女自殺數的比較

自殺者的數目，男子多還是女子多？關於此事，法國著名精神病學家愛斯基羅早經說過，女性的自殺，遠比男性爲少。愛理斯更作成綿密的統計，這事實便更加正確。現在把他的統計揭示如次：

地名	年次	百人中男	百人中女
法國	一八二七—八〇	七七	二三
又	一八八六	七九	二一
巴黎	一八四九—五四	六八	三二
倫敦	一八五八—五九	六九	三一
英格蘭	一八五八—五九	七三	二七
又	一八九一	七五	二五
愛爾蘭	一八七四—八三	七三	二七
蘇格蘭	一八七七—八一	七〇	三〇
美國	一八六〇	七九	二一
紐約	一八七〇—七二	七八	二二
普魯士	一八五〇—五二	八二	一八
又	一八七二	八〇	二〇
又	一八八九	七九	二一
奧大利	一八七六—七七	八三	一七
匈加利	一八五一—五四	七二	二八
瑞士	一八七六—八三	八六	一四

比利時	一八六五—八三	八四	一六
荷蘭	一八七五—七九	七八	二二
丹麥	一八三五—五六	七五	二五
又	一八六一—八六	七八	二二
瑞威	一八六六—七三	七六	二四
瑞典	一八六五—八二	七八	二二
芬蘭	一八七八—八三	八一	一九
俄國	一八七〇—七四	八()	二〇
意大利	一八六七	八一	一九
又	一六七四—八三	八〇	二〇
西班牙		七一	二九

照這表來比較男女的自殺者：男性自殺者最多的，要算瑞士，當女性自殺者的六倍強。最少的是西班牙，但也當女性的兩倍半。平均起來，男性自殺者當女性自殺者的三四倍。

然就少年自殺者看起來，女子方面卻要比男子多。據英國一八八六年的調查統計如次：

年齡	男性自殺者對於女性自殺者百人的數目	年齡	男性自殺者對於女性自殺者百人的數目
一〇—一五	一三三	一五—二〇	八七
二〇—二五	一八二	二五—三五	二三六
三五—四五	二八二	四五—五五	二六三
五五—六五	三三三	六五—七五	三四九
七五—八五	三六〇	八五—	四九一

照表上看來，祇有十五歲到二十歲的時候，女性自殺者獨比男性多數，其餘卻都是女性少數。這種情形，不但英國如此，各國也都是一律。這是因為女子的成熟，比男子略早，到了十五六歲的時候，身心上都已有顯著的發達，所以自殺的行為也便比男子早熟，而且在這時期裏，女子往往為了性的道德上不慎的緣故，以致有了妊娠，含羞自盡，也是一個原因。總之這時期完全屬於例外，統觀起來，女性自殺者比男性少，乃是確切的事實。

二　女性自殺者少的理由

女性自殺者為什麼會比男性少？這其中定有一種理由。據愛理斯說，大約有下列的四個原因。

第一，女子對於生存競爭，並不像男子的艱苦；而且女子的性質，也比男子容易適合於一切的生活狀態。還有一層，女子比男子富於犧牲的觀念，雖然遇著不拘怎樣的悲運，也能忍耐；又宗教心也

比較的厚，並不注重於世人的批評；而且更少飲酒的惡癖。因此種種，女性的自殺，自然比男子少。

第二，女性自殺者的數目，事實上固然比男子少，但女子的氣量狹小，往往為了極細小的事情，就起自殺心。如果把這種企圖自殺的事情算在裏面，女性自殺者的數目，一定要增得許多。企圖自殺，而終於沒有自殺，這是女性的特色，沒有決計自殺的勇氣所致。自殺者的數目也便因此減少。

第三，女子不單是氣量狹小；據于伯爾說，女子更比男子容易遭輕症的憂鬱病，當然容易起自殺心，然而實際上為什麼不能決行自殺呢？據于伯爾說，與其說是因為女性缺勇氣，却不如說她義務心比男子強。女子不論遭遇怎樣的悲境，往往想兒女，想家事，做母妻的義務心，並不稍弱。因此便缺乏自殺的勇氣。

第四，女子雖然屢屢起了自殺的意志，實際上也敢決行，但是女子對於自殺的方法，往往缺乏充分的知識技倆；而且女子所取的自殺方法，如投水服毒等，往往致自殺不成，所以女子的自殺，自然減少。

但自殺的事情，無論男女，總是都會比田舍多，工業地比農業地多。而在商工業繁盛的都會，因為女工用得漸多，圖經濟獨立的婦女日增，所以自殺的女子也多，總之這是女性漸漸男性化後應有的趨勢。然倘能對於此等婦女講慰安的方法，並且注意她們，不使染飲酒一類的惡習，也可以防止女性自殺者的增加。

三 自殺的原因

自殺的原因，大概不外肉體的苦痛，貧困，愛情，發狂，懺悔等，這是沒有男女的分別的。現在且把男女兩方關於這等事情的自殺數比較一下。

第一，受不起疾病負傷等肉體的苦痛，因而自殺的，據摩爾塞利的統計，男女自殺者百人中的比例如下：

地名	年次	男	女
德國	一八五二—六一	九·六一	八·〇八
比利時		一·三四	〇·八四
法國	一八七三—七八	一四·三八	一三·五六
馬德立	一八八四	三一·八一	三一·二五
普魯士	一八六九—七七	六·〇〇	七·〇〇
薩克遜	一八七五—七八	四·六一	六·二一
意大利	一八六六—七七	六·七〇	八·五〇

維也納	一八五一—五九	九·二〇	一〇·〇四
又	八一六九—七八	七·七三	一〇·三七
巴黎	一八五一—五九	一〇·二七	一一·二七

照這表看來，此等自殺的，在德國比利時等男子居多，普魯士意大利等，女子居多；但照總數算起來，仍然是男子多數。女子在這方面的自殺數爲什麼比男子少？不用說是因爲女子的體質，善於抵抗疾病和負傷，所以也容易忍耐。

第二貧苦，窮乏生活難等，雖然也是自殺的原因，但男女比較起來，女子也要少得多。下面的表是倫布洛瑣統計的男女百分比例。

地名	年次	男	女
德國	一八五二—六一	三七·七五	一八·四六
薩克遜	一八七五—七八	六·六四	一·五二
比利時		四六五	四·〇二
意大利	一八六六—七七	七·〇〇	四·六〇
瑞威	一八六六—七〇	一〇·三〇	四·五〇
維也納	一八五一—五九	六·六四	三·一〇

照這表看來，女子爲了生活難的自殺，和男子比較，要差到一倍多。這是因爲女性的體質，善於忍耐貧乏生活，而且比男子富於適應性。納爾多曾經說過。『公爵夫人和洗衣婦性質上的差異，不過是表面上的事情。倘使公爵夫人有一天破產，變了個窮婆子，她一定也能適應境遇，安閑知足的去做洗衣婦。』這雖是極端的話，但在婦女裏面，一朝因丈夫事業失敗，從高貴的身分降爲女僕的，確不少。而且女子的責任觀念，實在比男子重，她們在事業失敗的當兒，往往想到兒女，想到家事，情願犧牲了一身去支撑，所以便不肯輕易自殺了。

又女子的自負自尊，也大都不及男子；所以遇着失意的事情，在男子情願潔身自殺，女子却不恤卑躬屈節，乞憐於人。在道德心缺乏的女人，甚且不惜墮落做娼妓，含羞求活。這也是女子自殺較少的原因。

第三，因愛情而自殺的，女子却比男子多，據倫布洛瑣的統計，一百人自殺者關於愛情的男女比例如次：

地名	年次	男	女
德國	一八五二—六二	二·三三	八·四六
薩克遜	一八七五—七八	一·八三	五·一八
奧大利	一八六九—七八	五·八〇	一七·四〇
維也納	一八五一—五九	五·八九	一四·一三

意大利	一八六六—七七	三·八〇	七·五〇
比利時		九·五三	一二·〇八
普魯士	一八六九—七七	一二·〇八	八·〇〇
法國	一八五六—六八	一五·四八	一三·一六

照這表看來，除普魯士和法國外，大概都是女子占多數。這是因為女子對於愛情上比男子熱烈得多，所以一朝遇着失戀或情人死亡的時候，往往為了受不起悲傷，容易自殺。

第四，發狂時男女自殺者的多少，據倫布洛琐的統計，發狂者百人中男女自殺的比例如右表：

地名	年次	男	女
德國	一八五二—六一	三〇·一七	五〇·七七
普魯士	一八六九—七七	二三·五〇	四四·〇〇
薩克遜	一八七五—七八	二六·五九	四八·四〇
奧大利	一八六九—七八	八·二〇	一〇·八〇
比利時		四一·二三	八一·九四
法蘭	一八五六—六九	一五·四八	一三·一六
意大利	一八六六—七七	一六·三〇	二七·五〇
瑞威		一七·九〇	二八·四〇

因發狂而自殺的，為什麼女子會比男子多呢？據倫布洛琐說：婦女常常容易起急性的發狂；而且女性在普通狀態，雖不及男性的富於變化性，但在異常狀態，却容易逸出常規，走到極端，所以因發狂而自殺的，自然較多。

第五，女子因私通的結果而姙娠的，往往為不堪羞慚，遂行自殺。這種自殺，沒有可以用數學證明的統計可考。但男子從沒有因此自殺的，所以女子關於此項的自殺比男子多，自然不必說了。

四　自殺的方法

關於自殺的方法，男女間也不無差異，這也可以表明男女特質的不同。愛理斯說，普通說『男子上吊，女子投河』，雖然並不一定，却可當作歐洲各國適用的通則。據一八六一到一八八六年丹麥的調查，自殺者百人中，男子上吊的八二·九人，女子五六人，這是男子上吊較多的一例。這不但是成人如此，就是少年自殺者，也是男兒多上吊，女兒多投河。但在英國，却是男子多用武器自殺，女子多用毒藥自殺。又女子從高處飛下跌死的，要比男子多一倍；而臥在火車軌道上軋死的，却是男子比女子多。印度人自殺，男女多用投河的方法；據休倬爾說，婦女自殺的，投河居七分之六，男子則投河

與上吊相等。又英國在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三年，據奧格爾的調查，男子的自殺，大概都用上吊，自刎，手槍等能動的方法，同時選擇那多用思慮而且比較的看相不好的方法；至於女子的自殺，却正和男子相反，大概都採取投河，服毒，從高處墜下等所動的方法，而且是容易起決心和看相較好的方法。這是因爲男性的特質是活動的，女性的特質是所動的，所以有這樣顯然的差別。奧格爾的調查表如下：

自殺的方法	自殺者千人中男	自殺者千人中女
上吊和絞殺	四一七	二四〇
投河	一五二	一六四
刎首或刺殺	二〇七	一二九
毒藥	七九	一四五
槍斃	六七	二
從高處跌下	二一	三六
軌道上輾死	二四	八
其他	三三	一七六

男女所取的自殺方法，是否隨時勢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關於這個問題，愛理斯也曾經有過統計。這統計是就變化最著的英國，以一八五八年的自殺者與一八九〇年相比較，現在再把他的統計表揭在後方，以備參考。

自殺法	自殺者百人中男 一八五八年	自殺者百人中男 一八九〇年	自殺者百人中女 一八五八年	自殺者百人中女 一八九〇年
武器	二七·九	三五·四	一九·〇	一五·五
上吊	五二·四	三三·八	三六·〇	二一·八
投河	一二·二	二〇·四	二八·二	三六·八
毒藥	七·五	一〇·四	一六·八	二五·九

現在以前二者爲能動的方法，後二者爲所動的方法，那麼，照表上看來，男子能動的方法較多，女子所動的方法較多；至於就時代而言，則男女兩方，都是能動的方法減少，而所動的方法增多。這樣看來，可見男性漸漸化爲女性的，女性也益益適於女性的。就此一例，可以推察人心的變動，和文明及於人心的影響了。



血族結婚的利害

日本醫學博士永井潛著　一人譯

文明國的習慣，大抵都以血族結婚爲大忌。兄弟姊妹近親間的結婚，素爲法律，宗教，道德所禁止。不但近親如此，更有擴大這禁止的範圍的。如同姓不婚，爲中國古來所嚴守；印度也有同樣的社會制裁。而且在未開化民族裏，也有厲行這種禁止的，如亞美利加土人，南洋羣島土人，也不許從兄弟姊妹結婚，馬來人對於這種禁止，更嚴及於遠親間。

血族結婚的禁止，所以起於人類社會，一方不用說由於想使社會生活圓滿善美的道德觀念——這是一個重要原因；但由別一方說我們不得不想到血族結婚結果的身心劣弱，也自然使我們畏忌。試上溯文明國的古代，如埃及的獨列米(Ptolemius)王族，南美的驟加王族，親子及兄弟姊妹間，公然結婚。而且現代未開民族的一部分，如錫蘭島的威太王族，兄妹間的結婚，也毫不爲怪。這樣看來，血族結婚尤其是近親間的結婚禁止，不是從起初就存在於人類社會的；在人類甘於動物的生活，不知用理性來守性的道德的時代，總是行那和動物一樣的性的生活。但理性逐漸進步，一方因道德的觀念，一方因希望子孫心身強健的思想，便發生了血族結婚的制裁，直到後來竟由國家用法律來禁止。

因近時生物學醫學的進步，可以顯然證明血族結婚的害處，使人人都大爲恐懼。植物自花受精，繁殖力就會減退，這事早已明白。動物尤其是人類，也是這樣。因血族結婚而致子孫不結果的實例，不勝枚舉。據裴彌斯氏的報告，由八三三組血族結婚所生的二九四二人兒童中，百分之二十六，即一一四人，都有心身缺陷，千分之三十六，即一四〇人，是先天性啞吧，千分之二十一，即八二人，是盲目，千分之七，即二七七人，是白癡，千分之一，即四〇人，是精神病者，千分之一·五，即六十人，患癲癎症，千分之二·四，即九十五人，是畸形兒，千分之七十六，即二九七人，患瘰癧症，千分之二十二，即八十九人，是

天死。又照霍氏的調查，十七組的血族結婚裏，所生兒童的半數，都是白癡。這樣看起來，由血族結婚所生的兒童中，心身多係劣弱，已成事實了。

但是爲甚麼心身劣弱的兒童，多從血族結婚裏生出來呢？從來都說這是血族結婚的罪，由近親的結婚，使心身變爲惡劣。但近來因遺傳學的進步，我們已經曉得這思想的錯誤。即決定身心的性質的，全在稟賦的素質，換句話說，全在遺傳物質。這遺傳物質，決不因外來的狀態而生變化，如其說因了血族結婚，便使良好的素質變做惡劣，斷然是沒有，否則劣弱的遺傳物質，也決不會變做良好。即子孫身心的性質，或良好，或惡劣，都由於祖先繼承物質的良否；決不會爲了血族結婚，便變做惡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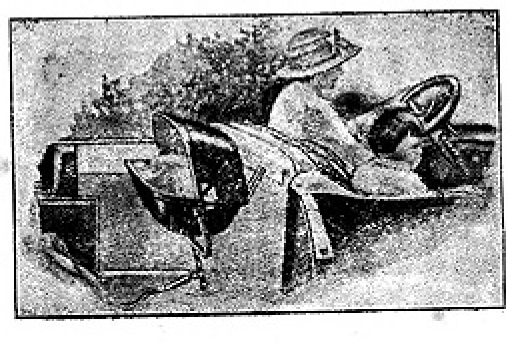
這樣說起來，爲甚麼血族結婚間所生的兒童，多是先天的心身劣弱呢？這是由於以下的理由：遺傳物質裏，有叫做優劣的關係的，可決定某種形質的遺傳物質，由父母傳給孩子的時候，必定生出一顯一隱的關係來。如黑髮的東洋種的父，和金髮的西洋種的母，生出來孩童的頭髮，都是黑的。就是使頭髮變黑色的遺傳物質是優性，使頭髮變金色的遺傳物質是劣性，這兩性合起來，優性就戰勝劣性，單現出優性的性質來，劣性的性質，就隱滅了；如果劣性有機會和優性分離，劣性也就現出來。用前例來說，東洋人和西洋人混血兒的頭髮是黑的，如果這混血兒和別個混血兒結起婚來，雖然父母都是黑髮的，但是他的兒童裏，黑髮之外，還有幾名是金髮的（精細的說，大約爲四分之一的比例。）

劣性的遺傳物質，能使許多身心變做劣弱的，正和使頭髮變做金色的遺傳物質一樣；而優性的遺傳物質，能使健康的性質表

科學談屑

自動車上的搖籃

圖中的自動車上，附有一個小孩的小小睡牀，小孩很安穩而且適意的睡着。這小睡牀，裝在自動車上，因爲有彈簧支着，所以汽車行動的時候，牀子也隨着有點震動，好像有人撫慰他的一般，所以能彀格外睡得適意。（K）



現出來的，也正和使頭髮變黑的遺傳物質一樣。所以屬於劣弱者家系的人，和屬於強健者家系的人，結起婚來，優性就壓倒劣性，劣弱的性質，不會表現在所生的兒童裏。這個關係，正和金髮的同黑髮的生出來的孩童，都是黑髮的一樣。如果是屬於劣弱的家系的人，和屬於一樣的家系的人，結起婚來，（如從兄弟姊妹間結婚）本人身上，雖然不會現出甚麼的劣弱性質，但是他的生殖細胞裏，已經有了可以變做劣弱者的遺傳物質了。所以這遺傳物質，如果有機會，由雙親傳給兒童，他的兒童裏就會現出這種劣弱性來。和黑髮的混血兒與同樣的混血兒生出來的兒童有幾個是金髮的關係，正是一樣。簡單的說，屬於劣弱的家系的人，和屬於同樣家系的人，結起婚來，由兩方將其可以變做劣弱者的遺傳物質，傳給子女，這遺傳的關係，要越發濃厚。所以屬於劣弱的家系的人，如果單單和屬於健康家系的人結婚，他的劣弱的遺傳，就不會現出，到了血族結婚，他的劣弱性就現出來。這就是血族結婚的危機。

　這樣說來，血族結婚，並不是能使遺傳物質惡化，不過為了血族結婚使那遺傳傾向有益加濃厚的機會。所以如果有一個家系，本來有許多良好的遺傳物質，而可以變做劣弱者的遺傳物質很少或者竟差不多沒有，一行血族結婚，卻會使這種優良的遺傳傾向，益加濃厚，所以竟能生出良好的兒童來。這樣的血族結婚，倒是可推獎的。實際上為了優良系統的結婚，使良種保全的實例，不知道有多少。園藝家和畜產家，都用這方法來保全良種。在人類裏也是不少。如古時印度和希臘的國民，階級制度很嚴，優良的血族很純粹的保全他優良的血，那時國勢就很隆盛，造出世界的文化來。後來性的道

接電話可以不用手了

從前電話的送話器受話器，都須用手拿的，現在新發明一種方法，可以放在桌上面



不必用手拿住，所以兩隻手都空出來了，可以記述所要記的言語了。(K)

說謊察破機

美國哈佛學士會會員裏，有一個律師兼化學家名叫霍斯敦的新近發明一種察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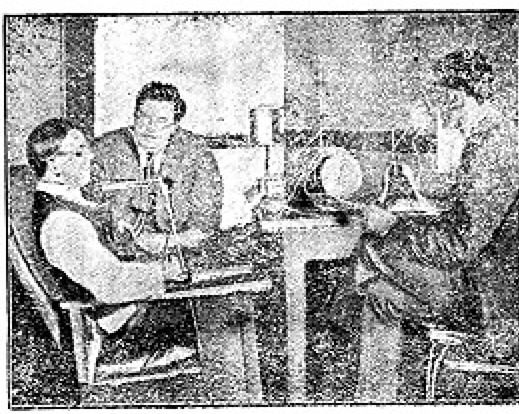
德一時頗盛行起雜婚來，所以民族的身心，就變做不好的，終於到了今日可憐的狀態了。從這件事看起來血族結婚的事，不是使身心變做惡劣的，可以十分明白了。

不但這樣今日的人類，由某種意味來說，也可以說是血族結婚的產物。因為一個孩童，必定有兩人的親，四人的祖父母，八人的曾祖父母，所以上溯到十代以前，就有 2^{10} 即一〇二四名的祖先了。現在假定人類到做父母的一代的歲月，平均是三十年，百年間就有三代，耶穌降生後一千九百年間，就有五十七代了。假定我的祖先沒有一個行過血族結婚，試想距今僅僅一千九百年前，我的先祖的數目已經有 2^{57} 即約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當現代地球人口十六億的千萬倍了。如果各人的祖先，都沒有一個行過血族結婚，那麽現代的人，便應該各各有這樣多的祖先，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想出來的大數目。但是距今一千九百年前，地球上有這許多人口麽？從前的人口比現代少，這是完全無疑的。這樣說來，這預算上可預想的數目，和實際上的數目完全矛盾了。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代代相重的時候，有許多公共的祖先，換句話說，不過從兄弟姊妹間行了血族結婚的結果。假定地球上的人類，都由亞當夏娃一夫婦間繁殖出來的，就不得不說最後的祖先，就是這一夫一婦，由這一夫一婦生出來的人類，行了血族結婚，遂生出現代的人類來。

所以從遺傳學上講起來，血族結婚的事，斷不是可怕的。不過因為劣弱的遺傳物質，要進他的家系裏，所以血族結婚便變做危險。反之，如果在優良的家系，血族結婚，倒是發揮他的優良性狀的動機。

但是人類的遺傳關係，非常複雜，很有使劣弱的遺傳物質進來的機會。如果不十分

說誑的機器。審判廳審犯人的時候，用了這個機器，可以使他不能說誑。這機器是依了犯人的呼吸和血壓，去測他的心理，說話的



誠實與否，容易用聽診器去分別出來。最初把機器附在被試驗者的左腕，時時去計他的血壓，隨後試驗者發種種的訊問。依他對

注意，就要因了血族結婚，使劣弱性越發濃厚，將來恐怕沒有好結果，所以如果迫着要行血族結婚的時候，要先詳細調查祖先的心身狀況，纔可決定。

男性的女子和女性的男子

日本中田香涯原著　幼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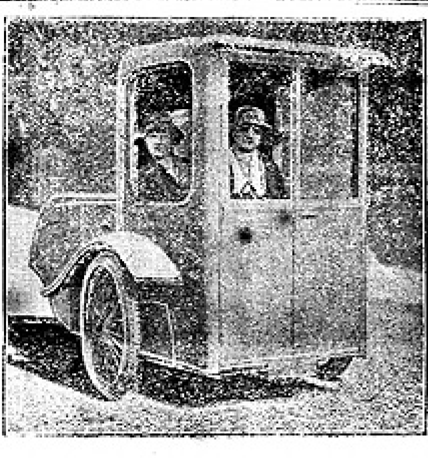
女子的性情，大概是優雅溫和的，但世間往往有一種女子，她的體質，她的行動，帶有男性的色彩。最顯著的，在她的身體：筋骨發育極強；乳房不十分發育；骨盤狹小；喉節隆起；唇邊頦下，都生着疏淡的鬚髯；在她的行動：愛着男裝；愛吸煙，酒；嫌惡裁縫，烹飪的事務，喜歡操作和男子同樣的職業。在少女時代，便愛作兵隊，盜賊的一種游戲；舉動態度，也沒有女子的氣象；善於步行，或跨馬；體操極優良；手工極拙劣；總言之，一舉一動，統統是逸出女性的常軌的。講到性慾，又大抵顚倒，喜歡同性的愛情，但對於異性，也有發生愛情的。像這樣類似男性的女子，英名稱爲"Virago"。

史上所載有名的女子，有這種情形的，很是不少。例如瑞典女王克利斯得梯那，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十七世紀的文學，很受她的影響。她喜歡把男子衣服，纏在自己身上。她的容貌，並不像個女子；并且最嫌惡結婚。又俄國彼得大帝的皇女愛利沙倍太女皇，是

容時的血壓，定他說話的是否眞實。圖係試驗時的情形，右爲試驗者，左爲被試驗者。

電氣自動車

現在通行的自動車，大概都是燒汽油的，但最近竟有人發明一種用電力的，名爲電氣自動車。這種車係用着電池發電，行時亦頗輕快，並且聲音也比汽車靜的多了。(D)



經過七年戰爭，英名卓著的君主，人所共知；她也愛着男裝，喜歡同性的愛，但在異性間，也極淫亂。又有名的美術家羅柴鮑拿爾和淑琦珊等，都喜歡着男裝出外。還有十六世紀的女詩人路易斯羅倍，更有最顯著的男性。至於近年歐美各國竭力從事於婦女解放運動的一班女豪傑，其中儘有同性愛的。這種女子，可以歸屬到 Virago 範圍之內的，恐怕也不少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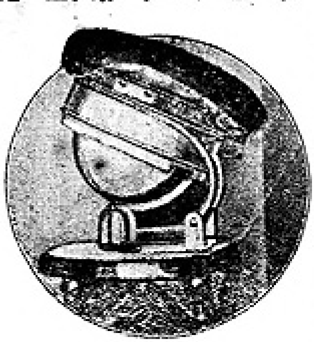
去今約二十年前，日本有一個女子，名中村小時，穿着男子衣服，遨遊於風月場中，幾多妓女，都和她有些關係，後來竟替一個最愛的妓女贖身脫籍，娶她作妻。這事當時新聞紙上，都有揭載。這個女子，原是英國人的愛妾，偷了貴重物品，潛逃出來的。她和妓女戲謔，以及和她所娶愛妾作伴，簡直是個男子，絲毫沒有女子氣象，并且後來還終於在妓院中把性命斷送了。

像這樣的人，英國也有一個，便是一九〇一年客死於美國紐約的馬利安達生。她在二十餘年間，過的都是男性生活，娶過兩個妻子。她的體格，很似男子；性質粗暴；好空談；愛吸酒。她爲着掩蓋那女性所特有的乳房，和廣闊的骨盤，特地着寬大的衣服。所以生前並沒有人曉得，到了死後，真體暴露，才使得衆人大大的喫驚。

世上所稱爲女中丈夫，女中豪傑的女子，大概就是一種男性的女子；其中有容貌言動都變了男性的，也有外觀上雖然具着普通女性的體質，她的精神生活，却是男性的。大概喜歡奔走於政治運動，及研究高深的學理的，都可以歸屬到男性的女子一類中去。

以上是講女子具有男性的，現在反過來說：男子也常有具女子性情的，像戲劇場中旦角飾女形，越扮得像，越負盛名，便是他的

減少震動的座椅



這一張畫裏是一種新式的座椅，供那機關手以及各種車上的運轉手用之最爲適宜。上面是平常的墊褥，下面却是一個金類做的空氣箱。這箱子裏面便裝着內筒，也充滿着空氣。路上的震動，多被內筒吸收了去，所以坐了覺得很安穩了。(K)

新式書桌

這種書桌，很是便利，且能減省課堂的地位：桌椅連在一起，讀書時把桌面作正斜度，

性情越近女子。這樣的人，可稱為女性的男子(Androgynie)。

歐洲女形俳優女性男子之多，世人所通知。這些女性的男子，他的體質及精神狀態，都和普通男子各異；他們帶有女性的色彩情調。在小兒時代也可以見出。據希爾休灰爾特的考察，十歲至十四歲的男兒常常看到有這樣情形。

他曾實驗過一個十二歲的男兒，面上常帶憂鬱；有偏頭痛症；不喜歡交友，就有一個友人卻甚親熱，每日總有書信來往。他所愛好的是花和音樂，數學上的才能很缺乏。在他的身體上，凡男性所應有的，都不發育，乳房卻異常發育，一達思春期，和處女一般的增大起來。到了十五六歲，皮下的脂肪，也像女子的增加，身體輪廓，略帶圓形，筋肉也沒有像普通男子的發育，皮膚軟弱，肩項背部的皮膚都很白淨。通常男子的肩幅，總比骨盤闊二三分，女子則比較短些，但是女性的男子，卻大略相等，或者是相差極微。此外，最特別的，這樣的男子，每月也像女子有天癸一般，往往現出一定的神經症狀。希氏所實驗的人，自十四歲後每月二十八日必發偏頭痛病，他的薦骨，更有高度的痛苦，這是很希奇的。又女性男子，步行運動，少有活潑氣象，很是穩重，正像女子。音聲也和通常男子相反，雖達思春期，並不變化，仍與小兒時代一樣尖細。至於性慾，更有陷於同性的愛之傾向，所以又被稱為『女性之同性的愛者』(Feminine Homosexuelle) 但也未必限於全然的性慾倒錯，同時對於異性，有愛情的，亦屬不少。

寫字時作半斜度，椅下有屜，可以放一切文具。(D)


讀書時的形狀


寫字時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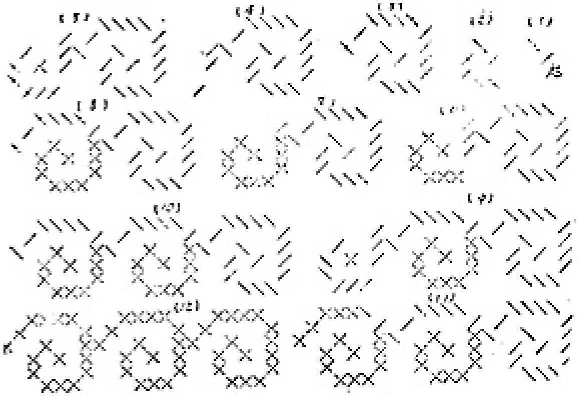

立起時的形狀



挑花術

張韻秋女士

挑花這件女工，在社會上流行已經很久了。爲什麼到了現在，竟同消滅一樣，一般人都不去學他呢？照我想起來，一定因爲挑花這事，專靠手教的，不像那繡花穿紗，有什麼花樣，能夠層出不窮的變化出來。所以到了現在，做出來的，也就是幾十年前的古老花樣。我平日很愛挑花的雅緻，費了多時的研究，稍稍有了一點心得，也能夠和繡花穿紗一樣，先畫了一個花樣，然後挑到布上去，也能發層出不窮的變化出來。所以做了這一篇，登在婦女雜誌上，供獻給諸位，不曉得諸位還有別的好法子麼？現在先把挑花的法子說說，再說描花的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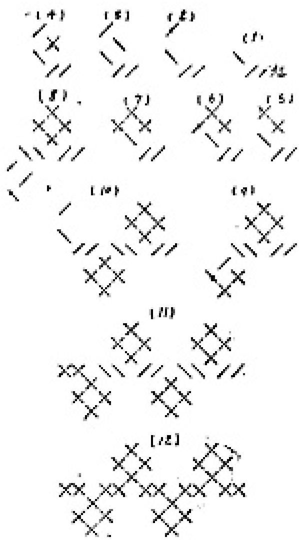


第一圖

一　挑花

挑花比繡花，穿紗以及花邊等物，容易多了，本來我想不說，不過對於一般沒有學過挑花的，和沒有人教的，不得不從略說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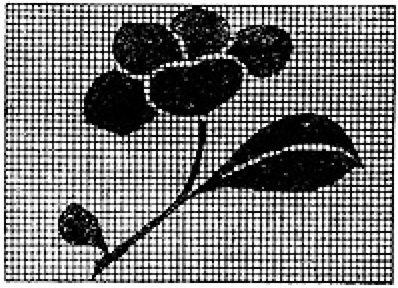
(1)挑花所用的料　挑花所用的料，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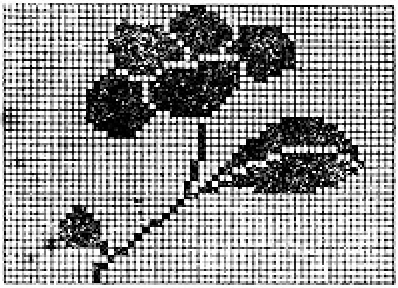
第二圖

適宜的，就是棉紗纖物。其他像麻織等物，也可以採用。第一要緊的事情，就是無論何種料，經緯線須要一樣粗細。否則挑花的眼格成長方形，很不雅觀。

(2)挑花所用的花線　挑花所用的花線。有一色的和五色的。用一色的，無論人物花草，都用一色花線挑成。用五色的，須分明紅花綠葉以及各物的顏色。



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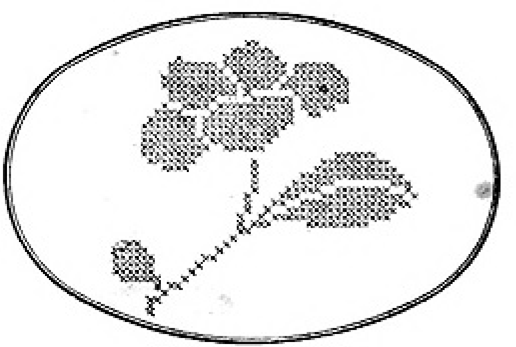


第四圖

(3)眼格　眼格就是挑花時所認定縱橫同數的紗數所成的小方形。普通都以縱四梗紗橫四梗紗所成的小方形爲一個眼格。

(4)針線　挑花的針線，和繡花等的針線不同。繡花等的針線，都是平行緊密的。挑花的針線，在正面，須通過眼格對角作成斜十字形。在反面，須通過眼格的鄰角，作成直線，永不和正面一樣作成斜十字形。有了這個緣故，初學的人，視乎很難着手。要曉得，只要在每一個眼格裏，先作一梗對角線，做到底，然後以次回來，作第二梗對角線。若在半路不能彀做過去，可以先回了一眼，或一小段。看第一第二兩圖便可以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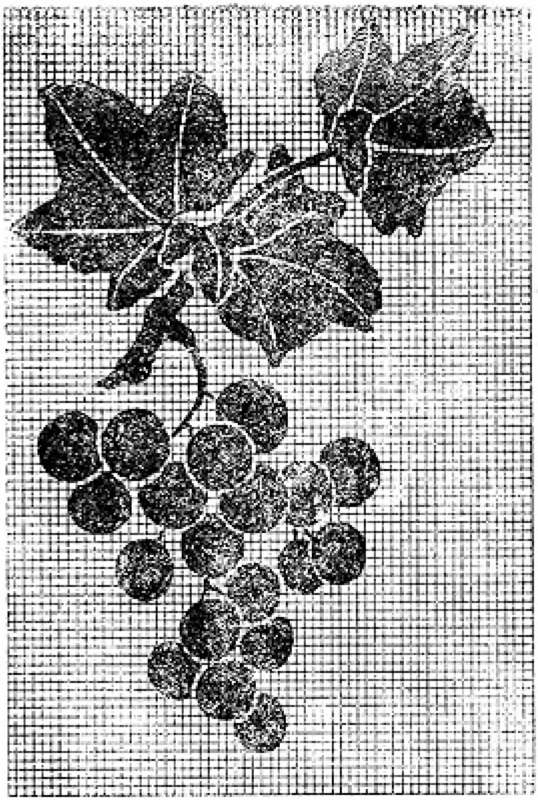
第一第二兩圖所示，都要挑成(12)的花樣。(1)是起頭，順次(2)(3)(4)……到(12)。中間先回的幾小段，因爲半路裏做不過去的緣故。針線的方向，如圖裏小箭頭所表的。(1)圖裏的起字，是表明起頭的第一針。



第五圖

二　描花

挑花的描花，比繡花穿紗的描花，難得多了。因為繡花穿紗所描的花。等到做好之後，那花樣筆畫完全被花線遮蓋着，一些不露到外面來。挑花每一個眼格裏，只有一個斜十字的花線，雖則把花樣筆畫描得很細很淡，做完之後，那筆畫仍舊要顯露出來，這就是個難問題了。但是我們進一步想布上是不能畫花了，紙上卻無論什麼花，都可以畫的。不過，紙上和布上半點沒有關係，雖則紙上畫得很好看，布上卻仍舊像大海撈針，無從着手去做，也是無用。幸喜挑花比別的不同，他有一種特別東西，我們可以利用這特別東西，把紙上的花，移到布上來。這特別東西是什麼？就是他的眼格。我們可以先在紙上畫了眼格，然後再在那紙上畫花。看花經過紙上第幾個眼格，在布上第幾個眼格，挑了一針。等到紙上的眼格數完，布上的花也挑好了。並且挑花不比別的做花，要做一回描一回，他有了花樣，就可以做花，這個比別的便當呢。現在把描花的次序說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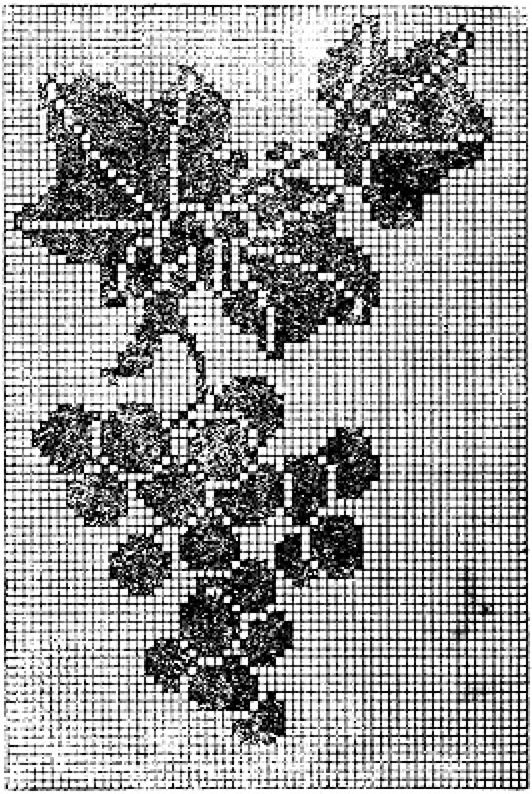
第六圖

(1)把要挑花的地方大小，畫一個矩形或正方形在紙上。

(2)把要挑的花樣大小，畫在眼格上，如第三圖。

(3)把描花筆畫經過的眼格，適當填黑。得着第四圖的樣子，這樣子，就可以在布上數眼格挑花了。挑成的樣子，如第五圖所示。

現在再舉個例來看看：



第七圖

第六第七兩圖所示。是要描成一枝荷荀 的填黑眼格法。

的花樣。第六圖是畫法，第七圖是單表(4)

絨繩孩帽織法

錦姮

孩童之帽，以絨繩編織者，款式極多，大別之，可分二類：第一類，祇蓋頂部者，西人名之曰Cap；其織法先織爲一幅，後乃縫合之；第二類，兼護後腦者，西人名之曰Hood；其織法頗與襪之轉踵處相似。茲特每類述一新奇款式，編織家閱之，當能別出機杼，以一反三矣。

第一種 簡式絨帽

(用品)尋常絨繩(Vicuna Yarn)二球。毛絨繩(Angora Wool)三球。二號無鈎骨鍼。

(織法)帽身：先取毛絨繩，絭針九十六針(約長十四吋)於二號骨鍼之上；用行織法，織面鍼十行；改用尋常絨繩織面針一行。

第十二行：面針二，*底針四，面鍼八，底針四，以下由*起，循環織至行末，祇餘六針，此六鍼織爲面針便合。

以下奇數諸行(如十三十五十七等行)，均全織面針；織者誌之，下不復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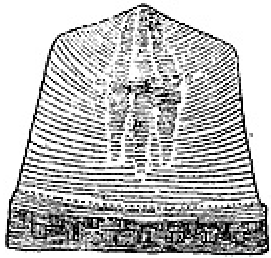
第十四十六行：織法全仿第十二行。

第十八,二十,二十二行:『面針八,底針四』循環八次。

改用毛絨繩,織面針十二行;復用尋常絨繩,織面針約九十八行(長度七吋)。

帽頂:用減針以織之使尖,其法: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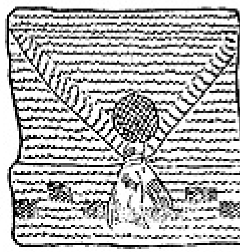
絨帽織成而不經縫合之狀

第一行:面針一,減針一,面針四十二,減針一,面針二,減針一,面針四十二,減針一,面針一。

第二行:全行織面針。

以下依第一行第二行之法循環編織;每織至上行減絨之處(宜繫色線以爲標誌),卽用減針法減針。(第一行之『面針四十二』字樣,不可拘泥,因針數愈減則愈少,是以每次須比上次少織二面針,如第三行應作『面針四十』,第五行作『面針三十八』,第七行作『面針三十六』等始合)直織至織上祇餘四針,乃用收針法收緊之。

第二圖



絨帽既經縫合並加鈕繸之狀

將織品對摺,在裏面縫合,翻毛絨繩所織之部爲簷,絨繩之大部已竣事。

鈕:以尋常絨繩,索針七針,作行織法,行行俱織面針;惟每隔一行,則用加針法,將該行首針與末針均加爲二針。用此法織至織品全幅估量當可包裹所用之骨鈕(現時所織,已將及全幅之半,織者當能自己推算,也)乃停止增加,織面針七行,逢每隔一行,則用減針法,將該行首二針與末二針均織爲一針。用此法織至針上祇餘七針,乃用收針法收緊,以絨繩沿織品之邊穿過,置骨鈕於織品中央,扯緊絨繩,將織品沿邊收合於中央,繫緊之。

繸:繸以尋常絨繩製之。其法:剪絨繩爲五六吋長之短條,約三十條便足(若特製絨繩爲之,未免不經濟;平時織物,間有餘繩不足以織他品者,儲之備製繸之用亦好)以絨繩束其中央,對摺成六十根,再用絨繩攔腰縛緊,便成。

摺帽頂歸一面,釘於帽上;縫鈕其上,又縫繸於鈕下,全帽便成。

戴法:以帽頂斜歸一面側戴之。

第二種　荷蘭式煖帽

〔用品〕　四絲(卽用細絨四根絞成絨

繩者；絨品所用之絨繩，有三絲四絲等之別，蓋以粗細言也）白絨繩一安士。第十號鐵鍼。

（織法）索針一百四十四。用行織法，織『面針二底針二』循環之間行法若干行（長度二吋）。

第一行：全行用『面針減針法』織之。

第二行：全行織底針；並無減針。

第三行：『以絨繩搭右鍼上（即繞右鍼一匝）面針減針一』，循環，直織至行末。

（按）通常織面鍼，須將絨繩置於針下，惟織底鍼，始搭之針上；此處織面鍼而行底鍼之法，以繩繞鍼一匝，實際上即加一針。但此種加針法，下行必留一缺孔，是以惟冠襪之類（如現織之帽），正欲留孔以穿絲帶者，乃可用之；平常加鍼之處，此法不適用也。

又按：第一行既經全行織減針，所餘針數，紙及原數之半（七十二針），此行『以絨繩搭右鍼上』即加一針，隨以『面針減針一』故適相抵銷，織完全行，仍有七十二針。

*第四行：全行織面針。

第五行：全行織底針。

由是從*起，將第四行，第五行，循環編織，行復一行，共織五吋又四分一之長度，乃起首減針，以備轉頂，其法：

第一行：面針二十，減針一，面針二十七，減針一，面針十九，減針一。

第二行：全行織底針；並無減針。

第三行：面針二十，減針一，面針二十五，減針一，面針二十。

第四行：全行織底鍼；並無減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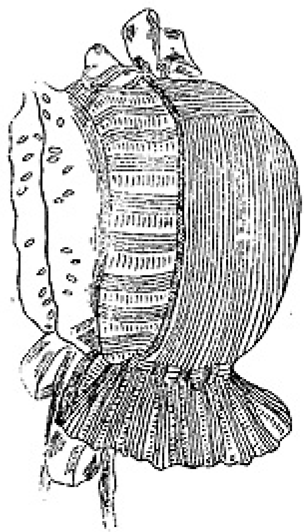
第五行：面針二十，減針一，面針二十三，減針一，面針二十。

第六行：全行織底針；並無減針。

第七行：面針二十，減針一，面針二十一，減針一，面針二十。

第八行：全行織底針；並無減針。

第三圖



荷蘭式嬰帽

（轉頂）轉頂織法，與織襪時轉踵之法相仿，其法：

第一行：取一鍼（乙鍼），在原鍼（甲鍼）針上，織『面針四十一，面針減針一』過之；旋轉織品，餘針暫留甲鍼上勿動。

第二行：取第三鍼（丙鍼）在乙鍼針上，織『底針二十一，底針減針一，過之』旋轉織品，除針亦暫留乙鍼上勿動。

•第三行：取第四鍼（丁鍼）祇在中央之鍼（丙鍼）各針之上編織，甲乙二鍼之針暫勿織動，織法：『漏針一，面針二十，漏針二』將甲鍼最接近之針，織之爲一面針。移漏針索此面針，旋轉織品。

第四行：漏針一，底針二十，將末針連同乙針最接近之針，織爲一『底針減針』旋轉織品。

以下由•起，將第三行，第四行，循環織之；行復一行，而織至甲乙二鍼，各針挨次收完，均織在丙鍼之上，惟因隨收隨減，故丙鍼上依然祇有二十二針。此時仍仿織襪之法，在織品左旁挑起三十一結，依本行所用之針法，次第織之鍼上；旋轉織品，反上行之針法（如上行織面針，則此行織底針，上行織底針則反是）織針一行；旣畢，則又挑起織品右旁三十一結，依本行所用之針法，織諸本鍼之上，於是本鍼遂共有八十四針。

織『面針二底針二』循環』之間行針法約二十行，（計長一吋又四分三）乃用收針法收緊沿邊。

（修飾）將最後編織之間行針法，沿面部翻起；並隨意飾以花樣；縮紛紅絲帶爲結，綴於帽頂；另以小絲帶穿過頸部各孔，戴時略收緊絲帶，打一活結於項間。

家庭園藝談

夢魚

我們在述家庭園藝之前，不得不先說明園藝術字的解說。所謂園藝，就是研究園圃或庭園的技術，如俗語說的果園，菜園，花園。家庭園藝，就狹義言，似以種花築庭爲主體，但本篇所述，是從廣義的，包括果樹，蔬菜，花卉，庭園等，就像飼養禽畜，雖不屬於此範圍，現爲便利上起見，也附屬在內。所以家庭園藝的目的，在利用家宅空地，培植蔬果，飼養禽畜，作高尚優美的娛樂，兼有家庭經濟的事業。現在且畧述其與吾人之關係。

一、與精神的關係　我們在冬去春來的時候，常常發生一種感想，就是希望到了春暖，有萬象更新的景色，把滿目悽涼的景象，變成桃紅柳綠的世界。但是造成這景象的，究屬何物？自不得不推花草樹木做代表。我們以相當的勞力，從一粒的種子由發育而賞其花，嗅那香氣，嘗那美味，自有種種的樂趣在內。而且除精神得益之外，身體上有莫大的利益。因爲此等戶外生活，行適當的勞動，無形中受益不少。

二、與兒童之關係　人人都望子女有健全活潑的精神，溫和優美的性格，這本屬於家庭教育，不在本文範圍內，但家庭園藝，也和教育子女有很重大的關係。一則可以有動植物的資料，使兒童對於庭園中一草一木，一禽一獸，均能觀察其特性狀態，得到種種智識，可補學校的不足。二則可助兒童發揮種種思想，如上述從一粒種子到結成美果，使兒童可以發生兩種感想：即一，使他見這種子的成長結果，研究探索其經過；二，使兒童曉得物力艱難，可養成其惜物的心思。

三、與家庭經濟的關係　古人說『地無遺利，物無棄材。』家庭中有尺寸之地以至數畝之田，如善爲利用，種植花木果蔬，或飼養禽畜，祇費區區辛苦，所得收穫，少則可供日常副食物，多則可售於市，於經濟上大有利益。

這樣看來，園藝和家庭的關係，實在很大。我國家庭中應提倡改良的事，本不止一端，惟園藝事業，簡而易舉，男女大小，均可酌量擔任，目的既不在營利，成功失敗，也可不計。如能盡力提倡，所得的利益，一定也很大的。

果實療病之研究

杜一桂

果物含有香氣及有機酸，除增進食慾外，有爲強壯劑消毒劑之效；成熟者，可以恢復疲勞，醫治癩疾，保持身體之健全，成分中亦富糖分粘液質及其他滋養分。希臘以爲神之食物而尊重之。英日俚諺，均有『果木熟醫生懸』之語。其效用不特生噉已也，煮爲，乾燥，釀美酒，製糖品，其裨益於健康者，決非淺鮮。法人波果氏將果物之有療病之效果者，別爲五種：即（一）含酸味者；（二）有甘味者；（三）帶澀味者；（四）貯油質者；（五）存澱粉者。如櫻桃，草莓，懸鉤子，桃，蘋果，橙子之類，屬第一種；衛生上之價值頗多。但櫻桃不宜於患胃神經病者，草莓，懸鉤子，用於膀汁過多者，多血性者，患痛風者，每有大效；而患淋病或有其他微候者，則不宜焉。李實有預防痛風，僂麻質斯等症之效；葡萄含滋養分甚多，且用諸貧血，胃弱，肺癆諸症始起，或痛風肝臟病等，尤有顯著效能。乾葡萄治食慾乏者極妙。他若梨之醒熱，愈腫，巴旦杏之有輕瀉之效，阿梨葰之能滅瘀菌，蜜柑之爲緩下作用，并適於僂麻質斯，檸檬之宜於熱症，膽汁病，咳嗽寒冒，石榴之有效於驅除條蟲，無花果之有效於痔疾，枇杷之有效於患熱性者等，不遑枚舉。又西路斯博士謂蘋果之完熟多漿者，富於可溶性燐酸，故每晚就寢前食之，可謂適於養腦之食物云。



一個婦人的結局

蒞衡

早晨七點鐘的時候，我還矇矓的睡在牀上，耳邊隱約送到隔院一片喧嚣的人聲，似乎都含着凄楚的意味。在這聲浪的顫動中，好像還有人在那裏忍住眼淚說話。

我被他們擾惱的兩眼，被驚疑的思潮所激動，再也合不上了，我心裏想：『可有什麼悲慘的事實發現咧？』

披衣起來，準備到門邊張望一回，驀地迎面來了我們隔鄰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他帶跳帶跑的進來，面上微微有點笑容，滿含着希罕的色采，像有什麼話急於要告訴人似的。我攔着他問道：

『什麼事？怎麼一回事？——那邊？』

他向我望了一望，很急促的回道：

『死了人咧，秀太娘上吊了！』

我怔了一怔，沒有回答他，心裏想：『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一壁裝着手勢，一壁接着說下去道：

『可怕咧！那樣長的舌頭，那樣凶的臉孔，眉毛灣成一個八字，……我剛纔跑去看了來，這回子手還嚇得冰冷！』

我聽他說了，禁不住自己打了一個寒顫，他重復很快的跑進去；我却沒精打彩的跑了出來。心裏盤算着：『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突然被好奇的衝動所驅迫，想看看那上吊的秀太娘去，却懊悔不曾問秀太娘的家住在那裏。隨即提忙的走出大門，順着脚步跟在前面走着一羣人的後面。

他們走不上五十丈路，在朝東一間破舊的屋前立定了。這屋門檻上的腳隸，都已剝落，開了許多縱橫的裂縫。門裏放着一具半舊的米臼，泥地上佈滿了重疊的草鞋腳印。我跟着他們進去，他們有的望着我，露出些驚異的色彩。他們當中，也有我認識的，可是不曾注意到我。

我好奇的衝動，把懸哀的感情蒙住了。一直進去，穿過滿堆着柴草的泥地；轉了灣，望見一間非常凌亂污穢的堂屋，堂屋中間，掛着長條的白布，原來已到放置屍骸的所在。

我很留意的四圍張望，挨在人叢中，踏進門檻，立在凹凸不平的泥地上。白布前面，供着一頂矮桌，桌腳的一隻，係新近修配，和其餘的三隻，顯然不同，但下面卻都滿染着泥污。桌上供着兩個不同樣的木製燭台，點上兩枝小白蠟燭，很悽慘的發出豆一般的光來。堂屋左邊，堆着草席破布，右邊一頂半新的長桌，放着些瓶罐等什器，還散佈着幾片菜葉子，一陣陣的透出些氣味來！

當我未曾留心看堂屋中央以前，心頭突突的跳動，一個寒噤，毛管都直豎起來，身體微微有些戰慄。我心裏想：『還是回去罷！——可是既然來了，總得看個清楚。』一轉念把雙腳立定，大着膽子細望。

原來堂屋中央，放着兩條板凳，板凳上面，一扇門板平鋪着。秀太娘的屍骸，就直挺挺的躺在上面。當我初進堂屋的當兒，已經觸着眼簾，現在再仔細的望着她。她一身新的藍布衣裤，紅綢鞋子，臉上灰白色，眼珠上翻，露出可怕的形狀，可是已經失掉光采了。她兩眉灣下，正如那孩子所說，寫成一個八字；舌頭露在唇邊，可是沒有像孩子所說那樣伸長，嘴角眼邊，滴着涎沫。她滿臉含着冤苦；散亂的黑髮，緊促的眉尖，深藏着她一生悽楚愁慘的境遇！我勉強持着鎮靜的態度，大略張望了一回，眼皮就不由得垂下來了。我心裏第一件狐疑的事，就是她爲什麼著紅鞋子？

我膽怯，不忍再往下看了，而且村裏的人，挨擠得水泄不通，嘈雜凌亂到了不得。我擬擬的尋着原路回來，迷迷惘惘，簡直沒有一些思想。腦海祇有籠統的一個疑問：『她爲什麼上吊呢？爲什麼自尋短見呢？』

我回到家裏，只是默默的思念着這一回事。在慌慌忙忙做完關於我自己應做的事以後，就去找尋起初報告我這一回事的小朋友，他在我家裏後園的曬台上玩着，我就詢問他早上發生的一回事，他只顧自己玩，不曾用心對付我，隨後我很着急的說道：

『秀太娘究竟和隔院的一家有什麼關係？清早我聽得他們還

興着哩」

「對啦你問廿二太娘去，她是最愛管閒事的，那邊隔院，是秀太娘姊姊長法太娘家；廿二太娘，是住着長法太娘的屋。」

他不隨意的回答我說。

隨後我就訪問廿二太娘去，她半吞半吐的告訴我一些，似乎還對着我的詢問懷疑着，不肯把她知道的盡情透露出來，過了一回，我又去村中那爿鄉下店裏打聽些消息來：

原來秀太娘今年才念四歲，阿秀是去年死去的。她是一個可憐的孤孀，又是一個再嫁的婦人，差不多嘗徧一切可憐女子的遭際了；她一生沒和幸運有過什麼緣分，如今又落了這樣的一個結局！十四年前，她被我們鄰村一家開豆腐店的領去做養媳婦，離開她的故鄉有十五里路遠近，不消說，她已經飽受着一切養媳婦應受的苦況了，——可是年份遠了，關於這些事也查考不來。

她十六歲的春季，和她那個早夕見面的丈夫成親了。他叫阿明，我幼年的時候，也見過幾面，約略是一個很暴燥而且喜歡飲酒的人，他的綽號就是酒鬼。

酒鬼待她的情形，我也不大知道，聽人家說起，在他們村中，他也是會打老婆出名的一個，他和她成親的那年，他已經三十三歲了。

隔了二年，她生了一個女兒，益發使她在生活中增些累贅。可是她還不把這些事情當做不幸，只要能避免丈夫的拳脚，和自己的疾病，不致再受意外難耐的苦痛。

偏偏在她心中，以爲照着些幸運的微光，那酒鬼却在第三年春季死去了。死去是沒法想的，有死神在那裏作主。

她苦苦生生的煎熬着，爲了自己的飢餓和寒冷，替人家幫工。人家却又不很歡迎那年青不老成的婦人做工，而且還有那幼小的女孩拖累着。她沒有旁的方法，只索把自己親生的女孩，送進育嬰堂去，總算丟開一樁丟不下的心事。

他丈夫的兄弟，却早存着一種替自己打算的好心了，他常常對別人說：

「她那樣年紀，那裏守得住，而且我那裏來這許多閒錢養活她。你們想：她連一個女兒都撫不住，忍心拋却了，我想索與老老實實的嫁了罷！」

許多旁人竄掇着，而且還有那出力替她做媒，希望賺幾個媒錢的人。

不上一年，她依從那小叔子的主張，轉嫁給阿秀了，她本不願意，

不過她不嫌也實在不能和那飢寒的威勢作對抗了。況且她又怎能違拗她的小叔子呢？

阿秀是一個油坊裏打油的，他不像阿明那樣的暴烈酗酒，實在是一個很和善很能幹的人。可是他有一種嗜好——有一種喜歡賭錢的嗜好，當他賭癮發作的時候，就不論什麼都拋棄了。并且幸運從沒有光顧到他，當他有些到手的時候，就很快的移轉到別人手裏去。雖則打油的職業，很容易賺錢，他却總不會積下些錢來。前回他前妻死了，他爲着喪事的開支，虧空了一筆錢；這回又化了六十塊錢娶現在的秀太娘，——而且這六十塊錢，還是單給她前夫的兄弟做身價錢的，餘外一切的開支還不在內。他只索把他老爹遺下來的一塊山地賣去，來補墊這兩項虧空。所以他如今竟是一個精窮底人了，要靠他兩隻手裏做出來的養活他老娘和妻子。

老娘已是近六十歲了，是一個伶俐而很會說話的角色。她現在雖然上了年紀，還是村中能幹人物當中的一個，并且兩隻手做出來的活計，織布咧，研紙咧，紡紗咧，她樣樣都趕得上人。

秀太娘在這樣環境的情勢下面過活，困苦常常包圍着她，她自己看着那可憐的生命，只有聽憑着命運，因爲命運的意志要叫她這樣做，她只有順着他的意志做去罷了。她這樣困苦顛連的生活，過上好幾年，在這些歲月以內，不要說一日，連一刻鐘也不曾和快樂見過面。

她永不會想着快樂，只希望困苦的擔負減輕些。可是快樂之神既然遠遠的避她，困苦之神却一步緊似一步的追迫她，似乎非把她可憐的生命之機完全毀滅不可。

阿秀爲着勞作過度，突然在今年五月間，拋却他老娘和可憐的她到別一世界去了。死神不會知道他在人世間的擔負那麼重；即使知道，他也決不肯寬恕的。

秀太娘眼看得第二個丈夫又死去了，她可憐的弱小的生命，突然又失了她依附的處所，死神把她生命的主宰奪去了，她也恨不得立刻跑到死神面前和他爭論，——可是那樣難看而又凶狠的廟裏塑着的死神，她想着也害怕。

阿秀死了，秀太娘精神上肉體上的磨難也受夠了；她生活在世界上，簡直說不出什麼意義了。

老娘整日整夜的咒罵着，罵她是人世間的煞星，尅死一個丈夫不夠，再尅死第二個。她還是早些死了的好。她有時爲着身世的苦痛，忍不住要哭，她老娘又惡狠狠咬着牙齒罵道：

『哭什麼哩！你喜歡還來不及呢！又好揀你心愛的去嫁，橫直嫁

不完的男子漢。最好你還是走了罷！假惺惺地，誰還相信呢？……」

說着，冷笑一陣，又繼續着罵道：

「……可是老娘兩眼沒瞎，兩脚沒僵，老娘手裏，你敢動一動。你哭着咀咒得老娘死了，你好放心走路哼！……」

她那裏敢回半個字；只索擦擦眼停住哭，否則皮肉又要晦氣了！

這都是些秀太娘過去歷史中村裏人所最知道而傳譯的話：在距今半月以前，他們又要在秀太娘可憐的弱小的殘餘的生命裏，施展他們的手段。

因爲阿秀是一個獨養子，雖則他積蓄得沒有一些錢，可是他還有四間住屋，而且有三四處坟山管理着，要是有一個男子進來，還可以幫做着敷衍過活。

老娘已經是一個孤老了，因爲獨養的阿秀死去，沒有兒子留着。她雖然悲苦痛傷，老天使她絕了種，可是她總想把已經斷了的祖宗香火繼續下去，并且替自己死後的羹飯打算。於是他們族中商議着，把一個近房十九歲的姪子過繼到家裏來，一月以前，拜過祖宗，立了繼嗣，從此他算做了阿秀的老娘的兒子了。

老娘雖則咒駡着秀太娘，可是秀太娘究竟是一個有生命的青年婦人，老娘和族中人商議了又商議，爲着經濟打算，和一家前途的命運計，決定要把光坤——現在的兒子——和秀太娘拉攏來成親，雖則年紀差些，可是關什麼緊要呢？

在他們這樣計議以前，很秘密似的瞞住別人。那可憐的弱小的殘餘的秀太娘，無論是誰，都不會透露些消息給她，她又那裏知道這段把戲呢？

他們以爲這樣辦法，是最妥當不過的，可是事情須發作得快，一下子就做了，那麼生米煮成熟飯，她也沒處強的；要是不然，生怕中途給她知道了，要起變卦，那才收拾不清楚呢！老娘決計要把這件事三日內辦妥，他們卻以爲一切都準備不及，要十日內辦得成功。

老娘預先託廿二太娘去通知長法太娘，要她把這些消息瞞住。因爲這樣辦法，都爲着她阿妹，對於她阿妹是很有利益的。更加廿二太娘的一張嘴，說來天花亂墜，無微不至，把長法太娘說到心悅誠服。她見着阿妹，非但絕對不提這一回事，而且默默祝禱着阿妹前途的幸運。

事情終於在十日內實現了，他們在五日以內，把辦喜酒應用的南貨備齊了；另外需用的豬肉，菜蔬，老酒，也買了。其餘凡一應做喜事要用着的，也色色樣樣都安排停妥。村裏的人都知道了，只索瞞住了一位新娘。

秀太娘莫明其妙的看着老娘精神抖擻的終日忙亂，她也不敢去動問，心想關於老娘勞碌着的事情幫做些，老娘却似乎用她不着去參與。她那裏敢上前去做呢！好在半個月來，可以少受些磨難，似乎老娘待她的手段，略略地比較得溫和些，她也並不疑慮到別的方面去。事情要實現的那一天晚上，她們在秀太娘的房裏，開始把這消息用威嚇的論調宣佈給她聽。當族中尊長們把這些消息宣佈之後，幾個村裏的婦人，——是她夫家底尊長親戚們，立刻用着強迫的手段執行。起初手忙脚亂的替她換了一身新的藍布衫袴，一套紅布的夾襖袴，更換上一雙紅綢鞋子。隨後又穿上做親必穿的花衫帔袍，頭上帶些通草做的花，加上花冠蓋臉布，連拖帶曳，把她送到那間堂屋的所在——就是挺着屍骸的處所。又有幾個婦人扶着她，匆忙淩亂的和她小叔子拜了天地，成了親。那時候剛近黃昏，接着還有些道喜的人進來。

村裏的人，忙忙的喝完喜酒之後，都沒情沒緒很快的走光了，只是幾個婦人留着。她們又用着強硬的手段，把這一對新成親的阿嫂小叔，送進秀太娘常住的一間房裏。那時的秀太娘，只是癡癡地任着她們擺佈，她一些沒有反抗的表示，——或者也不容她表示，雖則她臉上沒有什麼歡喜的態度，也沒什麼悲慘的態度，大約她心中感覺着的滋味，是甜，是酸，是苦，是辣，也分辨不出來。

事情總算完全成功了。老娘半個月來忙碌的想望，都一一如願以償了。她起初是明太娘，後來做了秀太娘，如今又由秀太娘做光坤太娘了，她以前對於他們忙碌着的事情，好像睡在鼓裏，現在什麼都明白了。在她們結婚的第六天，光坤上城到親戚家去，晚上不及趕回。她趁着這個機會，開始要和這無從奮鬪的環境作最後的反抗。她暗暗的哭泣着，咀咒着，又默默的祝禱著。願着可憐的弱小的殘餘的生命，再不要留些呼吸在世界上了。爲着這世界裏的一切，都是她的仇敵，她在生命的戰線上，無論如何，已站不住了。第一難堪的事情，就是她如今已嫁上第三個丈夫了，而且還是阿嫂嫁小叔子——那糊塗的老娘，竟忍心忘了她親養的兒子。

她把這志願決定了之後，心地倒寧靜安適了許多。她臉上時時露出愁慘的苦笑，似乎對於將別的世界，表示無限的厭惡。

黑暗占領了這世界的當兒，村裏的人，爲着一天勞作的疲倦，都休息了，大約她被很單純的思慮蒙蔽着求生的慾望。隨後她找到一根堅韌的帶子，拴在她住的那間房子的橫梁上，再哭泣，咀咒，祝禱一回。然後拿凳子墊着身軀，把頭套在帶子上。

這就是她可憐的弱小的殘餘的生命的『最後一頁』！



一篇很短的傳奇

俄國　迦爾洵　作　　魯迅譯

霜，冷……正月近來了，而且使各個窘迫的人，——門丁，警察——約而言之，凡是不能將他們的鼻子放在一個溫煖地位裏保得平安的人們，全都覺着了。而對我也吹來了他的冰冷的呼氣。我原也有着我那舒服而且暖和的小房子的，然而幻想挑唆我，趕我出去……

其實，我為什麼要在這荒涼的埠頭上徘徊呢？四腳的街燈照耀得很光明，雖然寒風擠進燈中，將火燄逼得只跳舞。這明晃晃的搖動的光亮，使壯麗的宮殿的暗塊，尤其是那窗戶，都沈沒在更深的陰鬱的中間。大鏡面上反射着雪花和黑暗。風馳過了涅跋(Neva)河的冰凍的荒野，怒吼而且呻吟。

丁——當丁——當這在旋風中發響了，是保壘教堂的鐘聲，而我的木腳，也應了這嚴肅的鐘的每一聲，在一而冰凍的白石步道上打敲，還有我的病的心也合了拍，用了激昂的調子，叩着他狹小的住家的胸壁。

我應該將自己紹介給讀者了。我是一個裝着一隻木腳的年青人。你們大約要說，我是模仿迭更司(Dickens)仿那錫拉思威格(Silas Wegg 小說 Our murtual friend (1) 中的一個人物)那裝着木腳的著作家的罷？不然，我並不模仿他，我委實是一個少年的殘兵。不多久之前，我纔成了這樣的……

註一　我們彼此的朋友

丁——當丁——當

丁——當丁——當鐘是先玩了他那嚴肅悲哀的「主呵，你慈

悲」於是打一下……纔一點鐘！到天明還須七點鐘！這烏黑的夜滿着溼漉漉的雪，這纔消失了去，讓出灰色的白晝的地位來。我還是回家去罷？我不知道：其實在我是全不在意的。我不能睡一刻覺。

在春天，我也一樣的愛在這埠頭上黯夜來往的逍遙，唉唉，那是怎樣的夜呵！有什麼比得他們呢！這全不是用了他那異樣的，昏暗的天穹和大顆的星，將眼光到處跟着我們的，南國的芬芳的夜。這里是一切都光明，都清爽。斑斕的天是寒冷而且美觀。那麼本上載着的『薇夜的夜紅』將東北兩面染成金紅；空氣又新鮮，又尖利；涅跋的水搖動着，傲岸而有光，並且將他的微波軟軟的拍着埠頭的岸石。而且在這河岸上站着我……而且在我的臂膊上支着一個姑娘……而且這姑娘……

阿阿，和善的讀者！為什麼我來鬧了首，對你們訴說起我的傷痛來呢？但這樣的是可憐的跋氣的人心。倘者這受了傷，便對着凡有什麼遇到的都跳動，想尋到一點慰安，然而尋不到。這却是完全容易瞭然的。誰還要一隻衔的沒有修補的轆子呢？各人都願意竭力的拋開——愈遠就愈好。

當我在這年的春天和瑪沙(Masha)，確是世間所有一切瑪沙們中最好的一個的伊相識的時候，我的心還用不着來修補。我和伊相識便在這埠頭，只是那時卻沒有現在這般寒冷。我那時並非一隻木腳，却是真的，長得好好的腳，正如現在還生在左側的一般。我全體很像樣，自然並不是，現在似的，什麼一隻蹩腳。這是一句粗蠢話，但現在教我怎麼說呢……并且我這樣的和伊相識了。這事出現得很簡單：我在那里走，伊也正在那里走。（我現在並非一個洛泰理阿（二）或者還不如說先前並不是，因為我現在有一段木樁了。）我不知道，有什麼激刺了我，我便說起話來。最先自然是說這些，說我並不屬於不要臉的一流之類；尤其是說這些，說我有着純潔的志向之類之類。我的良善的臉相（現在是一條很深的皺紋橫亙了鼻梁了，一條陰鬱的皺）使這姑娘安了心：我伴瑪沙到鑄船街，一直到伊的家裏。伊是從伊的老祖母那里回來的，那老人住在夏公園，伊天天去訪問，讀小說給老人聽，這可憐的老祖母是瞎的。

註二　Lothario是英國人羅(Nicholas Rowe 1674-1718)所作悲劇美的懺悔者(Fair Penitent)中的人物。一個放縱而善於誘惑的放蕩少年。

現在這老祖母是故去了。這年裏很死了許多人，並非單是老祖母們。我也幾乎死，我老實說。但我撑住了。一個人能擔多少苦惱呢？

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 • • • •

了不得！瑪沙命令我做英雄，而因此我應該進軍隊去……

十字軍時代已經過去：騎士是消滅了。但假如親愛的女人對你說：『這里的這指環——便是我！』便將這擲在大猛火的烈燄裏，即使這在大火海，我們看來，宛如法庚(Feigin)的水車的火災一般，你不也想錯進去，去取出這東西來麼？

『阿呀，這是怎樣一個古怪的人呵，』我聽到你們回答說，『我一定不去取這指環。決計不。人可以認賠，給伊買一個十倍價錢的指環。伊於是說，這並不是那原來的，却是極值錢的指環麼？我永不會相信呢。唉，不然，我却並不同你們的高見。你們所愛的女人，這麼辦，也許可以的。你們一定是幾百張股票的股東，而且，恐怕是，也還是拼開大商號的東家，所以能夠滿足那不論怎樣的慾望。你們或者還預定了一種外國雜誌，在那里供自己的娛樂罷。

想來，你們該經驗過你們孩子時代的事情的罷，一個飛蛾怎樣的撲進火裏去？那時這很使你們喜歡，當飛蛾發着抖，仰臥的拍着燒焦的翅子的時候。你們以爲這很有趣；然而你們終於將這飛蛾弄碎了。這可憐的東西便得了救。——唉，唉，懇切的讀者呵，倘你們也能夠這樣的消滅我，我的苦惱也就得了收場了。

• • • • •

瑪沙是一個不尋常的姑娘。人宣告了戰爭的時候，伊恍忽了好幾日，而且少開口；我沒有方法使伊快活起來。

『你聽哪，』有一日伊說，『你是一個貴重名譽的人罷？』

『我可以承認，』我回答說。

『貴重名譽的人們是言行一致的，你是贊成戰爭的：現在你應該打仗去了。』

伊鎖了雙眉，並且用伊的小手使勁的握了我的手。

我只是看定了瑪沙，說道，『是的。』

『倘你回來，我做你的妻，』這是伊在車站上告別的話。『你回來呵！』

我含淚了，幾乎要失聲。然而我竭力熬住，並且尋到了回答瑪沙的力量：『你記着，瑪沙，貴重名譽的人們是……』

『言行一致的。』伊結束了這句話。

我末次將伊抱在胸前，於是跳進列車裏面了。

我雖然體了瑪沙的意志去戰爭，但對於祖國也體面的盡了我的義務。我勇敢的經過了羅馬尼亞，在塵埃和暴雨裏，酷熱和寒冷

裏。我折節的嚼那『口糧』的餅干。和土耳其人第一次接觸的時候，我並沒有怕；我得了十字勳章而且陞到少尉。第二回交鋒有一點什麼炸開了；我跌倒了。呻吟……煙霧……白罩衫和血汙的手的醫生……看護婦……從膝髁下切下來的我的有着青斑的脚……這一切我都似乎過在夜夢裏。一列掛着舒適的弔牀的傷兵車，在優雅的大道姑的看護之下，將我運到聖彼得堡去了。

假如人以兩隻脚離開這都市，而以一隻脚和一段木橛回來，這可是很不尋常了，我想。

人送我進病院去。這是七月間。我託人，向住址官去查瑪利亞(註三)伊凡諾夫那(Marya Iwanovna) G 的住址，那好心的看護手，是一個兵，將這通知我了。伊還是住在那地方呢，在區船街！……

註三　即瑪沙。

我寫一封信，第二封，第三封——沒有回信。我的和善的讀者呵，我將這些都告訴你們了，自然，你們不相信我。這是怎麼的不像真實的故事呵！你們說，一個武士和一個狡猾的負心人——這古老的，古老的故事。我的聰明的讀者呵，相信我，我之外，有着許多這樣的武士哩。

• • • • •

人終於給我裝好了木造的脚，我現在可以自己去探訪，什麼是我的瑪沙的沈默的原因了。我坐車直到區船街，於是我跳上那走不完的階級去。八個月之前我怎樣的飛上這里的呵！——竟也到了門口了。我帶了風暴似的心跳而且幾乎失了意識的去叩門……門後面聽腳步響；那老使女亞孚陀却(Avdotja)給我開了門，我沒有聽到伊的歡喜的叫喊，却一徑跑（假如人用了種類不同的脚也能跑）進客廳裏。

『瑪沙！』

伊不單是一個人：緊傍伊坐着很遠的親戚，是一個極漂亮的年青的男人，和我同時畢了大學的業，而且等候着很好的差使的。他們兩個很懇切的招待我（大半因爲我的木脚罷）然而兩個都很喫驚，并且慌張得可怕。十五分鐘之後我全明白了。

我不願妨害他們的幸福——你們一定不信我；我會說這一切不過是純粹的小說罷了。那麼，誰肯將他那所愛的姑娘，這麼便宜的付給什麼一個粗魯人，一個精獰的少年呢，你們明察……

第一，他不是一個粗魯，精獰的少年；第二，——那麼，我告訴你們，只有這第二條是你們不會懂的，因爲你不信現在這道德和正義的存在。你將以爲與其一人的不幸，倒不如三人的不幸。聰明的讀

者，你們不相信我麼？那是不相信的！

• • • • •

前天是結婚日；我是相禮的。我在婚儀時，威嚴的做完了我的職務，其時正是那我在世上最寶貴的物事飛到別一個的心中。瑪沙時常惱惱的看我，伊的男人對我也極不安的注意的招呼。婚儀也愉快的完成了。大家都喝香賓酒。伊的德國親戚們大叫『Hoch！(好冠冕)』而且稱我為『Der Russische Held(俄羅斯的英雄。)』瑪沙和伊的男人是路德派。

『哈』聰明的讀者說，『英雄先生，你看你怎樣的將自己告發了？你何以定要用路德教呢？只因為十二月中沒有正教的結婚罷了！這是全個的理由和說明，全篇的故事是純粹的造作。』

請你隨意想，親愛的讀者呵，這在我是全不在意的。然而倘使你們和我在這樣十二月的夜裏沿着宮城的埠頭走，倘使你們聽到風暴和鐘聲，我的木腳的敲擊，我的病的心的大聲的鼓動——那你們就會相信我罷……

丁——當！丁——當！鐘樂打了四點鐘。這是回到家裏，自己倒在孤單冰冷的牀上去睡覺的時候了，『Au revoir(再會)』讀者！

迦爾洵(Vsevold Michailovitsh Garshin 1855-1888)生於南俄，是一個甲騎兵官的兒子，少時學醫，卻又因腦病廢學了。他本具博愛的性情，也早有文學的趣味；俄土開戰，便自願從軍，以受別人所受的痛苦，已而將經驗和思想發表在小說裏，是有名的四日和屠頭。他後來到彼得堡，在大學聽文學的講義，又發表許多小說，其一便是這一篇很短的傳奇。於是他又旅行各地，訪問許多的文人，而尤受託爾斯泰的影響，其時作品之有名的便是紅花。然而迦爾洵的腦病終於加重了，入狂人院之後，從高樓自投而下，以三十三歲的盛年去世了。

這篇在迦爾洵的著作中，是很富於滑稽的之一，但仍然是酸辛的諧笑。他那非戰與自己犧牲的思想，也寫得非常之分明。但英雄裝了木腳，而勸人出戰者卻一無所損，也還只是人世的常情，至於『與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這精神，卻往往只見於斯拉夫文人的著作，則實在令人不能不驚異於這民族的偉大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附記。



盲嗎

印度 台峨爾 作 (續)

哲生 譯

四

我們兩個人乏味呆板的過了許多時候，一天居然有事情發生，來打破這單調的岑寂：我丈夫的姑母來探望我們了。

她察瞎以後，開口就說：『婸娛！你不幸瞎了眼，這是很可憐的。不過你爲什麽要把你的苦痛，加到你丈夫的身上去呢？你該教他重娶才是呀！』

她說了，大家都很難過的有好些時不開口。倘若我的丈夫能說幾句稽滑的話，把她混過去了，此事便可輕輕的放過。但是他竟欲言又吐的吶吶說道：『你真這樣想嗎？真的嗎？姑母！你不要這樣說罷！』

他的姑母彷彿要求我的同意，對我說道：『婸娛：我錯了嗎？』

我冷笑道：『我想你還是同一個更精於扶擇的人去商量一下才好？扒手要扒人家的東西，他決不致向那被扒的人，要求許可的。』

她諂笑的答道；『你很不錯，亞平奈須，我的愛呀！讓我們到幽靜的場所去商量一下，你的意思怎樣？』

過了幾天，我的丈夫問她有沒有門第清高點的女孩兒，可以到我們家裏來幫助我做家庭瑣事。那時我也同在一起，他明知我用不着什麼人來幫我的，所以我一言不發。

『啊！這些人成堆的多得很哩。』他的姑母答道；『我的表弟有一個女兒，正到待嫁的年紀了。她正是你意中所想的一個好女孩兒，要是你肯做她的丈夫，她家正求之不得哩。』

他半吞半吐的笑聲又來了。他說『不過我是決不說起婚事的。』

他不能不以爲這事是合理的，他只是心神擾擾的一言不發。他去了以後，我一個人被關在這瞎眼的大門之中，呼着上帝祈禱道：『上帝呵！教教我的丈夫！』

過了幾天有一日我祈禱以後，從神龕中出來。他的姑母把我的兩手很用力的捏住。她說：『媧娥那天所說的女孩兒，如今已經來了。她的名字叫西曇琴，她很想見見你，西瑪，快來見見你的阿姊。』

我的丈夫此時也走進房裏來。他一見這陌生的女孩兒，裝出很驚異的樣子，似乎要逡巡退去。不想他的姑母說道：『我的愛呀！你跑什麼，你不必跑開的。看！這就是我表弟的女兒，來探望你的。西瑪，你向他鞠躬呀！』

彷彿很是驚異不定的樣子；他於是有搭沒搭的問她什麼時候來的，什麼樣來的，爲什麼來的，以及其他許多不相干的發問。

此中奧妙，我早已知道了。我就捏着西曇琴的手，引她到我的房裏。我輕輕的摸她的臉臂和頭髮。我猜她大約有十五歲了，確是很美很美的。

我撫摩她臉上的時候，她縱聲大笑道：『什麼？你做什麼呀？你不是要對我行催眠術嗎？』

這樣金鈴玉磬般的笑聲，直把隔在我們兩人間的一片黑雲，掃除淨盡。我就展開我的右手，去挽住她的頸子，說道：『可愛的人呀！我是在那裏想法要看見你呢。』說時，我又用左手去摸她溫柔的臉。

她又大笑道：『要想法看我嗎？我莫非是一個長在你園中的柔心嗎？要四面撫摸過，才知道我有怎樣的柔嫩。』

我忽然想到她不知道我是雙目失明的，於是我就說道：『妹妹呀！我是個瞎眼呢。』

她這時就默然無語。我彷彿見她那滿貯着驚奇的兩隻大眼，閃閃的看着我的臉。我知道她兩眼中飽含着憐憫之心。她深思煩悶了好一回，對我說道：『現在我知道了，你的丈夫要他的姑母到這裏來住，就爲着這個緣故。』

我答道：『那決不是的，你猜錯了。他並沒有邀請她，她是自己來的。』

西曇琴笑着道：『這真是我的姑母了，不受人家的邀請，自己到這裏來，這怕不大好罷！但是她現在已經來了。告訴你罷，你要她走開，恐怕不容易。』

於是她又默然停止，看她很有點憂煩不定。

她問道：『不過我的父親爲什麼送我到這裏來呢？你可以告訴我嗎？』

我們正在那裏談天的當兒，姑母進來了。西曼琴對她說：『姑母，你想在幾時回家去呢？』

姑母很不安的回道：『什麼話！我從沒見過像你這樣不安靜的人。我們纔到這裏，就要問我回家的日子！』

西曼琴說：『這屋是你的近親的，你果然沒有關係。不過教我怎樣呢？我明白告訴你罷，我是不能在這裏停留的。』於是她把我的手執着說道：『你想怎麼樣？』我把她擁在我的胸前，但是一言不說。姑母這時大覺困難，她覺這事不易制御了。所以她提議，她要和她的姪女一同出去洗澡。

但是西曼琴卻只依依在我的身邊說：『我們倆一同出去。』姑母怕硬拉她，反生抗拒，所以也沒法可想。

正走向河沿去時，西曼琴問我：『你爲什麼沒有兒女？』

我被她問得喫了一驚，我答道：『我怎麼可告訴你呢？我的上帝不給我兒女，這便是理由。』

『不不！這不好算理由！』西曼琴很快的答道。『你恐怕犯下了罪孽罷！你看姑母，她一個兒女也沒有，這只爲她有點罪惡在她的心中。但是你的心中有什麼罪惡呢？』

這一番話，直刺我心。我對於罪惡一個問題，簡直找不出解決的方法來。我長歎一聲，默默的在我靈魂中說道：『我的上帝！你知道這個理由。』

西曼琴喊道：『你爲什麼發此長歎，我從沒有人感動我像這樣深切。』

是時她的笑聲直橫過河的那面去。

五

從此以後，我的丈夫就不能安心職務。這地方有人來請他，他一概辭卻。正在診病的時候，忽然不顧病人，放手走去，甚至只做了一半的手續也都不管。以前他只在午餐和晚上的時候才進裏邊來。現在只爲着姑母一點痛癢不適的小事體，他就要一天到晚探望她許多次。我只要聽到姑母高聲的呼喊，叫西曼琴遞茶送水，我就知道他在她的房裏了。初時西曼琴還肯依着她的吩咐去做，後來她竟一概拒絕。

於是姑母不得不很愛憐的曼聲叫『西瑪西瑪西曼琴』但是她只是很可憐似的依守着我不走。我知她有一種恐懼悲慘的情

懷，使她默然不語。有時她慌慌張張的奔向我這裏來避，彷彿被獵的小獸一般，却又不知道來的是什麼東西。

在這當兒，我的兄弟從加爾加答來望我。我知道他的觀察力是很敏銳的，他的判斷力是很強的。我怕我的丈夫不免要爲難了。我知他難逃這一場的審問，所以我裝出歡喜不禁的樣子，高聲咕嘍，希望把這眞情掩過。但是我又怕做過了頭。我做這事，是很不自然的。

我的丈夫這時歷歷碌碌的很是忙亂，問我的兄弟要逗留幾天。他起初還只是不耐而已，後來竟是傻客了。我的兄弟忍無可忍，只得與辭。臨走時，他把手放在我的頭上，有好許多時。我覺他的手有點顫動的樣子，又覺他眼中垂淚。他是默默的在那裏替我祝福。

我記得這時正是四月間的晚上，是一個市集的日子。趕市的剛正還家，天空中大有風雨將來的意思；溼地的息味，風中的水氣，到處都是。我在房中要是只有我一人獨坐，是向來不點燈的，怕燈火把我的衣服燒着。所以我此時就在這黑暗的房中地板上坐着，禱告我這瞎眼世界中的上帝。

我喊道：『上帝啊！你的臉掩蔽着我不能見你，我是個瞎眼的。我現在緊握着這心的破舵，手也幾乎淌血了。這樣的大風大浪，教我如何擋當得住。上帝呀！你究竟要試我到幾時去呀！』

我正伏在牀架上，抽噎不已；忽然覺得床架動了一動，接着西曼琴到我的身旁了。她抱着我的頸子，默默的替我揩拭眼淚。我不知道她爲什麼這樣夜深還在我的房中侍候着。她既不問我，也不說話，只是把她冰冷的手，放在我的額上，和我接了一個吻，竟自去了。

第二天，西曼琴在我的面前對姑母說：『如果你要在這裏，你就住着，我却是不能的。我要同我們的家僕回家去了。』

姑母教她不必獨自回去，因爲她也要預備動身了。說着，她笑嘻嘻的從絨布袋裏拿出一隻滿裝著珍珠的戒指來說：

『西瑪！你看這戒指多麼美麗！這是亞平奈須送給你的。』

西曼琴從她的手上一抓，便把這戒指奪了過來。答道：『姑母！你看我瞄準的本領好不好。』說着，早把這戒指擲向窗外的水池中去了。

姑母這時又是驚惶，又是着急，手足奮張，直像一隻野豬。她回轉身來執着我的手，一疊連聲的叫着：『嫻娛！你萬萬不可把這孩子的惡作劇，告訴你的丈夫一字也不可說。倘使說了，我眞要煩惱得可怕呢。』

我勸她不必着急，我決不從我的唇上吐露出一字半句到他的

跟前去，

第二天，西曼琴要回家去了，動身以前，她抱着我說道：『最愛的！把我記在你的心上，不要忘了我。』

我用手反覆的摸她的臉說道：『妹妹放心！盲人是有長久的記憶的。』

我捧着她的頭，在她的髮上額前接吻。這時我的世界，頓然失色。一切美麗的巧笑和那溫柔的情趣，從前依依在我身旁的，如今因西曼琴一去，竟也丟下我去了。我張着兩臂，四處摸索，想找尋還有什麼東西遺留在我這荒寂的世界中。

過了一刻，我的丈夫進來，裝作他們去了頓覺清爽的樣子。但是做作過度，終難掩蓋。口中又怨着說因姑母的緣故，荒廢了他的業務。

以前的時候，我們兩人間只有瞎眼的一層障礙，現在卻又加了一層——就是關於西曼琴身上大家不說出的情緒。他雖刻意裝作毫不關心的態度，我卻深知他是有意於她的。

這時正是五月，一天早晨，女僕進房來問我：『河岸上紛亂的不知預備什麼東西？主人要到那裏去呀？』

我知道有緊急的事情發生了，不過對女僕卻只說不知道。女僕不敢根究下去，她長嘆一聲去了。

這晚，我的丈夫進來說：『我要應診到鄉間去，明天清早就要動身，大概要三兩天才能回家。』

我即刻從床上起來，立在他的面前，高聲喊道：『你為什麼對我撒謊？』

他吶吶的說：『什麼！——我對你撒什麼謊呀？』

我說：『你正預備去結婚呢！』

他至此便無言可答，房中悄沒聲兒的有許多時；還是我來破這沈寂，因喊道：『請你老老實實的回我說是的。』

他於是答道，『是的。』那發聲好像細弱的回音。

我喊得愈響了，我說：『不！我決不許你如此！我將救你出這可怕的罪惡！倘我不能救你，我如何可算是你的妻子？我又何須崇拜我這上帝？』

這時屋內生硬寂寞，簡直像石子一般。我倒身地上，抱着我丈夫的膝蓋，問他：『我做了什麼了？我缺了什麼東西？請你真真實實的告訴我！你為什麼要另娶妻子？』

我的丈夫緩緩的說道：『我告訴你真情罷！我不過怕你被閉在黑暗的堅牢中，使我無路可入。你已經不是我的妻子，你成了我最

敬畏的上帝。我不能伴着你一處過活，我要另娶一個婦人——一個尋常的婦人。她須是由我叱責，由我哄騙，由我辱罵的。』

啊！我的心開了！看呀！我不是這個卻是什麼！——一個尋常的婦人？我出嫁的時候，我正是這樣的一個女孩子——一個只知信仰崇拜的女孩子。

那時我說些什麼，也都記不起了。『我只記得說如果我真是你的妻子，上帝在上，你決不容造這惡孽，我決不許你背棄你的誓言。在你犯這瀆神之罪以前，或者我成一個寡婦，或者讓那西曼琴身死。』

我覺在地板上昏暈過去了，蘇醒轉來時，房中還是黑暗，窗外的鳥聲也寂寂的。我的丈夫已經走了。

這天，我終日坐在神座前默禱。晚上狂風大雨，雷電交作，把屋子都吹得動搖。這時我匐匍在神座前，明知丈夫此時正在中途遇着危險，我卻不替他請求上帝來救護他。我只是禱，不論在我身上有什麼事發生，我只希望我的丈夫能免脫這重罪惡。

一夜過去了，第二天，我仍是終日坐着默禱。晚上，聽得扣門的聲音很響，有人破門而入，見我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就把我攜到房裏去了。

蘇醒之後，聽得耳畔有人低低的叫道：『姊姊！』仔細一察，纔知我臥在房中，頭枕在西曼琴的膝上，我的頭轉側時，忽聽得她衣裳綷縩之聲，原來她正穿着新婚的衣服。

阿！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祈禱終不能得你的垂聽，我的丈夫終免不了墮落。西曼琴低垂着頭，很甜蜜似的向我耳語道：『姊姊！最親愛的！我是來請求你替我們的婚姻祝福的！』

初時我全身僵硬，直同一顆樹榦，觸了電一般。良久良久，我才坐起來，含着沈痛，勉强說道：『我爲什麼不應祝福你呢？你是沒有做錯了什麼。』

西曼琴只是甜蜜的笑，她說：『錯嗎！你嫁的時候，你是正當的！現在我嫁了，你卻說我錯！』

她笑，我也試作含笑去答應她。我心頭自語說：『我的新禱，不是世上最後的東西，他自有他的意志。任這些打擊到我的頭上來罷！只不要傷了我對上帝的希望忠誠。』

西曼琴匐匍着觸着我的足。我說：『願你快樂，願你享受幸福。』

但是西曼琴仍不能滿意於我的祝詞，她說：『最愛的姊姊！單祝福我是不夠的，你須使我們的快樂完整，你須以你聖潔的雙手，來迎我的丈夫到你家裏來。讓我去領了他來罷。』

我說：『很好，你去領了他來。』

過了一刻，聽得有很熟的脚步聲進來了。接着，就聽見問：『媧嫫，你在那裏？』

我大吃一驚，伏在地上喊道：『綖綖！』

西曼琴此時笑聲大縱，問我：『還只是稱他阿哥？眞是沒意思！你現在是應稱他弟弟了。你應當小弟一般的撫弄他了。因爲他已娶了我，我就是你的妹妹。』

我至此才會悟過來，我的丈夫已從大罪中被救，他是不曾墮落！

我向來知道綖綖是決計不打算娶親的了；自從母親死後，更沒人去催促他。但是現在因了他的妹妹的緣故，竟使他娶親了。

我簡直喜歡得流淚，那淚直流到我的面頰，我要想止他也止不住。綖綖用手撫摩我的頭髮，西曼琴抱着我只是癡笑。

這一夜，我睡在床上很不寧，渴望我丈夫回來。我簡直不能想像他如何能忍受這羞慚和失望的震撼。

將過半夜，我的房門慢慢的開了。我就起身靜聽，知道來的正是丈夫的脚步聲。此時我的心驟狂跳不已。他到我的床前，執着我的手說道：『你的綖綖已從毀敗中救我出來了。我因被一時的昏狂，一步步來着向下，我直昏得排解不脫。當我上船的時候，我負罪的深重，惟有上帝知我，我在半河中遇了大風雨，滿天佈得黑沈沈的。我慌極了，我把我心中的秘密抑下，才得從糾纏難解的結子中，把我的生命解救出來。我到馬塞千時，得到一個消息，這消息直能放我自由，就是你的兄弟娶了西曼琴。此時我心中的歡喜羞慚，也不能盡情告你。於是我趕忙上船，在這自己默示的時候，我只知伴你，以外別無快樂。你眞是一個天人！』

我此時一邊笑着，一邊又是哭着，我說：『不不！我不願做一個天人，我只不過是你的妻子，我只不過是一個尋常的婦人。』

第二天，小村上吹着海螺的聲，很是歡愉。却沒有人知道這一夜的瘋狂，幾乎把一切失去了。

這篇原名眼光(Nision)，我現在把他變成了發問的口氣。這樣譯法，我自知不對。不過從這問號上，我彷彿在沈默樸訥之中，看出赤熱的愛來。我就想來宣傳這一類的愛。譯者附記。



愛之更生

美國 Helen Nesbitt 作　小青譯

密司安納的住屋，位置在山脚下，又靜寂，又安適，全谷中的房屋，實在沒有一所及得上他。那屋是石造的，式制已古，但在古舊之中，却仍保持他的雅潔和莊重，真和屋主人有同一的態度。在這石屋之中，除了屋主人密司安納，還有一個管家婦賽雷的母親，和她的兒子小賽雷。小賽雷已經十八歲了，也能穀自食其力。他除掉替密司安納駕車以外，別的如餧雞，放牛，和擠牛乳等的職務，也都是他管的。此外還有一個伴侶，就是她一隻鍾愛的犬鐵琪。鐵琪雖不會說話，却很能體會他主人的意思。有時密司立在石屋面前，向着衡山的斜陽，微微含笑，鐵琪總跟在她的後面，一同領略晚景。或者密司在書室裏讀報，他必躺在她的椅旁，不時的伸爪昂頭，好似替密司解寂一般。

石屋的位置，既在這幽靜的處所，客人的蹤跡，實在很稀少的。但每天早晨有一個送報的老郵差，却總風雨無間的來扣石屋的關。有時天氣晴溫，密司常凭在窗上，等待那郵差到來。

密司安納雖然耽於安逸，然而她並不曾忘情於社會。但觀她讀報的時候，最先着眼的，總是關於社交的新聞，便是明證。她讀報的功課，從來沒有間斷，所以數年以來，對於社會上一般人的姓名，非常熟悉；然而一般人對她，恐怕沒有一個人知道罷。

一天，她正執着斯葆根日報誦讀，一行一行的瀏覽過去，都是些社交新聞。她讀過了一版，又注視到別一版上，忽有一段新聞，一接觸她的目光，竟使她直跳起來。那新聞是很簡短的，就是紀載密昔司斯密芬拉特已請了康克林和喬耳遜兩個律師，替她預備離婚的手續。

這一個新聞，實在使密司安納驚駭極了。她不但驚跳，還有一種

既怪的聲音，也不知不覺的從喉嚨中衝冒出來。那時鐵琪正做他的早夢，一聽他主人奇怪的聲音，立刻昂起頭來，豎直了兩隻耳朵，瞧他的主人。密司安納又作驚詫的聲音，自言自語道：『這事不會有的！這事一定不會有的！』

鐵琪為了他主人的聲音，又瞧瞧她的目光，仍舊注在報紙上面。他便覺得主人的說話，和他沒有相干；所以他打了一個欠伸，又立起來旋了一個圓圈，重新躺下。這時密司安納的眼光，好似受了吸力，釘在那簡短顯明的新聞之上。不一會，忽有一股酸淚，突的從她的眼眶裏迸湧出來；於是前塵往事，一層一層的在她的腦室中映出來了。

當斯蒂芬拉特十五歲生日的一天，他的母親特地為他開了一個兒童茶會，並且請了許多親友鄰居，同來聚樂。那時密司安納也在被請之列，這是她和斯蒂芬拉特第一次見面。這茶會終止的時候，斯蒂芬的母親，把預會的兒童，攝了一張圖影，分贈來客。那張圖影，不但有那剛毅俊秀的小主人，還有一個美麗活潑的女孩子，叫做麥琦蕾挨寧的，也覺得非常可愛。這兩個孩子，不知什麼緣故，覺引動了密司安納的愛心，常使她念念不忘。所以從此以後，她雖不能時常和這兩個孩子見面，然而間接的信息，她總十分注意。有時報紙上面，紀着關於他們倆的新聞，或是印着他們倆的圖影，她必要將他裁剪下來，和那最先的茶會圖影一同保存。後來她特製了一隻銀鑲的小盒，專為搜集關於斯蒂芬拉特和麥琦蕾挨寧二人的紀載或圖影之用。數年以來，銀鑲盒中的材料，也逐漸加增，差不多要滿了。那盒中最重要的消息，如麥琦蕾往喬治城的學校裏去；斯蒂芬在耶魯大學裏超過運動成績的標準；更有一次，他們倆乘着暑假的餘暇，約會到斯傑根來遊憩。

密司安納不但時時注意二人的行動，而且還希望他們倆能成一對夫婦，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的挂念着。

後來忽然有一種意外的消息，傳到密司安納的耳中，真使她喜不自勝。原來斯蒂芬和麥琦蕾二人，已經成婚了。當密司安納從報紙上翦下那結婚圖影，放入她銀鑲小盒的時候，不由的出聲歡呼，眼眶裏面，也不覺淚珠迸濺；一種驚喜的情狀，實在使鐵琪駭怪莫名。

此刻密司安納見了這條新聞之後，彷彿着魔似的。她的態度竟頓時改觀。她從前到了傍晚時候，總要在石屋面前閒立一回，或者一時高興，還要去助小賽雷引雞雛們歸窠。那一天，她却只是兀坐在書室裏面，不走出來；這實在使小賽雷覺得詫異，而且鐵琪也大

失所望。到了晚餐時分，小賽雷的母親做好了香馥馥的新麥的麵包，滿望得幾句主人的獎譽，不料密司安納嘗進了一片，便即吩咐移去，似乎她不但不覺得那麵包的芬香可口，却還有些厭惡的神氣。

第二天的清早，密司安納的起身，比較日光從地平線上昇的時候還早。但瞧她憔悴的倦眼，和慘淡的面容，便可知道她夜來實在沒有合眼的機會。因她當酬報的時候，激着一腔熱愛，決意要干涉二人的離婚。但這事實在是過分的。她既不是他們的親戚，平時也絕不往來，只憑她一人的私愛，竟把那一男一女，看作她的親子一般，這一種偏面的私愛，他們倆豈能承認？即使承認，她可有權干涉他們的婚姻麼？密司安納想到這裏，也不能不自笑其癡。然而她愛那二人，深切極了。所以她躊躇了一夜，那一股熱誠的愛力，到底戰勝了她的理性。一早起來，她又把昨日的意志堅定了一下。早餐過後，她就教小賽雷僱着汽車，送她往火車站去。

密司安納在火車上的時候，她的理性，忽然又衝動了一次。她自言自語的說道：『你不是一個老蠢物麼？你有什麼權力，來干涉我們的事？你今天到來，我們除了把你攆出之外，實在沒有別的方法接待你！』她一面想着，一面忽覺得手足冰冷，頭腦也一陣一陣的

發熱。忽然嗚的一聲，火車已到了斯傑根站。密司安納心底裏一種特異的愛力，經這一聲，重新熱炙起來。因此，她便抱着那腔熱愛，一切不顧，毅然決然的從火車上下來，趨向斯蒂芬拉特家去。

密司脫拉特住在一條小巷的盡端。他的居屋，四周都圍着花木，地位幽靜，絕沒有近市塵囂的氣象。密司安納是從來不曾枉爲過的。此刻到得那裏，略略向屋宇瞻望了一下，便一直走上石階，仗着勇氣，伸手去掣那門鈴。這時她又禁不住躊躇起來，深恐那應門的使女問她來由，她却真沒有回答的說話。

她正自思忖，大門開處，忽見一個豐姿的少婦。那少婦的面貌，本是很端莊靜婉的，但這時櫻唇緊閉，並不見一絲笑容，柔媚的日光，也似含着無限的愁緒。密司安納略一端相，忽把頭點了一點，彷彿記憶了什麼。

她很急促的問道：『你可不就是斯蒂芬拉特的妻子麼？你往日不是喚做麥琦甞挨寨的麼？我愛，我要和你談話，我還要見斯蒂芬——我說我還要見你的丈夫，他可是也在這裏麼？』

密昔司拉特聽了那些突如其來的問句，一時真不知怎樣答覆。她向密司安納打量了一下，忽又回頭向着書室的門口瞟了一眼。原來那書室裏面，她的丈夫和兩個律師，正在那裏談判。此刻忽聽

得脚步聲響，又見他探頭出來，似乎也要瞧瞧來客是誰。

她一見斯蒂芬立在書室門口，便作簡短語答道：『正是密司脫拉特也在這裏。』

話還沒完，密司安納已一眼瞧見斯蒂芬，不禁失聲驚呼道：『呀，你在這裏了！』說着，拉了密昔司拉特的手，直奔向書室門口而來。她說道：『我要見你！我要見你們二人！』接着，忽見書室裏面，還有兩個男子。她把驚駭的目光注着他們，他們便也緩緩的踱出室來。密司安納定了一定神，便望着兩人中一個年紀較大的人很懇切的說道：『我要見他們二人！你們如果沒有萬分緊急的事，可否請你們寬待一刻。須知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今天還須回去。現在我要和他們密談幾句！』

那二人聽了密司安納的陳請，究不知爲了她言詞的懇切，或爲了她驚慌的顏色的緣故，竟引起了他們的同情。他們都點了點頭，那年長的便糊糊應諾。

密司安納等他們走出書室之後，便引了拉特夫婦一同進去，順手把門關上。

那時夫婦倆見了密司安納奇特的舉動，大家面面相覷，莫名其妙。密司安納也呆瞧着他們，似乎一時說不出話來。她數年以來，忽喜忽憂，只爲着這對面的二人。她爲他們籌慮，她爲他們希望！自從得到惡耗之後，她爲他們失眠了一夜，又爲他們破曉奔波。然而這種種情形，只出於她偏面的私愛！他們可能體會麼？

她瞧了半晌，又把手在胸口撫摩了一會，突的發言道：『坐下來！』他們受了她的命令，果然不知不覺的坐下了。

這時她的蔚藍的眼睛，愈見得晶瑩澄澈。接着又開口道：『你們聽着，我今天到這裏來；就要知照你們，你們斷不可破壞我數年來爲你們所抱的希望！你們實在沒有知道你們想要幹什麼事，但我卻知道的。我斷不許你們有這一回事！你們不要憂悶。我並不是瘋狂。不過我昨夜沒有睡眠，直到此刻，也沒有進一些東西。我所以這樣，就怕你們不讓我進來，或者把我當作發瘋的人，譏笑我的行爲！但是現在我顧不得許多了！我只能將我所要說的話說給你們聽罷了！』

她把她的手囊提了起來，從囊中摸出一隻鑲銀子的小盒子來。她大聲道：『你們瞧罷！這裏面有你們一生的歷史呢！』

他們果然向那盒子瞅了一眼，又互相瞧了一下。但他們實在摸不着她的用意。

密司安納立刻將那盒蓋開了，取出那張斯蒂芬生日的茶會圖

影。

她指着說道：『這是我第一張保存的圖影。那時我一見了你們兩人的容貌，說也奇怪，心底裏便發出一種濟愛，要想把你們作爲螟蛉子女；須知我雖終身守閨，又住在那幽僻的石屋裏面，但那親子的愛，我是一樣有的！不但一樣，也許因着我孤居的緣故，比人家更加深切一點，只是你們不會知道罷了。我數年以來，爲着你們關心禱告，又爲你們希望未來的幸福，凡關於你們二人的圖影或紀事，我一一都搜存在這裏。你們瞧罷，這又是一張！』

密昔司拉特一見那圖，不禁失聲喊道：『呀，斯蒂芬，你瞧！這一張圖，不是塔點跌在河裏的那一天攝的麼？你救了她起來，她反抱怨你太遲。你可記得這一回事麼？』

斯蒂芬答道：『記得的，那就是我們一同到斯葆根山去避暑時的事情。』

密昔司拉特又翻過一張道：『你瞧這一張！這是你得勝了游速艇的神態。你不是說過那一天是你生平最得意的一天麼？』

他答道：『不錯，但那天你從卜脫倫回來，特地來瞧我們比賽，我恰巧勝了，所以分外得意。』

『正是，我往卜脫倫去，就爲了參預龐亞斯的婚禮。』

『是啊，我記得龐亞斯有一個表兄，當時你不是和他很要好的麼？』

『哼！那時你也曾這樣說過的，直到他結婚以後，你纔閉口。』

『呀，麥琦當，這是你在喬治城畢業的日子。你可記得那天有許多同學向你祝賀麼？』

『那裏是祝賀，簡直是調笑罷哩，這就因他們見你攜了車子來接我的緣故。』

他們倆這樣一張一張的翻閱下去，在不知不覺之間，竟把已往的情景，像活動影戲似的，一幕一幕的在眼面前湧現出來。他們的思想和精神，既都爲着已往的歡境所籠罩，他們的情緒，也自然而然的改變了趨向。等到他們把銀盒子裏的圖影和紀載披閱完畢，他們只是低垂了頭，默默地坐着，沒有一句話說。密司安納見了這副神情，向着他們微微的笑了一笑，這一笑之中，實含着滿眶的淚花和無量的熱愛。

她對他們說道：『你們現在可明白了麼？我昨天在報上得了那不幸的信息之後，實使我非常驚駭。我曾對自己說道：「他們實在沒有了解他們所要幹的是什麼一回事，他們把已往的事情都忘懷了；對於未來的情境，卻並不曾計慮一下，」你們現在想必可以

覺悟了你們的思想實在是錯誤的。我雖不知道你們啓釁的緣由爲了什麼，但你們都應該知道夫婦之間，不能不有一種諒解。須知世間沒有完全的人，即使小有錯失，也應得彼此諒解纔是。』說到這裏，她轉向斯蒂芬道：『假使她偶然發怒……』

斯蒂芬急忙搶言道：『呀，密司——這不是她的過失！這全是我的不是！』

麥琦蕾忽也開言道：『斯蒂芬，你不必替我分過，這都是我偏執的緣故！』說時，她的聲音已帶着哽咽。

斯蒂芬也嗚咽着分辯道：『麥琦蕾，你不要這樣說！我現在都明白了！』密司安納見了這種情形，又不禁笑了一笑。

她說道：『呀，你們不要爭辯了，照我的意見，你們倆都應得責幾下手心纔是呀，我愛，你們須知道我幾年來對於你們的愛心和希望怎樣的大！現在我的愛心和希望幸而不致破壞，我心中的快樂，眞是說不出啊！』

正當這時，門上忽有輕輕的彈指聲，這就是那兩個律師告辭的表示。原來他們已知道在這小室裏面，可愛的神重復降臨，法律二字，已和他們絕對沒有關係了。

那天的傍晚，小賽雷所坐的汽車裏面，除了他的主人以外，還載着兩個少年男女，分坐在密司安納的左右，說說笑笑，很是高興。那汽車從火車站開駛，穿過了山谷，直趨石屋。山谷中的人一見，大家都詫異起來。接着他們又彼此點頭會意，彷彿說道：『呀，從此以後，石屋的主人不至於再患寂寞；石屋中的景象，也不會像從前那麼清冷幽悽了。』

音樂 英國 Shelley 作

殘紅譯

音樂，當那嬌嫋餘音沈寂了的時候，
還在記憶裏邊顫動着——
芬芳，當那清香的紫羅蘭凋謝了的時候，
還在他們刺戟起來的感覺中間存留着。

薔薇葉子，當那薔薇花落了的時候，
堆積在最可愛的牀上；
所以你的思想，當你死了的時候，
愛的自身只是微倦。

名作擧要

沛爾根

瑙威易卜生原作

幼彤

易卜生為近代著名劇作家，其所作娜拉，國民公敵，社會棟梁，海上夫人等劇，早經我國譯出。此處所介紹的沛爾根，也是易卜生最著名的劇本。借神怪的事實，描寫瑙威國民的劣根性，其痛斥社會的地方，更是淋漓盡致。現在用小說的體裁，摘譯大要，想來定可邀愛讀易民作品者的歡迎的。

一

當十九世紀的初期，瑙威某處偏僻的山村裏，有一個人，叫做拉姍斯根。他家世代豪富，但傳到他的手裏，却把金錢當水一般的揮霍，一味耽情游晏，恣意奢華。不上幾十年，把所有的家私蕩盡，他自己便也撒手歸天。死後單剩他的亡妻阿寨和一個兒子沛爾根，相依為活。沛爾根的天資，原也伶俐，年紀還不到二十歲，可是他沒有振興家業的心思，任他門窗破壞，牆壁倒塌，田地荒蕪，債如山積，概不過問。他却只曉得每天到山野中打獵，或和朋友們飲酒作樂，有時更常常和人家爭鬥。他母親從沛爾幼小的時候，常常同他講些國內所通行的神話和妖怪的故事，沛爾也很喜歡聽。因此他便有一種空想，自己想去做那怪誕中所說不可思議的冒險。只是沛爾做事，除了空想，更沒有一點勇氣和決心，雖然他的朋友，譏笑他沒有意氣，他母親也經常當面責備他沒有心肝，但他却常常對他們誇

口，說自己將來定要有呼風喚雨飛翔空中的本領，爲王作帝，騎着高頭大馬，使人家都見了喫驚。至於他家裏的貧苦，他却一點沒有想到，只顧自己快樂逍遙的過活能了。

離沛爾家不遠，有一處叫海格斯塔特的地方，有一個富農，他的女兒名叫英格利，却不知有什麼緣分，很是想念沛爾。她父親雖然頑固，因爲年紀老了，愛女心切，所以女兒出嘗要嫁給沛爾，也不十分阻止。沛爾的母親，已經曉得這一回事，心下非常歡喜，以爲沛爾若得娶英格利做個妻子，一定可以得到不少的土地財寶，但沛爾自己只顧到山間去打獵，那裏留心到這些事。後來阿塞忽然聽得海格斯塔特人傳說，英格利不久就要嫁給馬斯烏安，心中很是懊惱，怨那沛爾沒福。這幾天沛爾正出外打獵，不在家中，直到有人傳說英格利要在明日結婚的那一天，他因爲獵不着什麼東西，把衣服弄得個破碎汚穢，纔回到家裏來。他母親一見了他，把幾天裏積着的怨恨，都發洩出來，嘮嘮叨叨的罵道：『英格利這樣的愛慕你，你也該曉得。倘使你早點向她求婚，一定可以成功，我們的幸福，也便跟着來了。我正在替歡喜，那知你却絲毫不管，專去做那無益的游玩，現在她已經要嫁別人了，我們祇得白白的看人家享福，』沛爾一聽這話，也不管衣服的破碎汚穢，便立卽要到海格斯塔特去，他說：『母親，我今朝便到海格斯塔特去求婚好嗎？』他母親道：『癡兒！你到了海格斯塔特反覺傷心罷了。』他說：『這是什麼意思？』她歎了一口氣道：『要曉得一失時機，不論什麼事都不會成功，現在英格利已經許給馬斯烏安，明天就要舉行婚禮了！』他道：『這個不妨，我便在今夜到那裏去。』說罷，急急忙忙的向海格斯塔特而去。

英格利的家，是在山邊一條路旁，屋外築着圍牆，庭宇廣大。沛爾今夜一心要會英格利，便來到她家牆外，偷偷的向裏面張望。這時他們家中，正設着喜宴，堂前聚集了許多男女賓客，來的還陸續不絕。沛爾心下遲疑，不敢進去；心想還不如回去的好，但又轉念，若是白白回去，這裏認得我的賓客，怕日後要冷笑我。他這樣的想來想去，不能決定，祇得隱身在屋旁的草叢中，仰頭看那天上的行雲，作種種的空想；忽然聽得有赴宴的賓客過來，一個男子聲音的說道：『他的父親是個酒徒，他的母親也老了。』同來的一個女子聲音說道：『那個青年，眞是一無所取。』沛爾聽了這話，料定他們在嘲笑自己，非常羞慚。原來那個女子，平日本很看不起沛爾的，現在又一眼見他躲在草叢裏面，便和他同來的朋友，盡情的嘲笑他。

這時裏面飲酒方酣，青年男女，便在庭前綠草地上，握着手跳舞

起來。像這樣歡樂的酒席，在牆外偷看的人，怎樣忍耐得住。沛爾到了此時，突然闖入歡宴的庭中，做一個不速之客，口中並且大喚道：『我也要和諸位女士同舞呢』但是這許多女子，却沒一個肯和他談話；男子見他走近，便也截住了談鋒。

沛爾正自慚愧，忽然門首又進來一個少女，隨了她的父母和一個幼兒。沛爾見她生得美麗，便走近她說道：『你肯同我跳舞嗎？』那女郎稟明了父母，纔應許他。但是問起姓名，曉得是沛爾，竟大驚失色，叫聲阿呀，便託辭避開。這個女子名叫沙維格，住在離這裏稍遠的漢台爾地方。

這時飲酒的賓客，却很熱鬧的行樂，但總不見新娘出來。新郎馬斯很是性急，心想英格利不知躲在什麼地方，便獨自一人尋去。後來見她躲在倉屋裏面，門戶牢牢的鎖着。馬斯在門外叫她誘她，終不肯出來。馬斯沒法，只得去懇求她的父母。但是她父母也沒有法子，反說這門應得由馬斯親手去開。弄得個馬斯束手無策。這時賓客當中幾個青年，因爲沛爾受人家冷眼看待，見他慚愧的面色，正在笑得痛快；便又打算想法子來作弄他，硬叫沛爾飲酒，等沛爾大醉之後，他們看他那種可笑的神氣，更覺發笑，圍在他的旁邊，說種種俏皮話嘲笑他。有的問他說：『沛爾，我平日聽得你曉得各種魔術，這是真的嗎？』沛爾很得意的說：『我能彀騎着天馬，疾風一般自由自在的在空中游行；此外還有種種的魔術，不可勝數。』衆人都大聲呵罵他，他却正色說道：『你們不要性急，我可以立刻試給你們看。』恰好新郎馬斯過來，聽了沛爾的話，便對他說道：『你真個能在空中飛行嗎？』沛爾答道：『自然，我是空中飛行的能手。』『那麼，你也有醫簑嗎？』他毅然的道：『怎麼沒有。』於是馬斯走近沛爾，低聲說道：『我那新娘，現躲在那邊的倉屋裏面，牢鎖着門，不肯出來，你可以用你的魔術把她帶出來嗎？』沛爾這纔曉得英格利在倉屋裏面，心下歡喜，滿口應允道：『好，我便把那新娘帶出，你也一同去罷。』說着，他們兩人到倉庫那裏去了。

果然沛爾將英格利從倉屋中喚出。但他一見英格利出來，便把她背上，不往衆人叢集的前庭，竟從後門逃到山路去了。馬斯攔他不住，急忙來通知衆人，等到他們曉得，『拐逃』『惡漢』的喊起來時，那沛爾已像黃鶴飛去一般，連影兒都不見了。

二

沛爾根帶英格利進了深山，這一夜，便露宿草上。但這原是因着酒興和一時的氣忿不過，纔有這一回事。到了第二天早上，沛爾很

是後悔不及，心想這事已經犯了重罪，再也不能見人。便決定獨自一人入山隱居，對那英格利說道：『請你從此歸家，我要獨自入深山去了。』英格利驟然聽到這樣無情的話，深深的嘆一口氣說道：『你騙我到了這裏，怎好把我丟棄，這樣沒情呢！還不如和我一同回到海格斯塔特去罷。我可以和你永永團聚，你也可以得着不少的富貴榮譽。同我歸去罷。』可是她雖這樣的哀求他，他却更加無情，說道：『不要多說，我要把我這些可怕的犯罪事情一概忘却。除了你，我另外還有一個最心愛的人，現在用不着你，快回去罷。』英格利這纔哭着下山歸家去了。

沛爾根於是再從山路上去，忽然聽到後面有許多人的喊聲，回頭一看，知是海格斯塔特來追的人，有的帶着槍，有的拿着棍棒，正向他這邊過來。沛爾一見大驚，盡力的向深山逃奔，這時也不顧死活，脚踏樹根，手攀石角，只顧一重一重的行去，到了天晚，却已走到那人跡永永不到的倫特山的深奧了。合抱大樹，蒼鬱的叢生着，除了四圍樹上的鳥聲風聲，更沒有別的聲響。遠近都是戴雪的山峯，在日光中映射着，他見了這個景色，髣髴從前故事裏說的仙境一般，這時似夢非夢，癡癡的向前走去，自以為世間最快樂的人了。行過山路轉角，忽見一個瘦弱的女子，身上穿着綠色的衣服，在前面行走。沛爾從後面看去，甚是美麗。等她轉過身來，更是嬌態橫生，脈脈含情。他便情不自禁的說道：『你肯做我的妻子嗎？如果肯答應，我斷不教你做那績布紡絲的賤業。凡是你心裏喜歡的，都可以替你辦到。因為我是王子，我的母親是王后阿塞，我的相貌又這樣美麗，你定可以認得的。』那女子答道：『我是倫特深山中特烏萊王的女兒，不要冲犯了我的父王。他發怒時，連山都會分裂呢。』沛爾也不肯退讓，便各自誇起口來。這個說道：『我母親一叱，衆山不敢發聲。』那個答道：『我那父王能把參天的樹木，一脚踢倒。』這個又說：『我母親能在射箭一般快的流水上面，安安穩穩的過去。』那個問道：『你現在為什麼穿的這般破爛，不着華美的衣服呢？』他答道：『這衣服在我看來很是華美。』她道：『我平常着的衣服，有黃金和綢緞的光。』他道：『在我的眼中，無非是些破布爛草。』她又說道：『你要曉得，凡住在這倫特山的，所有的物件，都具有兩個形式。若是你到我父王的宮殿裏去，在你看來，會變成破陋的石洞，其實是金碧輝煌的宮殿。』他答道：『我們的習慣也正是這樣。我們的黃金，你定會當做瓦屑；我們的綢緞，你定要當做襤褸。』他們兩人正說得入港，忽然來了一隻大豬，頭上帶着繮繩，背上有敝舊的鞍轡，他們二人便騎着，同到她父王的宮殿。

原來她是瑙威山裏山鬼的女兒，她父親是倫特山的山鬼王。這時沛爾根到山鬼王的宮殿，鬼王曉得有一個喜歡做他女壻的靑年男子到來，便命把他帶到面前。沛爾過來見年老的鬼王，坐在正中略高的座內，左右排列着許多山鬼的屬。王注視了沛爾好久，看他體格很健，容貌也不卑賤；却有一個缺點，便是他的頭只有一個。因爲山鬼是應該有三個頭的，但近來一個頭的逐漸多起來，兩個頭的也很少見了。他轉過頭自念道，現在我女兒也只有一個頭，自然難怪這個靑年了。於是他便向沛爾說道：『你很愛我的女兒，這話眞的嗎？』沛爾恭恭敬敬的答道：『我確實愛她，并且想得點領地，好給她買脂粉。』鬼王道：『好，我在世時，把我領土的一半給你，死後更把別的一半也一併給你，但你一入此地，此後再也不能出去，并且不准再想倫特山以外的事情。你肯立下誓嗎？』他答道：『這是很容易的。』王便對他說道：『那麼，我要試試你的智慧。先問你，山鬼和人有什麼差別？』沛爾答道：『山鬼和人，都是強者傲慢，弱者諂媚，沒有什麼不同的。』鬼王道：『你的話原也有理。但山鬼和人間還有顯然不同的一點：人常說祇顧自己，我們山鬼却說祇顧我的現在。你若和我們同居，這話該牢牢記着。』說畢，把一隻稀怪酒的杯子，遞給沛爾，說要使他知道山鬼日常的心得。沛爾初時不肯喫，後來想到入鄉應該從俗，便一口氣飲下。鬼王又說山鬼須有尾巴，叫沛爾剖破衣裳的後幅，裝一個尾巴上去。這却不能使他允許，便恨恨的說道：『這眞使人類變成獸類了，我怎麼忍得作這種愚笨的舉動呢？』但據鬼王說，這也是山鬼習慣，不好推却，而且照理上說，沛爾身上應該裝一條黃色的尾巴。沛爾終於不得已依從了。於是鬼王很是歡喜，稱他是馴良的靑年。沛爾接着問王道：『我對於基督教的信仰，也必須拋棄嗎？』鬼王答道：『這倒不妨，和山鬼同居，只要服裝起居等外觀上相同就好。你的心中，雖有我們所怕的一種信仰，只要外面上不現出來，我也不責備你的。』這樣，沛爾見鬼王的禮節，總算完畢了，

一天，鬼王款待沛爾，鬼王的公主們，在宮殿中開了音樂舞蹈會。那奏樂的音，好像牛鳴，舞蹈的足，好像石板上亂踏的豬蹄，好不討厭。但沛爾也還忍耐的靜聽着。這時鬼王偷覷沛爾的面上，見他果眞沒有人的形狀，很是歡喜。但那個給沛爾做妻子的公主，她的舞蹈，却更是討厭，沛爾看了，畢竟現出憎惡她的顏色來。不料被鬼王覺察，顚了顚頭，立刻喊左右把擱在机上的刀拿來，捏在手中，對沛爾說道：『人的邪心，都在他的兩眼裏，現在我把你的左眼，刮倒一下，使你所見的事物，和從前相反，一到你的眼裏，都會變成美麗。你

的有眼却須捨去。這樣你便可以免除許多的不幸和痛苦。因爲你的眼中，藏着淚的泉源，和苦的種子呵。」說時，把刀向他一閃。沛爾大驚，苦苦哀求道：「大王啊！我因爲希望大王的公主和領土，所以忍耐着胸中的苦惱，奉承大王的命令。但一時的苦惱還可以忍耐，若是傷了眼目，永遠帶着殘疾，不能歸還人間了。這事請寬恕罷。」鬼王見不依，便大怒道：「騙了我的愛女，這時却不從我的命令，這個罪惡却饒不得。」當時喝令左右，快把他打死，自己起身進裏面去了。這時便有許多山鬼，奉了王的命令，擁到沛爾面前。沛爾竭力抗拒，想尋路出去；那知四面門窗，却關得密不通風，早被許多山鬼，趕上一步，爬在沛爾背上，來挖他的眼珠。沛爾大呼救命。忽然聽到遠遠的鐘聲，原來已經天明了。這許多山鬼，都亂竄的喊道：「啊，晨鐘鳴了！」趕忙四散奔逃，那宮殿也倏忽不見了。

三

沛爾在山中行走，沒有歸家，每日在森林中砍樹，造了一所小屋，一個人靜悄悄的住下。一天傍晚，他照常用許多大樹，擱在門口，防那山鬼和盜賊。忽然雪路上有一個女子，穿了雪靴，用掛肩遮着頭面，一路過來。口中說道：「沛爾呵，你太辛苦了。快開了木柵邀我進去罷！」沛爾一看，原來就是那天喜宴席上所見的涉維格。沛爾自從見她之後，非常想她，涉維格也深慕沛爾，現在竟拋棄了她父母和她的愛妹，不怕深山的雪路，尋到此地。她把他當作天地間唯一的人，想靠着他度歡樂的日子。沛爾問過來由，却還不敢相信，他說：「我是個有罪的人，住在這裏，沒有相識，而且我這間房子，這樣的壞，我雖然從那天見面之後，鎮日整夜的想你，但我終不敢留你在這裏。」但涉維格却說，「我若是嫌憎這個，便再也不來了。」於是沛爾非常歡喜，教涉維格傍火取煖，自己便拿了一柄斧，想出門去砍些柴來。

他出了門走不多遠，却見森林中來了一個身穿破碎的綠衣，臉上衰老的女子，帶了個跛腳的醜童子，上前說道：「沛爾根呵！你爲什麼遠去了許多年，永不回來呢？」沛爾一看，原來是那鬼王的公主，却故意說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般的人。」她道：「你難道忘了和我父王飲酒的那一夜嗎？你看，這個孩子，便是因爲你豬皮般的醜惡，所以纔有這副容貌，這孩子的跛足，也是因爲你心肝已經殘廢的緣故。」沛爾高聲大罵，急忙後退。那女子却哭着道：「沛爾根啊！你當初見我的時候，我的容貌很是美麗，現在這樣憔悴了。你忍心嗎？你如果肯把那住在門內的女郎逐出，心裏不再想她，我

仍可以立刻恢復我從前的美貌的。請你快去做罷！」沛爾見她糾纏不去，便舉手要打。她道：『我是不怕打的，倘若你不肯依我，此後每天夜裏，我要立在此處；如果見了你和她並坐着說笑，我也要坐在你的身旁，分些這個樂趣給我。』說罷，帶着小孩進森林裏去了。

沛爾見這惡女去後，心裏忽然發生種種感想：在涉維格沒來以前，他本想娶一個王女，做一國之王，但這個空想，却爲了一個怪女，完全消失。空想既然不能實現，自身又犯了大罪，不能免除。現在家中更有美人等着，一生快樂的世界，正將從此開始，怎能忍心拋棄？卽使山鬼的話，不是眞實，自己的罪孽，又怎樣消釋？忽然記起今宵是歡樂的一夜，想抑制這可惡的妄想，但妄想反像潮一般的湧上來。這時涉維格正站在門口探望，見沛爾立着，很喜歡的喊道：『快轉來罷！』沛爾答道：『還有一捆很重的，我想去拿回來，請你再等一等。』她道：『我同你去扛回來罷！』沛爾答道：『還是我一人去好。』他留住了涉維格，獨自向森林那邊走去，不知怎的忽然下了個決心，竟回到他故鄉母親的家裏去了。

他母親正臥病在牀，不上幾天，竟死在牀上。沛爾本來不打算在本鄉久居，便把家事托鄰人照管，第二天他便坐着船出瑙威國去了，

（次號完結）

別離

Francis Jammes 作　宋春舫譯

彼得離開家鄉的時候是祇有十八歲。

他走的那天，他的母親是有病躺在床上，臥房裏四圍的牆壁，都是用綠油漆的，上面掛了一張他父親的小照。這張小照，是用銅版寫影法印成的。還有幾根孔雀毛插在一個花瓶裏。一只擺鐘上面，有保羅和威金尼的像，那個鐘的短針，恰好指在三句鐘上。

院子裏是他祖父的墳，上面還有一顆無花菓樹。花園裏是有他未婚妻的幾朵玫瑰花和幾株梨樹。

*　*　*　*　*

彼得到異鄉謀生去了，他在那個地方，所見的無非是黑人，鸚鵡，橡樹，糖漿，熱病，與毒蛇。

他在那邊住了三十年。

*　*　*　*　*

有一天，他回家裏來了，那個綠油的房間，早已變成白色了。他的母親，是早死去的了。他父親的小照，早已不在那裏了。孔雀毛和花瓶，也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一件俗不可耐的東西，放在原來那個鐘的所在。

院子裏那顆無花菓樹的底下，有幾個破碎的碟子，一隻有病的母雞。

花園裏有的是玫瑰花和梨樹……還有一個老婦人。

這個老婦人是誰呢？那個做小說的却沒有告訴我！（晨報）



童話

安琪兒

丹麥　安徒生　作

趙景深

『不拘那個好孩子死的時候，上帝的一個安琪兒，要下到人間，把死孩子抱在懷裏，張開他的白翅膀，領着小孩飛過和他親近的各地。安琪兒又採了一束鮮花，拿到仁慈的上帝面前，這些花朵在天上開放，比在地上還要艷麗。花若是創造主所愛的，便可聽見一種聲音，花要和祝福的安琪兒同聲唱和。』

上帝的安琪兒這樣說的時候，正領着一個死孩子到天上去，小孩子聽他說話，好像做夢，他們一同飛過那小孩子玩過的許多地方，他們還飛過花園，裏面開滿了可愛的花。安琪兒問道：『我們該採那一朵花栽在天上呢？』

那裏有一朵美而且嫩的玫瑰，但被惡人刺破了梗，所以全樹的枝和半開的大花蕾，都已凋落，垂到地上。小孩子便說：『可憐的樹喲！我們採他罷。他可以在天上仁慈的上帝面前重行開花。』

安琪兒採了他，又和小孩接吻，他的眼兒半開着。他們採了許多花園裏的艷花，但他們也採那路旁的金盞菊和堇花。

孩子說：『我們現在花已採夠了：』安琪兒似乎允許，但他還不飛到天上去。

夜間很是沉寂；他們在村旁停了片刻，又飛過一條狹窄黑暗的街道，那裏散播着草灰，碎屑，和各種的垃圾；在雜亂之中安琪兒手指着一個舊花盆的碎片和盆上落下的一塊土，土和碎片間，有草根牽着，那花早已謝了。這朵花不中人看，因此拋在街上。

安琪兒說：『我們要採這花伴我們同行，飛的時候，我還要說關於這花的故事給你聽。』

他們飛翔，安琪兒就說了下面的話：

『在那窄街的一端，小地窖裏，住着一個貧苦的病孩，他早年就纏綿在牀褥上，有時他可以扶着拐杖在小屋裏走幾轉，但最多也不過如此罷了。有時夏天的陽光，透過他的小窗，倘遇着他坐起，覺得暖和的太陽照在他的上面，能看見他細弱的手上，照得鮮紅，他就要說：「今天我出遊了！」鄰家的孩子，將樺樹的新枝給他，他拿來放在頭頂上，以爲這便是快樂的樹林，和春天的新綠，又幻想着他是在樺樹蔭下，享受那鳥聲和陽光。

『有一天是春日，鄰家孩子給他幾株野花，有一株是連根的，所以把他放在花盆裏，擱在牀邊的窗前，小心培植。他就滋生起來，抽出新枝條，每年開花；這好像就是苦孩子的花園——他土裏的珍寶。他灌他，看護他，留心那射進小窗的一線日光，叫他落在花上。花的淡色和香氣，沉醉在他的夢裏，他臨死的時候，手頻頻翻弄着花。那時上帝把他賦去了。這孩子和花親近了一年，現在花謝人亡，花就被拋到街心的垃圾裏。這花就是我們現在手裏拿着的花，這朵可憐凋落的花，給小孩許多快樂，比那些王后花園的大花要好得多。』

小孩——就是那安琪兒要引他上天國的小孩——說道：『你怎能知道得如此詳細呢？』

安琪兒說：『我怎能知道？我自己就是那病孩，扶了拐杖走路的。我難道不知我自己的花麼？』那時小孩張大了眼睛，看着安琪兒美麗鮮明的容貌——同時他們已到天上。

死孩子得了白的翅膀，和安琪兒一樣，手攜手的一同翺翔。一個聲音，給那可憐凋落的野花，花便也和安琪兒環繞着上帝唱。有些靠近上帝，有些成一個大圈，遠遠張開以至無限但是祝福都是一樣。

安琪兒，好孩子，和那拋在暗窄的街道垃圾裏的野花，都高聲同唱。



第二幕

第二場　門外

（舞台的幕作兩扇極大的門，上面有扁平的窩形竪着。這門是舊的，厚的，重的，用鐵門和鐵釘牢牢的鍵着。門的中央有一具可怕的鎖。）

（仙人和鐵鐵耳進場。鐵鐵耳的肩上背着一隻空袋。）

仙人　這便是守財虜的門。

鐵鐵耳　我心愛的人們在那裏？

仙人　在我的宮中，她們在那裏很平安的等你……快去快回。

鐵鐵耳　命運怎麼樣？我想他要永不離開我嗎？

仙人　不錯；那是很奇妙的，但我們不必跟他這是他自己的事；他並不是少不得的。

鐵鐵耳　你帶我同去見守財虜嗎？

仙人　不，最好你單獨去見他……你不會害怕，是嗎？

鐵鐵耳　一點不怕；但是我不曉得該怎樣做。

仙人　這是很簡單的事：你到了那裏，就旋轉這藍寶石，他就會把你所需要的給你。

鐵鐵耳　他不會攻打我嗎？你曉得我是沒有武器的。

仙人　不會不會，他很歡喜幫助人家的。

鐵鐵耳　我怎樣進去？沒有門鈴，也沒有門環，我打這門嗎？

仙人　不要這樣？否則便給他一種暗示；使他變成不可馴服了。……但這也是很簡單的事。我用我的仙棒，觸這大鎖；這門就要向左右兩邊滑開；在他還沒有覺到之前，你立刻到了那裏，就是洞窟的中央。你一到那裏，可在旁靜候片時，看他把玩金錢，這或者也能使你喜歡去看；而且這也很奇，定能使你有趣味。等你看夠了，就旋轉這藍寶石，由左邊走向穹門的牆，你就能立刻溜入他的洞窟裏，一點聲息也沒有。……看呀！這門快要不見了！我要由這裏走去哩！……（她用仙棒觸動大鎖。）

第三場　守財虜之洞穴

（重大的門由中央漸漸向左右滑開，倏忽不見，現出守財虜洞窟的全部，這是一個很大的洞窟，有低矮的拱門，裏面堆着許多滿盛金，銀，銅各種錢幣的大袋，只有昏暗的燭光照着。鐵鐵耳隱匿在黑暗的一隅。守財虜是一個尖鼻的老人，鬍鬚雪白，髮長而少，穿着一件汚穢襤褸的衣服。地板上鋪一塊舊地氈，三個滿盛金錢的袋，放在一旁。）

守財虜　今天我要把這三袋的金錢再數一數。我前回的核算也許有錯。有三魯易遺失了。三魯易就是六十法郎，在全數六十萬之中，不能缺少這個數目的。一個人心裏有了這種的憂慮，夜間很不容易睡熟。這三個袋，每個該裝滿二十萬法郎，第一袋和第二袋都是二十法郎的魯易，祇有第三袋是十法郎的魯易。我要先把這些錢倒在地氈上，看這可愛的錢堆。……（他把第一袋的錢倒在地氈上。）這些金錢多麼光亮，多麼光亮！……他們有這麼多咧！……當你看見這些金錢自己溜出來，幾乎不能相信他能彀同進一袋去！……再傾別一個……這一袋是滿貯十法郎的魯易……（他倒第二袋。）他們也像大魯易那樣可愛……他們不過年紀輕些，有這許多……現在且看第三袋……（他倒第三袋。有幾枚滾出地氈上。他投身在地上去捕捉他們，）唔，唔，唔，小孩子！……這不可以！……你們不該這樣跑的！……你們要自己隱匿起來嗎？要到那裏去？你們曉得沒有別的地方像家裏這樣好嗎？……想這樣的由你父親身旁跑去嗎？我永想不到你們是這樣呵！這一邊，小孩，這一邊，至愛的。這一邊來，我美麗的！回來這堆裏，回到這搖籃裏，那麼你就要幸福了！（他拾起比別的滾去更遠的金錢。）不要再這樣，你：你往往想跑；你是

一個小混蛋，你做出不好的榜樣來。求我的赦免，不然，我要責備你。要把你頭一個先用出去；我要把你給一個乞丐，你聽見嗎？……（吻之）不，不，我不過是哄你的。……喂喂，不要哭罷！我不過嚇嚇你罷了。……我仍舊是愛你，但是你別再這樣跑！……這裏，這裏，這裏，他們都在這裏，一齊環繞在我面前。……這要用兩禮拜的工夫去數他們，而且稱他們的重量在我的天平裏。……有這麼多，有這麼多啊！他們多美麗咧！……他們每個我都認識，我能夠呼他們的名字……他們要用十二萬不同的名字；而且每個名字代表一種寶貝！……（他在金錢之中滾下去，）我喜歡看他們聚在一塊嗣！……啊，這是多麼穩適的脉搦！一個人和許多女兒在一處，多麼快樂！……因為他們都是我的女兒：我帮他們來到這世界裏；我養育他們，保護他們免去損害，撫摩他們，餵養他們；我知道他們的歷史，他們也有給我苦痛的，但是這些都忘記了：他們愛我，我愛他們，而且我們永遠不離開咧！……唔，幸福是一件多好的東西！……（他兩手滿握着金錢，使金錢在心上滑下來，一會又放在前額和鬍鬚裏，有時作快樂的嘆聲，不久還嘆聲漸漸地和歡喜的喘聲相混雜。突然間他聳起肩膀，動身跳起來，他想好像聽見一種聲音，）這是什麼聲音？……誰在那裏？……（自己相信的樣子。）沒有，沒有，沒有什麼……沒有一個人敢……（他看見鐵鐵耳，大喊。）一個賊！……一個賊！……一個賊！……你在這裏！……你在這裏！……（他怒氣勃勃握着兩手向鐵鐵耳衝來，鐵鐵耳立即跳開，急忙旋轉藍寶石。守財虜停住。他心內的競爭像很猛的過了一會兒，他的兩手垂下來，他的臉有光彩現出，失了那種冷酷的狀態。他好像從惡夢中覺醒，要從前額搜索以前的夢境。他注視那散落在地氈上的金錢，現出驚詫的神色，用脚踢開金錢，好像不曉得這是什麼東西，以後用很沉靜和藹的聲音向鐵鐵耳說。）

守財虜　也許是你來提醒我。……你怎樣來到這裏？……你來做什麼？……

鐵鐵耳　我來要請你借給我一點錢。……我曉得，我要一些錢去尋覓我的新娘。……

守財虜　你有盛錢的東西嗎？

鐵鐵耳　我帶有這個袋。

守財虜　我很喜歡把錢裝在這袋裏給你；但是我警告你，這金錢是很重的，恐怕你力氣太小。

鐵鐵耳　你把你以為相當的重量放進去。

守財虜　（把金錢放入袋裏。）你肯幫我嗎？……我們要把這袋滿滿的裝着，再看

看怎樣。……若使太重了，我們很容易把他減輕些。……

鐵鐵耳　啊，你給我太多了，我不用這許多！……你不是一個守財虜，像他們對我說的嗎？

守財虜　我？我不是。爲什麼我要成爲守財虜？……我只有幾禮拜生存在世界，不必需要什麼東西。……我不能喫些東西；我只呷水。

鐵鐵耳　當我進來的時候，你爲什麼躺在你的金錢上面，吻他，而且用親愛的名字呼他呢？你好像崇拜這金錢。

守財虜　啊，我不曉得呵；這金錢使我喜歡。當年老的時候，他盡力娛悅我。……但這不是我所做的。以前的事，只是一種夢境。我剛想着與前極不相同的事。……許多人到我的年紀都這樣的；他們不是你平常所看見的那樣；他們也不是往往做他們的事；一個人生活這種種夢境中，和異的事是不相關涉的。……但是這不是解釋這些事情給你聽的時候。……喂，你的袋滿了。你能夠舉起來嗎？

鐵鐵耳　（盡力一舉。）不能，實在的，這是太重了。……拿一點出來罷。……

守財虜　（倒出半袋。）我敢說，這更好得多了。

鐵鐵耳　啊，看呀，你把他都倒出來了！……所剩的怕不夠用。……我應該再放些進去。……

守財虜　我說，現在你不是要成爲一個守財虜嗎？

鐵鐵耳　不是，但我不曉得有再來這裏的機會沒有。……只要你幫我舉起這袋，放在我的肩膀上。……

守財虜　（幫他舉起布袋，）現在好了！

鐵鐵耳　（在重負之下顛頓着，）我說，金是多重呵！

守財虜　我難道不曉得嗎？……你是否要走很遠的路？

鐵鐵耳　我實在不能說。

守財虜　外面的天氣怎樣？

鐵鐵耳　今天是陽光燦爛的天氣。

守財虜　一個人在這裏想不到有這樣的天氣。……我從看見天色和青樹以後，有許多年了！……但是你在這麼的重負下面，不能呼吸了，可憐的童子！……來，和我接吻罷：不曉得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再見。……謝謝你給我快樂的光陰，更謝你來覺醒我。……我將盡力爲嚮，終我餘年。……

鐵鐵耳　那一方是出路？

守財虜　那一條路，我想。

（鐵鐵耳由拱門下面走出。這門立刻在他背後關了，他一個人單獨地立在那裏，在大門外黑暗之中。）

鐵鐵耳　這是黑暗……我是孤寂的……我在什麼地方？……我要走那裏去？

命運　（從黑影中現出，）這裏走！

鐵鐵耳　喂！是你在這裏嗎？我想你已經離開我了。……

命運　（握他的手，）我總在這裏。……我永不離開你的影子。……

鐵鐵耳　是，但是我要你別走得太快！……我的袋是非常的重。……倘若你不是這樣的催着我走，替我背這袋一會，我便很感激你。……

命運　我不是人的奴隸。……走，走，向前走罷！……

第四場　仙宮裏的密室

一間等候室或者儲藏室，裏面藏着母鵝故事（Mother Goose）裏所說許多重要的附屬物：森多拉的西瓜和玻璃拖鞋；紅色獵伴的餅乾和碗碟；大拇指的小石頭；河格女兒的金冠；睡美人的紡輪竿和蛇桶；巨人的七個相連的長靴；藍鬚的鎖鑰；銀籠裏的青鳥；還有掛在牆上加大司金的天色，月色，日色的各種衣服。這許多東西映在灰色的和不調勻的光線中，覺得十分光怪陸離。鐵鐵耳所認識的七個女郎，關在這屋子裏。在這同樣不雅觀的光線中，他們似乎沒有走進草舍時那樣美麗，而且他們似乎很疲困，不滿足，憂鬱的樣子，只有冪面的女郎，站在一邊，毅然不動，不受激刺。

巴林　他們帶我們到什麼地方？

洛沙利　我不曉得；但是我該說這不是一個使少年女郎等候的好地方。

巴林　是的，這好像貯藏雜物的房子，他們把家裏所有無用的雜物都堆在這裏。

洛沙利　（用手去觸各件蓋滿塵土的東西，）這是什麼？一個紡輪竿嗎？阿呀，這幹什麼用？……一個西瓜，一塊餅，一個舊碗，還有這許多！……一桶滿裝着死的鰻魚咧！唉，多麼不好的氣味！……這東西並不好好的貯存着？……還有許多被蒼蠅沾污的衣服咧！……至愛的，多可怕呵！……這是什麼地方？莫不是一個漁人的小舍，雜貨鋪，或者當鋪，或者竊賊的廚房嗎？這地方屬那一種的人？賊贓收藏人嗎？（又拔着一件更奇怪的衣服。）或者一個河登脫（Hottentat）的成衣匠嗎？

巴林　這裏沒有什麼東西有價值的：……除一把揹帶和一柄臍帶之外。

洛沙利　一個人也不能滿足。

巴林　而且沒有東西可坐，只有一條舊木櫈。……

洛沙利　但這是雕花的。呵！我愛；

巴林　是的，被塵土蓋住，像是雕花的。

洛沙利　把這塊可怕的破布給我，讓我拂拭一下。……

巴林　(殷勤而且獻媚。)等一等，小姐，我就拿……(她拿了一件月色的衣服，拂拭坐位。)現在，比較好些；只有一角是潔淨可坐的。

洛沙利　(坐下)我很疲倦呵！

巴林　(坐在她的身旁，)我也是這樣；我的腳是非常的痛。

洛沙利　(從她的眼鏡向四方觀望。)但是我所要知道的，是來到什麼地方？我的愛，我們闖入了一個圈套嗎？

巴林　這一羣人實在有點複雜，有磨房的女兒，有從旅館來的，有樵夫的……

洛沙利　不但這樣，其實，是偷木柴的……還有由荷米德橋邊來的乞食的女兒，前禮拜日我一個辨士都不給她。……至愛的，你該聽過她那種無禮討錢的方法！…

巴林　而且站在那一角永不轉動，永不說話，到處跟着我們的白色人形，是什麼東西？

洛沙利　就是那一大塊的泥土，那醜惡的骯髒的東西嗎？就是那一個像石膏的人嗎？

巴林　她好像有病的樣子。

洛沙利　她也許得着猶太的癩病，或者拉巴(Zanzibar)的瘟疫，或者孟買(Bombay)的霍亂。……我告訴你，我們要謹愼些：這許多病是容易傳染的。……

驚美　(很驚怯的來到櫈子旁。)我也要坐一坐，我是很疲倦。……

洛沙利　留心你身上是怎樣，小姐！……差不多像塵土一樣；我不願受麪粉的沾污。

露色莉　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我們現在是否轉鼻向着麪粉嗎？

洛沙利　我不是對你說話，姑娘。

露色莉　不，但我是對你說話。若使你沒有麪粉，你喫什麼麪包？

洛沙利　你最好還是告訴你的父親，把後屋的三季租錢還清。

露色莉　倘若你那老的守財虜祖父把那些地方修理好，他就還清他的租錢。我們前三年就要求他這樣做了。

巴林　難道你父親也因爲修理的事，阻止他不付賭戶的賬嗎？

露色莉　他欠你鋪子的賬嗎？

巴林　有六個月不見他付款了。

露色莉　他是等着你去付酒賬。

巴林　眞的等我嗎？你且等着，一年半載之後，或者我會錯走到你那齷齪的酒館來。

露色莉　不錯，但是你的父親，每星期日來的時候，並不這樣的嫌惜，等我們把他趕出，他已經醉得像死一般了。

洛沙利　不要對她去講話，我的愛；我們不

慣這樣的喧鬧。

露色莉　至於你，小妞，你故意做這樣矜貴的樣子，你只要去問你的父親——市長——城鎮裏錢箱的破洞，並不是齩鼠兒咬破，到底是誰鑽破的？

洛沙利　（怒極跳起）不是鼠兒咬破，你是什麼意思？

露色莉　我所說的，是村裏各個人所說的意思呵！……

洛沙莉　留心你所說的話；你敢再說。

露色莉　什麼，倘使我再說你便怎樣？你不必用你的狀態和尊貴來嚇我。

洛沙利　不要怕我的狀態和尊貴；我不久就要將我所要做的指示你。

露色莉　好罷，那麼我再說了。

洛沙利　（捺她的耳）你敢回答！……

（一時叫鬧紛亂起來了。露色莉和鶯美向巴林洛沙利衝來，密李和楂林沒法來分開這相打的人。羅面的女郎仍站在一隅，寂然不動，好像她不在場一般。她們互捺各人的面目，扭各人的髮，末後便大聲叫喊。那時鐵鐵耳剛從守財廟的洞裏回來，遠遠聽見她們在仙宮的一邊尖聲呼叫，便趕上來，驚愕不知所措。他光着頭半裸着身體，不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

鐵鐵耳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事？什麼事發生？一種偶然的事嗎？你們受傷嗎？你們幹什麼？

衆女郎　（一齊集在一處說。）這是她！…………不，不，這是洛沙利，她先開始！……我告訴你，這是她！……她侮辱我哩！……她捺我的耳朵哩！……她敢侮辱我的父親！…………她說我母親的壞話！……她說謊話！她說謊話！……她幾乎把我的耳捺下來了！……她用壓髮的針刺入我的嘴巴！……

（仙人進來，）

仙人　爲什麼，這是什麼事

鐵鐵耳　（茫然）我不曉得，夫人。我想她們也許是發狂了。當我離開她們的時候，她們是柔和可愛的。我幾乎不認識她們了！……看呀，看呀，她們和從前大不相同了！……洛沙利和巴林的眼睛發火，像悍婦一般；鶯美滿懷着怨恨；露色莉這般剛硬；楂林這般觸觝；密李的兩頰像火雞般紅。（眼淚滾下來，用手臂遮他的眼睛，像小孩子的哭，）我忍不得了！唉，我忍不得了！

仙人　但是，你這些孩子，這都是你自己的錯呵！

鐵鐵耳　我的錯？

仙人　當然是的，這是你的錯，……第一，你由什麼地方來？你的短衫和綠色的帽子丟在那裏？

鐵鐵耳　呀，夫人，我正忙着穿衣服，就是你叫我見祖先時須穿的絲袴和繡花短衫；

我剛纔套上，忽然聽到呼叫的聲音，趕忙丟了這些東西奔去，只見她們互相扭打，這個拔住那個的髮，那個抓傷這個的臉。

仙人　一種很有味的事呵！……這可以使你曉得當你沒有那顯露眞實的靈物時跟隨她們的情形。……我說這很不正當很不應該。……現在她們怎樣，你看不見她們，你不覺得嗎？

鐵鐵耳　她們怎樣，我看不見她們？……那麼我該怎樣看見她們呢？……

仙人　你應該永不看見她們。……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凡醜的東西都不是『眞』的，永遠不算眞，也永遠不成爲『眞』。

鐵鐵耳　那是很容易說；但是你總見你所見的。

仙人　當你見你所見的時候，你實在一點也沒有看見。……我已經同你說過，使世界進行的一切東西，不是你所看得見的。……這些事都不要緊；這不過是海洋上的泡沫罷了。……但是你要趕快去拿那藍寶石，我們要很深的再見她們的靈魂，她們心中的眞和她們生命的甘泉。……等着，你用不着躁急：我看見光明來了；她已經帶你的帽來了。

（光明進來，）

光明　鐵鐵耳，你好。

鐵鐵耳　（很親熱的投入她的兩臂裏。）啊，光明，光明，……這是我至愛的光明！……你從前在什麼地方？……從我末次見你以後，你幹些什麼？……我很想念你，而且時常探尋你哩！……

光明　我至愛的小鐵鐵耳！……我從沒有不看見你。……我常常引導你，撫慰你，親你，不過你不知道罷了。……但是我們要講眼前的事；今天我沒有時間；我只有一夜的工夫給你，有許多的事要辦哩。

（命運進來，）

命運　鐵鐵耳在那裏？

鐵鐵耳　在這裏。我並沒有躲起來。

命運　不錯，因爲躲也無用；沒有人能彀避過我的。……

鐵鐵耳　（看着他，生出驚愕的樣子，且作沉思狀。）但是，你遇着什麼事？……什麼事對你發生？你好像變小了許多咧！……你似乎沒有以前那麼高，那麼大了。……你不是有病嗎？是嗎？……

命運　（分明有退縮的樣子，）我？我永不變更，我常常是一樣的；我是難使的，無情的，不可傷害的，不可變易的，不受請求的，不可抵抗的，不可見的，頑固的，不可撤廢的！

鐵鐵耳　不錯，不錯，我所說的不過是……

仙人　（在鐵鐵耳身旁。）安靜些，你只要惱着他，他便脫手去了。……他和光明接近，光明能懕服他；他們永不能一致的。……

……（大聲）來，孩子們，時候到了。……鐵鐵耳，戴上你的帽子，旋轉這藍寶石；我們將要看見所過着的事物；有時這能影響到人們的心，有時影響到他們的思想，有時影響到他們周圍的事物，而且常常同時影響到這三方面；一個人不能預先說的。

（鐵鐵耳旋轉藍寶石。室中充滿着青色奇異的光線，使室內一切東西都美麗而且生動；母親故事的物品好像醒轉來了；紡車動了，織出金光燦爛的線；西瓜膨漲起來了，由各面浮起，發生光澤；青鳥發聲歌唱了；蛇桶裏起了水泡，現出花果，並湧起水來；月色和日色的衣服，閃動發光；室內的柱子和廊廡，都發出寶石的光輝。但是那一群的女郎，更有奇異的變態：她們的姿態幽靜，她們的眼光流動，微笑堆在她們的唇邊，她們的外衣，變成美麗光輝；又回復了她們的天眞，歡悅，和愛，柔美。

鐵鐵耳 說不出的快樂，祇是拍手，歡喜得迷迷糊糊的擁在她們中間，和她們接吻，或受她們的接吻，不曉得該聽從那一個纔是。）

鐵鐵耳 她們又回復原形了，她們又回復原形了！……她們多麼可愛啊，她們多麼可愛啊！……檣林，密李，我深愛的人，鶯美，巴林，可愛的人，洛沙利，露色莉！……她們都像從前那樣了，她們之中，我沒有一個不愛！……讓我們再接吻，再，再！……啊，讓我們永遠接吻罷！……

（正在這時候，蒙面的女郎——她不改變樣子，也不參與歡樂之中——在她所站的一角，忽然一聲不響的像石像般的倒下來，躺在地上，寂然不動。靜寂，恐怖，驚愕，接着又呼喊，紛亂起來，許多女郎衝前去救護，都很殷切地環繞她的身旁。）

露色莉 （扶她起來。）幫我能，隨便那一個！

洛沙利 她沒有受傷嗎？是不是？

露色莉 （仔細看她，）沒有，我看不出什麼。

鶯美 （撫她的前額，）她正呼吸着，她正在嘆息。

洛沙利 （吻她，）她不過疲倦罷了。……告訴我們，你覺得你沒有痛苦嗎？至愛的，你？

密李 她不答應。

檣林 （握她的一隻手，撫摩着，）她也許是餓了。

密李 （撫摩別一隻手，）不，你能彀自己覺得嗎？她是凍了。

檣林 你要我的外衣穿嗎？

露色莉 不，不，不是那個：……她所需要的是一滴勃蘭地酒。我沒有我的酒瓶了：……不要一齊圍住她，她呼吸閉塞了。她要空氣哩！……

洛沙利 （扶她的頭，）你有水嗎？……我們須請一位醫生來。……

巴林　她像雲母石那樣白。……她也許死了。……

洛涉利　不，不，她正在回復生氣……我能夠聽見她的心正在跳着……

仙人　（干涉）來，來，這沒有什麼。……我已經調製藥品，勝過人們所有的所曉得的多，不要抱着不安；沒有什麼可怕；我來治她。……但是我們耗費了許多寶貴的光陰，夜快要過去了，我們還沒做一點事。……（向諸女郎）來，至愛的，快去穿好衣服；你們的外衣正在等你去穿，而且每事都預備好了。只要跟着光明；她會指導你們。……我們在宮裏大跳舞室相見罷。……（諸女郎走出，光明引導着。她又向命運）你，命運，也跟光明去；你須得穿別樣的服式。像你這樣，不能去的。一個人不該太顯露，更不該在這時候。……（命運服從，似乎怨恨的樣子）我很不曉得怎樣裝飾這人，但是光明想得到的：她比我更能想像……讓我們看這小病人罷。她好了一點。……（扶她站起）喂，喂，坐這櫈子上。……不？……你喜歡站着嗎？……隨你的便：若是站着，倚靠這柱石，因爲蝴蝶不久就要消滅了。……現在只剩我們在這裏了，鐵鐵耳你到底能不能私下告訴我這女郎是誰呢？

鐵鐵耳　但是，夫人，我一點也不曉得。……

仙人　你應該盡力記憶……倘若你記不起她是那個，她不能生動的。……這是一種重大的責任。

鐵鐵耳　但是，這不是我的錯。……我已盡我的能力了；我記不起來。

仙人　對於你很不好。我都不明白。……來，把衣服穿好。這是小短衫，是光明帶來給你的。……現在，用棒一打，我們就要走進跳舞室，看你的小朋友們怎樣做了。（她觸密室的嵌板，嵌板便不見了。）

第五場　仙人宮裏的跳舞室

（密室裏所留了的就是廊柱，成爲一個極大的，通明的房子的走廊，好像由一塊琥珀的山雕成的。在光亮眩人的環拱下面，六個女郎一行排着走出來，穿着燦爛的長外披，足上束着鍍金的拖鞋。她們的頭髮鬆着，手中滿握着花。她們很歡樂的向鐵鐵耳招呼，鐵鐵耳起先不知所措，隨後衝進她們人羣中，和她們一齊跳舞。羅面女郎孤寂地站在一旁，靠着廊柱。）

仙人　（注視命運，他穿着一件長而且黑的肩衣，頭上戴一頂闊邊的西班牙帽。）我說，這是命運了！……她把他裝飾得像戲劇中的小丑咧！……（鼓掌）來，小孩子，這是動身的時候了。……這些都不要緊。……那眞實的工作就要開始了。

（幕下）



國文課

丹軒女士

鐺…鐺…鐺……打了上堂點了，三三五五的同學們，一簇一簇的上樓梯，各自拿她們的古文篇子，按自己的座位，坐在第二層樓上的普一教室裏。

一個校役，左手拿着一小匣粉筆，右手扶着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先生，顫巍巍的一步一步邁上樓梯來。這位先生，進了教室，先向着衆學生們，點了一個頭，及至登了講臺，學生們都立起來，等着向他行禮；他却低頭坐下，『陳湘芸！張桂蘭！……』一聲一聲的點名。校役放下粉筆，帶上了門，下樓去了。

先生點完了名，教班長發了古文篇子；他呆呆的坐在講臺上，兩肘伏在教桌上，旁邊堆積着發剩的破篇子。一條彎曲的教鞭，也橫在桌子上面。他從膀包裏挑出一個黑洋漆盒子，從盒子裏抽出一付牛角框大輪子眼鏡，又從袖子裏抽出來一塊灰土色的布手巾，輕輕的擦了擦，便架在兩額上。

他眼的四週，凹的很深，眼珠却鼓了出來；腦額上皺着七八道橫紋，好像櫰上一塊陳橘皮。頭上戴着一頂顏色發昏的瓜皮小帽，戴的很後，緊緊兜住後腦袋。嘴上不多幾根

姊妹們

毅貽

姊妹們！
太陽上來了！
爲什麼還掌着燈走路？
吹滅了罷！
黑暗已去，
燈火是無用的了。

• • •

油要乾了，
線撚已短，
暗暗不明的燈火，
抵不住太陽光喲！
吹滅了罷，
還點着她作什麼？

• • •

平坦的大道，
眼前就是，
沒有什麼絆足的石塊，

蒼白的髮鬚，好像撇着個八字。栗子皮色的嘴唇一張，呵了一口長氣，露出不多幾個黃臘色的牙。

他穿着一件肥大的藍夾袍，罩上一個寬長的紫馬褂，正中一排黃銅扣子，有小蠶般大；大大領子寬的到了耳朵上邊，幸而脖扣沒結，撻拉在肩膀上，好像上年婦人們的雲肩，又好像鳥的兩個飛翅。

他想着要拿粉筆，先立起來，捲起他過手半尺長的袖兒，然後拿粉筆，一畫一畫的在黑板上寫；寫了『原道』二字，他又坐下，鼓着嘴，瞪着眼，用很嚴厲的聲調，念『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一路念，一路搖頭幌腦，拖得很長的聲氣，他把臉努的好像紫饅色，口裏竟至沒了氣，他才另換調子。

講着講着，興味上來，伸手將瓜皮小帽一提，放在桌上，腦頂上沒有一根頭髮，光光的放明；那腦頂上的肉，比起臉上來，好像紫皮茄上，蒙了一層濃霜，白的白，紫的紫，非常分明。講了兩句，又戴上。

講到有興味的時候，嗐……嗐……嗐…………嗓子裏塞住一口痰，嗌——嘿——一聲，吐在地板上，惹得一羣蠅子，嗡嗡的亂餐。

他用手託着頭部，一句一句的念；學生們一個個都帶着那愁眉苦眼，毫無生氣的樣子。窗外的老樹，颯颯的作響，枝上的亂蟬雜鳴，黃鶯嘶叫，不管天然音樂，慰安我們的苦魂。

先生念完了，也講完了，他最末了說：『文以載道，要想做好古文，必定牢牢記住我的一句話！』他臉上現出非常沉鬱煩悶的色彩，兩道眉毛，緊縐得幾乎要連到一起。他一筆一畫工工整整的寫在黑板上：『非三代兩漢之書勿觀』幾個白色的字。他便從講臺上下來，一步一顛的走，把兩手在背後扭着。

沒有什麼柔裳的荊棘；
放心！
請你們自由走去。

貞操

丹軒女士

貞操！貞操！
你是什麼東西？
你有什麼威嚴，
你有什麼本領，
你竟操着我們的生殺與奪之權？
唉！
自有了你，
我們都釘在這慘酷的十字架；
自產生了你，
我們沒一日得安然的過活。
貞操呵貞操！
你何苦做人間的閻魔？

怨

芷蘭女士

半窗明月，一盞孤燈，

醉中

曾秋鴻女士

夜間十一點鐘的時候，天上正在下雨。樹棠從友人家裏醉着回來。他的父親開了門，他便搖搖擺擺的進了房間。把睡鞋取來換了，却將皮靴猛力的擲在地下。

他的母親說道：『回來了嗎？』他總是不嚮，拿着煙筒猛吸。

『奶，——有雨嗎？』

『有，——你從路上回來倒不知嗎？』

樹棠沒有說話，伸手到茶罐裏，倒了一杯茶，很用力的呷去。他的母親，便自言自語道：

『想他又是醉了。』

『棠要熱水嗎？』

他很重的回答道『不，——我已經洗面了』。

過了一會他又大聲說道：『哦，——衣箱上給雨濕了』

說着，便把個小面盆，擱在衣箱上，但是，手勢很重。似乎很疲倦之力行步的時候，好比鐘擺一般。

『棠，夜深了，睡罷。』

他便悃悃的到樓上，倒頭睡了。精神却模糊得很，不時呻吟。

『哈，——哈哈！——』他在那裏大笑。接着『嗚——嗚，——』他又大哭了。

他的母親高聲道：『棠，什麼事，棠？』他模糊的應着。

他的妹子蕙蘭，也從夢裏驚醒道：『奶，——哥多半是醉了，你爲什麼叫他上樓去？』

他母親也沒得說。

『二叔再猜。……

『不，不是醉，再飲罷。……

『我一臉都是水，——哼，——主人家招呼也太疎忽了。……

正是夜深人靜。
媽媽和弟弟妹妹們，
都已昏昏睡穩；
單有我還是這樣的愁悶，怨恨。
爲什麼一個活潑潑的女子，
都逃不了機械式的婚姻？
爲什麼愛我疼我的媽媽，
却要斷送我的終身？
萬惡的家庭，
簡直是監獄變形；
婚約的訂定，
簡直是無期徒刑。
自由的神啊！
戀愛的神啊！
爲什麼千呼萬喚，
你總是理也不理，應也不應？

鰥

佩蘭女士

早起開窗，不見青山面。

『唉，——哈哈！——』他又大笑。

他的小弟阿奇也爲這笑聲，由床上起了身，笑道：『奶，——他又醉了嗎？』

他的母親還未回答，樹棠好像聽見了。

『我不是醉。……

『我的心很痛。』說着，把口嘜嘜的作聲，接連又是大笑。

他的母親和弟妹聽了，也忍不住大笑。樹棠又在那裏講他容話了。

『我口裏很渴，汽水呵，——蕩枝呵！……

『哈哈，——老師，我不是醉，輸輸能了。』

說罷，寂然，一霎間，他又嗚嗚的哭。

『唉！阿七嗎？你還提起他嗎？我已經和他脫離關係了。……

『哼，——他，——那個東西還成人嗎？…

『我不是過信我的妹子，你要知他不是扯謊的人呵！……

『你勸我做甚？』他又嘆氣。

『酒入愁腸愁更愁。……

『噫！我的心很痛！』歇一會，他用手把桌子亂拍，嘆了一口氣。

『九洲鐵鑄成大錯！……

『我現在也不供給他的學費了。……

『唉，行年四十，而後知三十九年之非。』

他哭着說，把掌心用力的拍。

『你再說他嗎？我可不許了！』他的聲音漸低了。他的弟妹們，正側着耳聽得入神、也不覺的低了頭，生了無限的感想。

『這個嗎？聊勝於無罷了！……

『破睚血淚哀何盡，刻骨淒涼孰個知。』

他很嗚咽的吟了那句詩，便沉默了幾分鐘，但是不絕的呻氣。

『我原想來和你快活一天，你却說起這般恨事！』他又嗚嗚的痛哭。他母親怕他太傷心，趕着叫人煮了一壺參湯，他的小弟拿來給他吃了。樹棠便靜靜地睡去。

是誰作劇障人眼？
窗前檐前只見白蛾蛾一片
如雲——如雨——如煙
罩着了大地河山
隔斷了上界青天
緊騰騰——迷迷——漫漫，
不肯放鬆一線，
· · ·
奇哉，怪哉！
如何這白晝却成了黑夜？
如何聽見了人聲
却不能見面
樹上的烏鴉，
飛飛又還；
枝頭的小鳥，
啾啾——喈喈；
彷彿聽他們說道：
『世路茫茫前途危險
哥哥行不得也』

算卦先生

穀詒

一天午飯後，我往門外散步，見村外來了一個拖着髮辮的算卦先生，年紀有五十多歲，頭上戴着一頂油透了的緞帽。身穿肥大的藍布長袍，外套一件靑布短褂，脚下登着一雙舊式的衲雲棉布鞋。走道兒踱着方步，做出斯文架子。肩上還背着一個小藍布包，手裏拿着兩片竹板，一行走，一行敲，口裏不住的長聲喊說：『算好靈卦，男算求財問壽，女算月令高低，不靈不要錢！』

我想飯後沒事，何妨和他扯幾句。于是我就問：『先生貴姓？貴處那裏？』他說：『俺姓馮；敝處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我又問：『出外幾年了？』這一問不要緊，就惹起他的牢騷，把他的話口袋開了。他說：『唉！俺出來已經三個年頭了！俺原先在家教書；後來城裏勸學所說俺不合格，叫俺改良；俺說俺本來是良，恐怕一改就不良了。便賭氣來到外邊，幹這營生。再者，現在聖人的經書不叫念，俺也不耐煩教那天地日月，山水土木。』

我因他說聖人，隨問：『曲阜聖廟離先生那裏有多少里？現在的衍聖公孔令貽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他說：『俺那裏合曲阜交界；當今衍聖公，什麼人都能見着。俺那廟會上有戲，他也騎着馬出來逛會，舉動和尋常人一樣，其實也沒高深的學問。唯獨在先有皇上的時候，皇上時常召他進京，問他什麼，他都能答。皇上藏書樓裏的不常見的書，被蟲咬壞，沒有字，問他，他也知道；因爲有死去的老聖人附他的體。』談到這裏，隔壁張二嫂把他叫進屋裏去算卦。一會兒他從屋裏出來，向我舉舉手，說：『再見，再見。』他又從新拿出斯文架子，踱着方步出莊去了。

兩小鷄

愼之

兩隻活潑可愛的小鷄，
天天在那綠草地上一塊兒遊耍；
雄的紅，
雌的白。
這隻叫起，
那隻和着；
那隻走去，
這隻跟着。
一會兒昂頭唱歌，
一會兒鼓翼跳舞。
這樣：
何等活潑！
何等可愛！
眞是天然的一對呢。

編輯餘錄

▲本誌改革的新計畫，去年已經說過一個大概，現在又出到第二號了。我們覺得目前我國的婦女問題，已經不是僅僅空論的時代，正漸漸要進到實行的時代。所以從今年起，打算注重在現實的批評和記載，以及目前最緊急的實際問題上，庶幾不致發生與實生活隔膜的弊病。但記者蟄伏一隅，見聞究屬有限，希望海內明達，多多供給這一類的材料，記者諸者，都非常感謝！

▲我們今年第一件可以報告讀者的事，就是素來承讀者歡迎的周建人先生，已經聘請來社，擔任社務。而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先生，文學家魯迅先生，及婦女問題研究者Y D先生，李光業先生等，都允常常替本誌撰譯文字。這真是本社極大的榮幸。

▲現代青年的煩悶，實在是很普遍的現象，因了煩悶而自殺的，更是很多，所以這一號的本誌上，特意提出這問題，做一番的討論研究。以後更打算每號提出一個問題或事實，爲集中的批評比較重大的，更擬特出專號。

▲批那羅的劇本，因爲仲持先生無暇，尚未脫稿，所以先載王靖先生所譯的訂婚，大約四月號上就可完結，以後再補登批那羅的劇本。

▲近來民間文學來稿頗多，但所收稿件，往往和登過的大同小異，選擇十分爲難。然以我國幅員的廣大，歷史的長久，流傳民間的故事傳說歌謠，想決不致僅此區區。我們很希望有更優美的材料，可以滿足我們願望，助成這採集的事業。

▲風俗調查來稿，也都大同小異，使讀者不能十分發生興趣；以後打算祇選擇特殊的登載，記述普遍的風俗的，恕不再登。

▲前號訂婚作者梅德林克的國名，偶然錯誤，寫作意大利（但目錄及要目上均書比利時）又劇中第一二三頁中欄，本爲『不是我們所看得見的。……現在，聽着我』因校對疏忽，上下顛倒，特訂正於此。